

清秘史



十葉野聞冊上

國華書局印行





A541 212 0015 97618

清代十葉野聞自敍

予旣爲南巡秘紀前後編之譏述。以囿於乾隆一世未總也。乃就清代十世掌故而先最錄其簡雋佚宕者。自爲一編。曰十葉野聞。都十餘萬言。今以版權歸之上海國華書局。且弁以言。予惟晉唐小說。自西京雜記。漢武內傳。飛燕外傳。以降。作者項背。相望。顧皆斷代列人。專舉一事。各爲篇幅。卽亦雜載數朝。錯綜參伍。而支離瑣碎。罕睹首尾。蓋未有薈萃十紀。綜甄九流。綱三百年之散失。蔚十萬言之大觀者。予生也晚。未獲追隨掌故。文學諸先生之後。而髫幼趨庭。卽嗜故事。街談巷議。敝帚自珍。比長而徵文。考獻。物有端緒。際會政變。故家遺老。日以凋零。承明金馬。著作之庭耳目。不屬觚稜。夢遠徒懷。建始之年。霓羽歌殘。誰說天寶之事。時物變矣。予之志。亦荒矣。乃復掇拾叢殘。纂訂燕語。不忘數典。殊笑大方。未能免俗。聊復。

爾若夫河汾大師令狐舊史貽雕蟲之一哂敢頡頡而抗顏亦惟曰此子好事者流道聽塗說者之所爲然亦勿絕也予豈沾沾自喜此哉蓋老人遺愛童心可覓三十年前豆棚夜話歷歷如在耳矣南巡遺事不少鋪陳紅羊軼聞尙多粉飾猶此志耳追爲此冊聊補蹉跎

民國六年六月毘陵甦盦敍於宣南寓次

史清
祕

十葉野聞目錄

- (一) 奉安故事
- (二) 九王軼事 十則
- (三) 下嫁拾遺
- (四) 董妃秘史
- (五) 顧命異聞 三則
- (六) 拾明珠相國秘事 二則
- (七) 奪嫡妖亂志 七則
- (八) 九漢外史 五則
- (九) 魚壳別傳
- (十) 和珅軼事 四則
- (十一) 香廠驚豔

(十二) 禮部堂議和

(十三) 林夫人書

(十四) 圓明園修復議

(十五) 豹房故智 五則

(十六) 孝貞后 五則

(十七) 閻文介方正

(十八) 四春瑣譚 五則

(十九) 垂簾波影錄 十則

(二十) 热河行宮歡喜佛 三則

(二十一) 瑪噶喇廟 二則

(二十二) 崔李兩總管 四則

(二十三) 昌壽公主 四則

(二十四) 清末雀戲 三則

(二十五) 瓦將軍試金台書院

(二十六) 蕭順獄異聞

(二十七) 剛愎自用

(二十八) 穐屠戶 六則

(二十九) 寇太監

(三十) 劉太監

(三十一) 端王與溥儻

(三十二) 榮祿與袁世凱 四則

(三十三) 控鶴珍聞 十則

(三十四)瀛台起居注 五則

(三十五)老慶記公司 三則

十葉野聞目錄

(三十六) 倚翠偎紅二則

(三十七) 某福晉

(三十八) 磨盾秘聞十二則

(三十九) 小德張

(四十) 春阿氏案

(四十一) 賀昌運

(四十二) 吏部醫官案

(四十三) 流星有聲

清祕

十葉野聞

昆陵許指嚴著

(二) 奉安故事

清初東華錄所載及開國方略等書俱言以帝儀葬明思宗一似恩禮前朝備至不知此特定鼎後從諸臣之請下詔掩飾耳目爲收拾人心計耳按聖安本紀及泣血錄等書都言闖賊入宮後得思宗及后戶盛以柳板暴置宮門外三日始得小斂其斂也殆桐棺紙衾下儕藁葬彼等遺臣不忍涉筆矣及滿人入關文字獄急亦無敢彰滿主之涼德者及讀鄉先輩邵青門先生文書趙一桂事不禁恍然比客京師悟大學校生趙某者縱談明季事自言一桂爲其遠祖子孫藏有乃祖筆記當日事纖悉靡遺較青門文特詳今存祠中因口述其大略予最而錄焉

一桂爲輦下肆商抱布貿絲往來市塵間樸愿無過人處及京城陷使眷屬居遠鄉獨樸被策塞驢僞爲軍中運糧食者逡巡入國門凡爲亂兵所困者十餘次幾不得脫奮勇前進卒達禁中先是御史某者直聲震朝右所居與一桂隣闈兵且至御史以殉國

自誓一桂匿其少子慨然以嬰曰自任且曰公苟正命僕必爲公營歟如謝臯羽之於文信國故事及事亟御史固在圍城中一桂知其必死故棄家冒險入城以踐約雖死於鋒刃不悔無何御史尸不可得而帝后遺骸方爲僞闖臣順天府某遺官薄葬梓宮窄小如平民禮舊臣亦無一人哭臨者時僞臣某驅使明臣如犬羊因令漢奸苟立儀制輕輜素旐飄搖出城北厝置於十三陵之旁非特不修園寢且不起陵樹碣但以小石揭簾曰明某帝而已一桂既不得御史則犇走視思宗之葬禮傷心已甚旋赴昌平至夜深獨慟哭陵下襍被宿樹陰野草牽衣螢飛鬼嘯不之顧也顧不得思陵所在有友人某爲昌平州吏目延之食宿如是者三日奮然作曰吾力必改葬以天子禮報大明二百年之深仁厚澤且使腥羶之徒知吾漢族尙有人也乃卽作歸計欲變產集貲爲大舉顧自恨商儈不諳典禮恐草草貽後世羞意不如先覓一掌故儒生黃門常侍夙嫿朝章國故者以爲籌商治事地然倉猝終不可得最後乃得中涓人邢某白言在宮中值差有年社屋之日曾日擊帝后陳尸慘狀并葬所在又言田妃陵墓甚壯麗

苟帝后合葬於此。尚不失體制。一桂乃與結盟爲兄弟。出橐中金千餘。更往明陵探察。果由中涓指得昭陵旁一小丘。宿草未青。土痕猶濕。不覺悲從中來。念二百年帝王末路。乃至於此。古人謂一孟麥飯。幾樹冬青。今且并此而無之。能勿傷感。中涓邢乃言漢家故事。梓宮須取東山之木。輪囷合數人抱者。空其中節。以丹漆聖灰。奢者則雜以金玉。外施金臺銀閣。以爲之座。及葬。則隧道通宮。明器畢具。刻木爲宮人。黃門狀甚。則殺人以殉。魚燈石馬羅列。隧道前百官資土爲墳。各種一樹。以爲紀念。今羣臣皆詔事新朝。勝國典型。誰復記憶。縱有二三遺老。憑弔夕陽。亦不過淚灑千行而已。一桂聞言歎歎不已。旣而奮然曰。小臣無狀。寧毀家爲此。義舉願黃門左右翼我。則感且不朽。遂先鳩工起土。出舊梓宮。視之。則業已朽腐。木杅片落。啓棺視之。帝后顏色俱如生。惟冠服徽黯。蓋當時草成。斂不知何所。拾得敝服。妄以施之。聖體也。一桂悲悼者久之。中涓邢亦伏地慟哭。卽挈金往市中。與某商訂購禮服儀品。某商者。舊爲尙衣司供奉。稔知宮中儀仗及服制之等威者也。一桂往返與之密商。某亦義形於色。願以半價成全。

桂之大舉。一桂感甚。先是中涓侈陳葬禮。服物約需三三萬金。一桂以爲先帝儉德昭著。天下不宜過奢。以損盛德。乃參酌奢儉之中。某商亦深然之。因起田妃墓土鑿山鑿石。入羨道中拾級。由隧下若干方。積始發。見甬道納陛而升。中爲正殿。列俑成行。衣履執器如生人。旛綽帷帳之屬。悉具。前列祭品。簠簋完好。銀釭膏火未滅也。朱漆梓宮居中。鍾簾無恙。旁羅殉葬之玩好物甚。具一桂。因與中涓商。將帝后新作梓宮昇入。乃舉田妃棺移於右。而以思宗梓宮居中。周后居左。布置略定。又因田妃有櫔。帝后俱無爰議。以田妃櫔與周后而爲帝別作文木之櫔。飾以鉢漆。費用不足。則中涓復引義士孫繁祉。劉再昌等。捐集數百金。櫔成。始安設妥帖。增購牲醴楮帛。金銀錠之屬。奉奠策祝。繼以哀哭。中涓義士。而外勞役者數十人。莫不酸鼻。流淚附近。居民爭來致弔。轟動隣邑。縣官聞之。若有所感。乃使吏目某。開其支費。將爲之請。於朝發給庫帑。一桂力辭不受。仍挈糗被與中涓偕遁至遠鄉。吏目覓之不得也。人問其故。曰。滿清虎狼。吾何必以清白體供其魚肉。且即不得禍。而假先帝遺骸。以沽名。尤不忍爲也。嗟乎。較之。冬。

青樹故事。其風義有過之微。青門一記。幾使此舉湮沒無聞。雖有藏祠之筆記。誰睹之而誰傳之。是可慨已。

(二) 九王軼事 十則

清初宮庭賛亂。貽譏千古。史臣因而深諱。不敢施一直筆者。惟睿親王多爾袞。尸其咎也。多爾袞爲清太宗母弟。行居九世。稱九王。或曰貴時人稱。九千歲是也。太宗旣崩。福臨尙幼。遺命以皇母弟攝政。仿周成負扆故事。然某君秘記則言。太宗深惡多爾袞。遺命並未及彼。且相傳太宗暴斃。乃多爾袞賄內侍毒之。宮闈事秘。史無佐證。未敢斷也。要之多爾袞。樹黨自固。宮闈親近。皆其心腹。故能傳受遺詔。大權獨攬。非其他伯叔兄弟所能及。先是中原甫定。南方諸遺臣輒興兵倡義。宇內騷然。不寧。福臨幼弱。未親政。多爾袞借軍機重要。爲名出入宮禁。如履帷幕。博爾濟太后與多爾袞。福晉本同姓姊妹。親密如家人。太宗初崩。太后原有垂簾之意。因祖訓所格。恐宗室中轉有挾此名義。別生枝節。以搖動福臨之位置。於計殊不便。多爾袞夙見信於博爾太后。乃獻計用攝。

政制而許以內權讓后。一如太宗生時。且其利益有突過者。故博爾太后深喜之。又多爾袞貌英偉。長臂善射。儀表不凡。詔事博爾后無所不至。博爾后深信其可恃。故外內聯絡情逾骨肉。或傳太宗未崩之先。多爾袞卽通於后。特迹尙未著。至福臨卽位。始覲然不諱。顧遵漢制。內則父子。外則君臣。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故雖攝政。仍援君臣之義。不廢拜跪之禮。每入宮。或遇燕見。攝政王須北面而朝。博爾太后心惡之下詔風。諸臣議。崇攝政王典禮。內三院首以皇叔九千歲之禮。進多爾袞冒昧。不察。遽受其策。及行禮。諸臣一跪三叩首而朝。帝后時仍不免。北面一日。太后與多爾袞同游海子。並輦而行。侍衛前奏事。俱先帝后而後及。攝政多爾袞偶有奏對。鴻臚贊禮者。猶三呼跪拜。如常儀。多爾袞心大不懼。翌日使人謂太后曰。予終不能與太后共享安樂。以予爲職分所限。君臣安有敵體。方今心勞多病。請罷攝政職。出宮閉門。思過不復能望見。太后顏色矣。太后得奏心大懊喪。乃立命內大臣某往攝政王府議下嫁事。且命內三院擬稱尊。皇父大典時。明臣陳之遴爲大學士。昨舌曰。此禮亦可議乎。滿人摭其言入告太后。

大怒命卽論死以示威會有救之者謂下嫁大嘉禮不宜用刑乃降謫戍編管三姓城於是無敢持異議者時策書出內三院漢臣某手或曰龔芝麓尙書策引周旦姬文浮華滿紙自是羣臣朝賀咸先皇父攝政王而後及帝凡章表一切咸稱皇父矣福臨少長心知其非凡閱章奏有皇父字輒廢閣不閱或遣內侍送多爾袞處顧福臨性沈默好佛典有怒輒隱忍不發旋以多爾袞征討有大功諸武臣咸聽命四方未靖恐投鼠傷器且不欲傷太后心乃有醇酒婦人之意如漢惠帝故事厚寵董妃輒不視朝及九王敗始稍稍問政事

清太宗后博爾濟氏有殊色肌膚如玉宮中私號之曰玉妃初僅爲才人慧黠有智謀言輒稱太宗旨世傳以謾汗進於洪承疇說降遂盡得關外地卒覆明社其功不在開國元勳下也玉妃旣得參與帷幄機謀權力日進又以生皇子福臨故遂得正位爲后有妹嫁九王卽多爾袞福晉貌亦殊麗白皙光豔與姊等人以別於后故彼曰大玉妃而此曰小玉妃兩玉妃初極相得洪承疇之降也操此秘密勝算折衝於帷薄內者蓋

小玉妃亦爲之疏附焉。太宗固知之，以故待九王亦特優異。旣都瀋陽，起居儀從漸仿漢制，官禁稍稍森嚴。獨九王以參與密謀，故恒出入自由。太宗頻年用兵東征西討，幾無一日安處。旣服朝鮮，轉師入山海關圍京師，輒經年不還。宮內政瑣務盡決於九王。而實奉大玉妃意旨，逢迎無所不至。大玉妃往往留九王居宮中，經旬不歸私室。小玉妃遣人探之，輒言軍國要事日不暇給，况外出則恐犯漏洩之嫌，不便。小玉妃初信之，旣而人言藉藉，頗多穢聲。小玉妃乃親往宮中，以請安爲名，偵察動靜。大玉妃匿九王他所，不聽小玉妃入，且不與之面。遣人傳詔曰：「皇帝有旨，不奉令而擅入機密地者殺。」無赦。幸福晉自愛，小玉妃大羞憤，欲自裁於宮門，爲左右所持，乃勸慰之，使歸。自是玉妃姊妹花變爲仇敵矣。會闖兵破明都，吳三桂引滿兵入關，未發。小玉妃賄菜王進言於太宗，白大玉妃九王醜狀，纖悉靡遺。太宗震怒，曰：「朕不處分此獠，何以取天下？」乃命返師瀋陽，欲先正宮闈而後出兵。取明還宮，未踰一日，以暴崩聞，人皆疑爲大玉妃。及九王所弑，但其時九王黨羽頗盛，莫敢擅其鋒也。旋奉遺詔攝政，入燕京，遂恆居宮。

中政事機密大玉妃一以委之公然帝制自爲矣小玉妃旣抵燕京恚不往朝太后或勸以掩飾朝廷耳目不得已乃一往太后方與九王宴樂乃命宮人引入他室卒未一面小玉妃擲冠而起大肆詬厲宮人咸掩耳或以報太后太后欲使武士縛而辱之總管某進曰此所謂播惡於衆也且太后有殺妹之名不可不如使皇父裁之太后乃命多爾袞先歸使人傳召小玉妃不信以爲九王尙在宮中特太后之黨弄已堅坐不返必欲太后面見始退久之一侍婢持物入告則九王之手環也侍婢固小玉妃所親信者始快快出宮是夜小玉妃以暴疾卒舉朝無敢發其覆者及睿王削號後府中人始洩之

當順治八九年間九王權力正盛舉朝翕然稱皇父宮中游宴則與太后同輦並載視福臨幼主蔑如也一日海子中方作競渡之戲江南總督獻老舟工十餘人操槳駕舵如履平地太后與九王樂甚又值浙中獻女樂至乃命開筵奏樂豪竹哀絲聲振林木九王大悅請太后同登水心亭憑闌展眺忽一舟子駕舟如飛而至趨捷如水鷗其勢

直向九王方嬉笑賞其健銳舟抵亭壩舟子躍而登拔劍如虹直刺九王九王大驚側身閃避劍鋒擊中侍衛斃焉去太后僅數尺亭外武士急起持之舟子始就擒乃罷樂撤戲自是九王始知有人圖已不敢復與太后同游且太后亦不敢徜徉海子間矣乃命嚴鞫舟子則大言奉大將之命爲清朝除元惡而大將所主使者卽今上是也問官震駭恐牽連成大獄有傷主座不敢以聞僅言舟子素有瘋疾忽眼花見龍袍舞爪形欲攫已故出劍禦之賄舟子使改供舟子誓死不從九王令心腹探之悉其狀遂褫問官職而斃舟子於獄時豫親王多鐸在江南兵權方盛部下之在京畿者其勢亦不下九王平時頗與九王不相能故九王疑舟子必多鐸所爲乃召之還朝以覘其向背或告變曰豫王欲借清君側爲名奉幼主以行司馬氏八王故事謀旣成矣盍先圖之召而若來可閱兵南苑數而戮之不來則密旨使江南總督圖之可也及旨下多鐸卽日還朝九王不得已乃借郊迎慰勞之名大閱兵南苑多鐸旣至從容奏江南軍務方棘而忽命北來何故九王若有慚色良久曰吾兄弟凋零如此瓜爾佳之系惟吾子二人

在耳無從相見安得不一謀良覩且王勞苦備至歸而稍事休養亦誼所應爾吾意固無他也多鐸曰感王念手足之厚恩死且不朽昔太宗宴朝嘗指儲子謂吾二人曰他日夾輔新室惟汝二人任之同心協力以爲屏藩予在帝旁式昭鑒之願二人其毋忘斯言今言猶在耳而宇內殘孽未平非吾二人行樂之日也京畿兵力饒足訓練嚴明皇兄其善護幼主以慰先帝之靈以安皇太后之心弟則并力南向蕩平遺頑他日獲竟全功獻馘奏凱然後與兄馳驅廣囿歌舞太平詎不美哉卽日辭謝九王以兵送之至通州始返自是憚多鐸之英明稍稍斂迹太后欲去多鐸九王曰彼有大功於國不可動也惟他日當擇強鎮以處置之勿使居中以間宮府之事則幸矣福臨常使人通旨於多鐸令防九王九王偵知之顧終以多鐸持正不敢行成祖之事無何多鐸以江浙平入朝會九王墜馬臥疾遂覆其權數其罪奉福臨親政自以與九王同母弟請罪順治帝特旨開脫且旌其功焉

滿洲故俗向奉薩滿教其祭禮奇異尙有太古蠻野之風不可爲諱而宮中祭堂子尤

爲特別其祭式乃樹一木於廣庭中四周供牲醴雜以粉團油餅之屬外則數喇嘛持銚擊鼓聲震數里外竟夕始罷及入關後上自宮禁下至旗民世僕皆行之惟宮中大祭用喇嘛至數百人場廣數百武皇上步行旋繞其中以爲大典九王旣攝政旋稱皇父乃公然與太后並祭堂子先是喇嘛某者太宗朝老國師也凡出師或閱兵大舉必祭堂子每祭必國師率諸喇嘛從事太宗錫以尊號爲護法大照高明國師敬禮備至國師亦自謂祭必受福與他師敷衍儀式者不同薩爾滌山之役太宗憚於明師之衆且與朝鮮六路夾攻恐兵力單弱不敵意甚猶豫雖命將出師而此心耿耿猶難釋然也及祭堂子國師行禮訖入奏太宗曰此行必獲全勝覆朱明之宗社肇長白之宏基卽其濫觴也太宗問何以知之國師指木柱上紋謂之曰此紋全直且作南向之勢故知破竹迎刃所向無前又其下有一紋顛倒錯亂卽敵人之象故知明師當一敗塗地也太宗信之并力一向果覆明師自是國師之聲價益高而堂子祭禮愈益隆重迨圍京議和之役國師奉表入賀謂此行卽當代明正位中原天與人歸了無疑義旣入關

攻燕京不下。太宗使人詢之。國師且令更祭。堂子以卜休咎。國師覆奏謂皇上於前祭時適有他事少繞三周。致尙須三年後始得正位。此行不如早班師以俟機會。否則恐有意外之禍也。太宗遂解圍東歸。自念當時未及終祭。果因葉赫獻女亟欲往視。故致三周未畢。殆干神怒。受此頓挫。乃遷怒葉赫之女。拔劍殺之。及闖兵破京師。太宗亦議以兵南向。堂子祭禮甫畢。國師忽臥病不起。亦不言休咎。太宗令人促問之。則舍胡漫應之曰。事必克。皇上勿疑也。未幾。吳三桂假師復仇。適太宗以疾薨。國師始白明。京可取。事九王信之。果獲濟。間之則前之臥疾。知太宗不及見。成功難於直言。引疾以避之耳。九王益敬服。旣攝政。凡出師致祭。國師施法如常。嗣稱皇父將行祭禮。國師不知所之。僨騎四出。大索終不得。諸大臣皆知九王之必敗矣。九王因國師潛遁。以爲不利於己。大恨。乃索其徒。將盡殺之。福臨信佛甚。陰囑內侍釋其強半。放歸蒙古或西藏。九王敗。復召歸。國師陰謂人曰。九王苟極誠奉事。祭禮實可繼。大寶惜乎。其荒淫致敗也。九王雖驕蹇自用。而頗尊視明代人物。且於宮禁中尤以遵奉明法爲重要。卽如祭萬

曆媽神一事亦九王所定之制迄清季二百餘年未革者也萬曆媽神奈何曰明萬曆間清太祖攻撫寧爲明將所擒囚於獄將殺之清廷乃行賄於某內監內監請於太后傳命釋之清廷念太后特恩命於宮中設祭每日必先上食而後清主始敢食謂恐神誅殛也其畏明之威力如此及入關旣據明宮諸滿臣議廢祭禮某貝子尤激烈以爲吾國旣已代爲之主勝國之帝后皆吾臣屬也而猶祭其女后毋乃褻尊且致祭之由來卽隨此紀念而傳播是不啻揚吾祖之恥辱奈何不廢之耶九王獨奮然曰不可此祭所以爲祖報恩不祭是忘祖也且此紀念足以彰吾祖之締造艱難與明廷之失政何恥辱之有決不可廢遂定議旣而九王之所親告人曰入宮之始九王亦不以爲然其夜入宮方與太后同夢乃大呼見鬼云明帝后上坐縛而撻責之比醒怖甚嗣是明宮神廟無一敢動者况祖制之祭萬曆媽神名正言順彼安敢廢耶人始知其抗議之故自是每日致祭以爲常顧其祭禮亦甚奇特毎日子正三刻東華門啓扉首先入門者卽此主祭之老巫嫗也布圍驃車一乘不然車燈載活豬二口直入內東華

門循牆而行抵紫禁城東北隅有小屋三椽中供萬曆太后神像卽滿俗稱爲萬曆媽。是也殺豬致祭畢天始黎明乃以餕餘之肉分賜大清門侍衛此肉爲二百餘年老汁白肉滿洲所甚珍者侍衛食賜餕時不設七箸各解手刀批之又不准用鹽醬之屬而味獨完好殆如古人所謂太牢太羹者顧諸侍衛習漢俗久淡食惜其無味然格於祖制不准用鹽誰敢破此例者惟侍衛等在直廬去便殿甚遠微特帝目所不及視卽王公大臣亦罕過而問者故諸侍衛恐用鹽犯稽察而別設簡便以代之則耳目不易周矣法用厚高麗紙切成方塊以好醬油煮透晒乾之藏衣囊中食時乃取一片置碗中舀白肉汁半盃浸之頓成尋常所用之醬油且味較優於市中所購者乃以所批肉片蘸食之佳美無倫爲外間所未有云顧侍衛值班者俱得食而不許攜歸欲如東方曼倩之廉而歸遺細君却不可得聞之友人前清時爲值班侍衛者語時猶津津垂涎不知今日老白汁尙存否當一訪之

九王猿臂善射力能搏虎儀表偉岸實亦人傑也惜以詔事太后故習於軟媚欺詐

并其心術而喪之。復溺於酒色。盡以精力疲於纏綿歌泣之間。故不四十而銳氣頓減。衰弱如老人。卒以天死相傳。大玉妃有蠱術。每夕能御十男。當九王未入宮之先。太宗頻年用兵於外。大玉妃常以布圍車載。男子入宮。如晉賈后故事。及九王被寵。以一獨當其衝。尙覺餘勇可賈。可謂奇稟矣。有小臣邢某者。漢軍也。夙居都下。雜揉屠沽飲博。中賤穢之事靡不通曉。曾爲勾欄中制造淫器。有專家能名。大玉妃不知於何處聞。有此人。遂以重賞召之入宮。令九王盡考其術。嬲戲無所不至。嘗命巧工於三海深處。築一九曲亭。中爲密室。四周曲廊洞房。幾於天衣無縫。外入者未由得其涂徑。則終傍徨亭外而已。如迷樓。如八陣圖。巧匠所不能猝解。云亦漢人某所爲。世祖少長有黠者。微洩其事。欲往覘之。既至曲折盤旋苦不得目的地。情急欲出。復迷誤回轉。良久無術。導者窮極智巧。僅得引出而已。世祖甚怒。欲殺導者。謂限三日不得達目的地者必斬。洩此語者亦必斬。逾二日。導者繪一圖。循之行始得入亭。心密室。其中陳設奇麗。太后與九王固未來也。人聲闇然。且無守者。以外人從無闌入故也。其門用西洋玻璃爲一。

角屏四周有檻聯圖畫之屬前有方案微特不知者誤爲嵌壁之鏡且驟入其境鏡光外射彷彿鏡中所收之園景乃係亭之外廂又類此鏡者有四五大方圓絲毫無二即使知其機捩而不記其第幾之數仍不得其奧竅也鏡內復有數重始得達密室其幽秘如此世祖旣入玄中徧睹奇物目駭手顫幾於無一識其名者恐爲人所覺倉皇走出自此處心積慮以芟除九王爲已任矣曾封密旨與豫王多鐸貝子博洛等謂朕終日芒刺在背苟使獲見天日皆卿等之賜也又言如虎入柙積威使然但荒淫無度多行不義必且自斃此天道也朕以國家多難不欲輕於一擲必計能發能收始克濟事卿等其念之世祖之堅忍有謀如此故卒能勝九王蕭梁明燕之事不復見也九王後知世祖窺其隱秘嚴詰導者不得主名乃雜治內侍誅戮多人宮府無不倒目大玉妃聞之佯爲不知世祖亦不問也

好色者必以療死古人之言良不誣也九王旣荒淫無度竭其精力以媚大玉妃而復私取宮女漁獵無所不至及三十六七而後力已不支厯求人薦鹿茸脯臍臍之屬以

爲補助仍苦其效果未閼或獻策曰喇嘛在西番向以興奮藥神其術今聞其囊中多奇藥而國師尤爲領袖皇父盍向索取必有大驗也九王果向喇嘛請求喇嘛曰此必皇父親祭之而後可得九王唯唯國師乃爲之設壇於宮中牲牢樽俎金臺銀蓋備極豐腆饒鼓聲如怒潮入夜則華燈百枝繁星徧曜喇嘛百八人旋繞誦經梵吹音徹屋瓦如是者三日乃於壇中央置淨瓶一大如牛膽以膠皮紙封固其口紙上有符籙狀喇嘛又旋繞誦經良久以挂錫略作手勢颶颶一聲封蓋之紙已揭喇嘛乃傳命請九王登壇植瓶下視中空無物方駭怪問喇嘛忽於帽簷下探得小囊才如扇墜傾之出二丸大小僅與菉豆同色正赤若丹砂上作凹凸形喇嘛指丸謂九王曰此西天子母丸也昔達賴第一世祖坐牀時以此丸置金瓶中傳其呼畢爾罕(轉生之義)之弟二世祖其後世世相承此藥能自生息永久不滅又名阿肌蘇丸凡有大功德佛緣者或大寶法王護法則可以牝牡二粒爲胎基虔設經壇誦咒三日乃以淨瓶置丸其中復虔祝七日更移置淨室中三七日始啓其封則藥必滿中取以治病適如其分而止此

丸靈驗異常。非人力所可配製。皇父幸勿輕視。九王唯唯。如其言。果獲丸藥。滿瓶約數百粒。絕未見有人置入也。且封固時。面請九王作識。淨室中。日夜遣人守之。喇嘛俱在室外。亦未嘗闌入也。九王初不敢服。大玉妃極信奉喇嘛。且言。昔太宗曾以此藥丸。令服。故能精力過人。今見此丸實與前狀無異。必有奇驗。九王乃按法服之。不三日而神采煥發。精力大振。凡服半載。始畢一瓶。畢後一月。忽大委頓。急欲使喇嘛復爲之。喇嘛索牝牡二粒。爲胎基。九王告以已盡。無餘喇嘛駭曰。此丸名子母須。有母而後可得子。今已無母。奈何。雖設壇作法。亦無益矣。九王曰。爾所獨不存母藥乎。喇嘛曰。此丸俱存達賴法王庫中。東來時。僅僅得此。今以皇父命。固不難調取。但必西土一行往返。須周歲。皇父不及待。無萬全策也。九王曰。與其無有何如。少待力促。喇嘛行喇嘛。不敢違旨。已離軀殼。求此丸。必不及故。不煩多此。一行而又不欲違命。使之傷惱。故偶作狡猾也。其後清帝有疾。喇嘛常以此丸療之。

大玉妃下嫁而後九王晉稱皇父權勢赫奕貴胄中多側目者而世祖年長漸覺其非及南苑閱兵後世祖知其有非常之謀益憤不能平往往見於詞色九王偵知之常自危其黨有瑪哈者狡黠多智謀因獻計曰福臨正位已及十稔功臣宿將咸以擁戴幼主爲忠設有變易渠等未必肯帖服而南疆多漢孽方欲觀釁而動此禍一發恐不能收不如用陰謀奇術以傾之外間絕無動靜而大寶唾手可得此上策也皇父盡留意九王曰陰謀奇術奈何瑪哈曰喇嘛大弟子某善攝魂術能使人神智顛倒失其常度苟施此法令彼幼主易性則宣太后旨謂其忽得狂疾不可以爲宗廟主則中外無詞皇父自應正位矣九王大喜乃宣召大弟子入宮密謀所以處置幼主者大弟子曰法當先取關外鹿皮鞣而縫之俾成人形手足耳目曲折無不具乃以醍醐灌其頂菩提實其腹設壇致祭虔祝至四十九日皮人乃能行動宛如生人然後施以符籙遣以咒語使之攝生人魂無不驗矣皇父苟欲爲此此非旦夕間事宜秘密籌備不令三人以上知覺方能收完善結果否則雖有皮人亦不驗也九王信之揚言欲製手衣數百事

以賜八旗軍士遣使四出往三姓內蒙等地廣徵鹿皮皮至以示喇嘛輒言不佳則斥而售之內監因緣爲姦所獲不資最後得摩天嶺千歲鹿其皮柔如人膚入火不燃使巧工拈人髮縫之敷以魚脂幾與生人無異九王又命名手繪世祖像肖其面目製之旣成喇嘛設壇誦經施以符籙中夜使人請九王視之彷彿見皮人能行動且作摶擎狀大悅會世祖有疾心神不甯則以爲皮人之驗也是時九王亦以怯疾委頓中心怔忡日覺煩躁因獵於南苑侍者不稱旨鞭撻誅戮者日必數起人人自危乃有小豎銜恨往告世祖以皮人狀世祖遣心腹覘之盡得其狀且竊其皮人置他所或云喇嘛受賄故世祖得取之旋有人往報九王九王方馳逐聞報大驚怯疾頓作因失足墜馬股幾折輿輦而歸太后使御醫治之曰督脈已絕不可救未及三日而卒世祖始將其皮人宣示羣臣太后聞之大悲託言進香五台山一去不返後世祖出家相傳猶及見太后也皮人尙存其一在今南池子瑪噶拉廟中

世傳洪承疇之降也有九約卽男從女不從生從死不從陽從陰不從官從吏不從等

云云。是也。據媚於清初掌故者言。此非太宗朝之事。實清師入關後。九王攝政時代與承疇雙方面訂者。先是江南未平。明遺臣屢起義兵。警報迭來。宮廷震駭。太后與九王商收拾人心之妙計。九王曰。今有洪承疇在彼。乃深知明人之性質。苟得彼悉心擘畫。天下不難定也。太后若有所悟。曰。吾幾忘之。承疇真名將。昔日英偉之貌。今猶如在目。前明臣有此實可不亡惜。其君不能用耳。乃使九王宣召入宮。令宮人施地衣。設棉蕞。賜之侍坐。時承疇疾甫愈。咳咯有聲。太后與九王慰問體恤備至。并賜薦汁珍品。令內監爲之按摩。良久始從容問安。天下大計。承疇奏曰。臣籌之熟矣。人心思舊。乃係天然之性。非必朱明恩澤深入人心。有過於大清之政績也。皇父太后過慮。乃使老臣與聞。大計老臣敢不竭犬馬之忠。爲涓滴之報。臣愚以爲人心宜緩不宜急。宜靜不宜動。宜小不宜大。宜輕不宜重。宜於不緊要處着意。更宜於不着意處下手。但使大綱要典。不致妨礙。其餘網寬一面。悉聽彼所爲。則良懦者有以安其心。狡黠者無所施其技。人。心既靜。不可復動。則天下太平矣。九王深服其高論。乃進詢方法。承疇袖出一摺。敬呈。

曰。臣獨居深念已妄籌。九約未識聖鑒可許。施行否。九王視之有不明處。歷使承疇詳爲解釋。太后聞之亦稱善者再。九王曰。是皆可行。且於我朝廷之大經大法。絕無牴觸。而大有利益者也。遂發內閣令擬旨。卽日頒布。且著爲功令。永久不廢。江南人士聞之。多偃旗息鼓而歸者。總督郎廷佐奏。洪承疇有大功宜配享太廟。九王許之。後九王敗。滿臣多以爲言。世祖乃撤其從祀。蓋因其建議於攝政時代故也。若在太宗朝。則無反汗之禍矣。

九王以皇父之尊。太后之寵。而身死無幾。卽治其僭逆之罪。奪號。仆碑。不留餘地。且禁錮子。若孫。以其賜邸爲喇嘛廟。固由平日驕奢淫佚。有踰常軌所致。然亦多鐸傑書等爭權相忌。而世祖積不能平。乃激之使不得不然也。九王雖詔事太后。覲然稱尊。爲歷史未有之奇醜。然在滿俗習慣。亦未爲大惡。且其初擁護世祖。不無微勞。晚年乃有皮人等奇案。顧尙在莫須有之間。殊鮮實迹。惟其秉權自衛。不肯早退。世祖旣長。猶居攝政。且與太后宣淫。各節不可爲諱。有以激成世祖老羞變怒之心。而多鐸以求爲江南。

王如平西王位。九王恪守祖制。不肯假借其實。開國時功令未定。親王封藩。絕非若後世之嚴禁。而九王恐其尾大不掉。加意防範。且與兵與餉。均不能滿。多鐸之意。多鐸疑皆九王爲之梗。積怨益深。又多鐸時在江南。習於清流之諷議。常以太后下嫁事爲滿人之污點。心甚不平。謂九王賣國敗名。設人心藉以鼓煽。搖動國本。則其肉實不足食。幕中人多有爲九王所黜者。又從而點綴之。於是傳入禁中。九王益疑憤。乃有南苑閱兵之舉。卒以人心頗助多鐸。九王無如何。未敢輕試。然世祖則決引多鐸以排九王矣。及怯病既成措置。又復乖舛。卽不墜馬。彼世祖之密謀使者。絡繹於道。非朝召外兵。卽夕清君側矣。故當九王出獵。墜馬之先。世祖已密遣人召多鐸於江南。召傑書於關中。不日將起大獄。然天竟助清。九王自斃。否則操戈同室。喋血宮庭。以京師爲孤注。苟明臣乘之割據。江南方勢難兼。顧天下安危。未可知也。聞世祖有謀。臣曰尼哈實。熬拜之先輩。初爲世祖畫策。欲卽召多鐸入爲內大臣。免他日召外兵致起大爭。世祖攝於九王之勢。不敢發。命後九王勢盛。不可復制。始毅然與多鐸密謀去之。尼哈曰此危道。

也。即使九王可去而奸人乘間起事竊恐非數十年之力不能弭此巨禍矣。世祖曰朕不復能忍苟舍此卿尙有萬全之策否。尼哈曰臣昨見九王知其精爽已失塊然軀殼療疾已成必不能久盍少待之苟其自斃不勞手足之烈而大憝可除此天幸也設不然疾果漸劇亦可風使引退而召多鐸來京先散其黨羽儼然一病夫無能爲力矣。世祖然之不三日而九王墜馬死世祖卽日與尼哈等欲議其罪太后不許仍以禮葬之及多鐸入與尼哈等諷太后幸五台太后自知無狀且鬱鬱寡歡遂往五台途中聞朝臣多論九王罪奪其位號且仆所立之碑媿交并語從者曰吾居宮中無俚且吾富貴亦極矣不如出家清修以了世緣今以吾衣飾爲紀念物付皇上存之他日可相見也遂不復歸世祖常陳太后之衣涕泣不可仰蓋雖恨九王之不德而念太后之恩不能終養且以九王故致傷其心引爲終天之恨也其後卒以董妃之死解脫塵鞅飄然出世傳者咸謂實往訪母云。

(三) 下嫁拾遺

太后下嫁千古奇聞自不待言殊不知在滿洲舊俗固無足異特舉漢家歷史相較始覺自慚形穢而後譏爲奇恥耳在當時都中除一二清流外方且播爲佳話同瞻盛事相傳頒一詔書亦漢人手筆略謂朕雖以天下養而太后春秋鼎盛子焉無偶春花秋月悄然不怡今以皇叔攝政王周室懿親元勳貴胄克配徽音永承休美云云相傳當時婚禮之盛爲從來大婚所未有蓋開國太后特行婚嫁之禮理固宜然其無足怪所難堪者惟幼主耳其時金帛賞賜動逾千萬輦下有巧工擅織技者能以金銀絲織成帷幔茵褥之屬精妙絕倫明季宮中曾徵爲供奉太后聞之遣人訪問巧工不肯來許以重金亦不受將執而戮之有內監知其狀獻計曰彼性孤僻徒殺之而織工不成甚無益於太后且太后嘉禮而行刑以起謗讟非計也小臣有術可使彼就範惟不敢直陳耳太后問若何曰巧工有妾常爲大婦所阨不得逞苟使人許以織成後由太后旨許其妾同居且先取其妾來俟其織成後賜還一若出於太后之特賞者則彼必不抗拒太后許之巧工果來凡歷月餘而成全真名其殿曰鶯梭殿上自簾幕承塵下至地

衣無不用金銀五綵絲組織絢爛霞綺眩人目精蓋一殿之所費數逾巨億太后顧之猶以爲未足更命巧工南往蘇杭間採取繡絲冰繭鏤金刻玉以爲牆壁敷坐之飾又得西洋大玻璃屏曲折鈎鬪成三十六角度滿室照耀如行冰雪中見者色然駭已身之化千萬億也巧工又善繪能以攝光鏡映出山水人物等現象於紙上復以五色筆依影描之栩栩欲活曲盡妙肖太后令摹全宮妃女捧金蓮送房圖圖廣五尺餘長丈有奇中凡人物千數百人自攝政王太后爲新夫婦外男女擯相及執燭擁氈奉盤匜壺冷薰爐掌扇之屬莫不鬚眉畢現姿態動人近而逼視不見筆墨痕迹遠而察之前後高下層折清瞭淺深濃淡一覽可分自有繪法以來未嘗有此神妙蓋卽西洋攝影法之濫觴也後乾隆時有郎世甯者善此術或云卽巧工之再傳弟子其圖以關於下嫁事實康熙初欲削之以掩家醜乃并圖燬之惜哉巧工後以竊宮女潛遁事發戮於禁中。

(四) 董妃秘史

自近世名人筆記俱以世祖因董妃逝世悲憤出家且證董妃實卽冒辟疆妾董小宛而辨之者則歷引明季清初諸家說乘坐實其非謂妃係董鄂氏董鄂乃長白舊部世爲清室臣僕絕非漢人董姓此考據非不博洽然竊以爲文人好事裝點附會在所不免若秉筆修史去取不容不嚴而說部摭拾亦未足深責某君語予曰世所稱董妃未必卽係董小宛而其人婉媚明麗足以使世祖傷念不忘且敝屣萬乘之尊榮以徇兒女之情愛非等閒所可論也故董妃實爲清初一代之尤物而其道德品格又在左嬪陰后之間相傳有御製誄詞文詞俊偉篤摯有足觀者其詞云

順治十有七年八月壬寅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崩嗚呼內治虛賢贊襄失助永言淑德摧痛無窮惟后制行純備足垂範後世顧壺儀邃密非朕爲表著曷由知之是用彙其生平懿行次之爲狀后董氏滿洲人也父內大臣鄂碩以積勳封至伯沒贈侯爵謚剛毅后幼穎慧過人及長嫋女工修謹自飭進止有序有母儀之度姻黨稱之年十八以德選入掖庭婉靜循禮聲譽日聞爲皇太后所嘉興於順治十三年八

月朕恭承懿命立爲賢妃。九月復進秩冊爲皇貴妃。后性孝敬知大體。其於上下能謙抑。惠愛不以貴自矜。事皇太后奉養甚至。伺顏色如子女左右。趨走無異女侍皇太后。良安之。自非后在側不樂也。朕時因事幸南苑。及適他所。皇太后或少違豫。以后在定省。承歡若朕躬。朕用少釋虛治外務。卽皇太后亦曰。后事我詎異帝耶。故凡出入必偕。朕前奉皇太后幸湯泉。后以疾弗從。皇太后則曰。若獨不能强起一往。以慰我心乎。因再四勉之。蓋日不忍去后。如此其事。朕如父事今后。亦如母晨夕候興居。視飲食服御。曲體罔不悉卽。朕返蹕宴后必迎問寒暑。或意少亂。則曰。陛下歸且晚。體得毋倦邪。趣令具餐。躬進之。居恒設食。未嘗不敬奉。勉食至飫乃已。或命之共餐。則又曰。陛下厚念妾。幸甚。然孰若與諸大臣使得常奉色笑。以沾寵惠乎。朕故頻與諸大臣共食。朕值慶典。舉數觴。后必頻教誡侍者。若善侍上寢室。無過燠已。復中夜。憾憾起曰。渠甯足恃耶。更趨朕寢所。伺候心始安。然後退。朕每省封事。抵夜分妃。未嘗不侍側。諸曹章有但循例待報者。朕寓目已置之。妃輒曰。此詎非幾務。陛下遂置之耶。朕曰。無庸。故事耳。后復

諫曰此雖奉行成法顧安知無時變需更張或且有他故宜洞矚者陛下奈何忽之祖宗遺業良重卽身雖勞恐未可已也及朕令妃同閱卽復起謝曰妾聞婦無外事豈敢以女子干國政惟陛下裁察固辭不可一日朕覽廷讞疏至應決者握筆猶豫未忍下后起問曰是疏安所云致軫陛下心乃爾朕諭之曰此秋決疏中十餘人俟朕報可卽置法矣后聞之泣下曰諸辟皆愚無知且非陛下一一親讞者妾度陛下心卽親讞猶以不得情是懼矧但兩司審慮豈盡無冤耶陛下宜敬慎求可矜宥者令活之以稱好生之仁耳自是於刑曹爰書朕一經詳覽竟妃必勉朕再閱曰民命至重死不可復生陛下幸留意參稽之不然彼將奚賴耶且每曰與其失入毋甯失出以寬大諫朕如朕心故重辟獲全大獄末減者甚衆或有更令覆讞者亦多出后規勸之力嗟夫朕日御萬幾藉妃內助故得安意綜理今復何恃耶甯有協朕意如妃者耶諸大臣有偶干罪戾者朕或不樂妃詢其故諫曰斯事良非妾所干預然以妾愚謂諸大臣卽有過皆爲國事非爲身謀陛下曷霽威詳察以服其心否則諸大臣弗服卽何以服天下之心乎

嗚呼。乃心在邦國。繫臣民。如妃豈可多得哉。妃嘗因朕免朝請。請曰。妾未諳朝儀。朕諭以祇南面受羣臣拜舞耳。非聽政也。后進曰。陛下以非聽政故罷視朝。然羣臣舍是日容獲觀天顏耶。願陛下毋以倦勤罷。於是因妃語。頻視朝。妃每當朕日講後。必詢所講。且曰。幸爲妾言之。朕與言章句大義。妃輒喜。間有遺忘。不能悉。后輒諫曰。妾聞聖賢之道。備於載籍。陛下服膺默識。之始有裨政治。否則講習奚益焉。朕有時蒐狩親騎射。后必諫曰。陛下藉祖宗鴻業。講武事。安不忘戰。甚善。然馬足安足恃。一萬邦仰庇之。身輕於馳騁。妾深爲陛下危之。蓋后之深識遠慮。所關者切。故值朕騎或偶蹶。輒恠然於色。也。妃自入宮。掖數年。行已謙和。不惟能敬承皇太后。卽至朕保姆往來。晉接以禮。亦無敢慢其遇。諸嬪嬌寬仁下逮。曾乏纖介。嫉忌意善。則奏稱之。有過則隱。之不以聞於朕。長者媼呼之少者姊。視之不以非禮。加人亦無少有諱詬。故凡見者。蔑不歡悅。藹然相親。值朕或譴責女侍宮監之。獲罪者必爲拜請。曰。此曹蠢愚。安知上意。陛下幸毋怒。是

瑣瑣者亦有微長昔不於某事曾効力乎且冥行于戾臧獲之常也更委曲引喻俟朕意解乃止后天性慈惠凡朕所賜賚必推施羣下無所惜封皇貴妃有年乃絕無儲蓄崩逝後諸舍殮具皆皇太后所預治者視他宮侍亦無所差別均被賜予故今宮中人哀痛甚篤至欲身殉者數人初后父病故聞訃哀怛朕慰之拭淚對曰妾豈敢過悲僅陛下憂所以痛者悼答鞠育恩耳今既亡妾衷愈安何者妾父惟性夙愚不達大道有女獲侍至尊榮寵已極恐自謂復何懼所行或不謹每用憂念今幸以時終荷陛下恩卹禮至備妾復何慟哉因復輶哀後復有兄之喪時后屬疾未便聞后謂朕曰妾兄其死矣曩月必再遣妾嫂來問今久不至可知也朕以后疾故仍不語以實安慰之后曰妾兄心矜傲在外所行多不以理恃妾母家恣要魯容有之審爾詎止辱妾名恐舉國謂陛下以一微賤女致不肖者肆行罔忌故夙夜憂懼寢食未敢甯今幸無他故沒矣妾安用悲爲先是后於丁酉冬榮親王生未幾王薨朕慮妃愴悼妃絕無戚容恬然對曰妾產是子時遂懼不育致夭折以憂陛下今幸陛下自重弗過哀妾敢爲此一塊

肉勞陛下念耶。因更慰勉朕不復悼惜。當生王時。免身甚艱。朕因念夫婦之誼。卽同老友。何必接夕。乃稱好合。且朕夙耽清靜。每喜獨處小室。自茲遂異床席。卽后意。豈必已生者爲天子。始慊心乎。是以亦絕不繁念。噫。后可謂明大義。不顧私戚。以禮自持。能深體朕心者矣。初后於朕偶有未稱旨者。朕或加譙讓。始猶申已意。以明無過。及讀史至周。姜后脫簪待罪事。翻然悔曰。古賢后身本無譽。尙待罪。若彼我往曾申辨。殊違恪順之道。嗣卽有宜辨者。但引咎自責而已。后之恭謹遷善。如此后性。至節儉衣飾。絕去華采。卽簪珥之屬。不用金玉。惟以骨角者。充飾所誦四書及易。已卒業習書未久。天資敏慧。遂精書法。后素不信佛。朕時以內典禪宗諭之。且爲解心經奧義。由是崇敬三寶。栖心禪學。參一口氣。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語卽見朕笑而不答。后以久抱疾參究。未能純一。後已舉前語。朕一語答之。遂有省。自嬰疾後。但憑倚榻。曾未偃臥。及疾漸危。猶究前說。不廢提持。故崩時。言動不亂。端坐呼佛號。噓氣而化。顏貌安整。儼如平時。嗚呼。足見后信佛法。究心禪教之誠也。先是后初病時。恆曰。皇太后眷吾極篤。脫不

幸病終不瘳。皇太后必深哀戚。吾何以當之。故遇皇太后使來問安否。后必對曰。今日少安。一日朕偶值之間。曰若今疾已篤。何以安也。后曰惡可以妾病遺皇太后。憂我死。乃可聞之耳。洎疾甚。彌留朕及今。皇后妃嬪眷屬環視之后。曰吾體殊委頓。殆將不起。顧此中澄定。亦無所苦。獨念以卑微之身荷皇太后暨陛下高厚恩不及酬。萬一妾沒。後陛下聖明必愛念祖宗大業。且皇太后在上。或不至過慟。然亦宜節哀。惟皇太后慈衷。肫切必深。傷悼奈何。思及此。妾卽死心亦弗安耳。旣復謂朕曰。妾亡意諸王等必且皆致賄意。一身所用幾何。陛下誠念妾與其虛糜無用。孰若施諸貧乏爲善也。復囑左右曰。束體者甚無以華美。皇上崇儉約如。用諸珍麗物。違上意亦非我素也。曷若以我所遺者爲奉佛誦經需殊有利益耳。故今殮具朕重逆后意。概以儉素。更以賄二萬餘金。施諸貧乏。此從后意也。凡人之美多初終易轍。后病閱三載。雖容瘁身癯。仍時勉謂無傷諸事。尤備禮無少懈。后先一也。事今后克盡謙敬。以母稱之。今后亦視后如娣。十四年冬。於南苑皇太后聖體違和。后朝夕奉侍。廢飲食。朕爲皇太后禱於上帝壇旋宮。

者再今后曾無一語奉詢亦未曾遣使問候是以朕以今后有違孝道諭令羣臣議之然未令后知也后聞之長跪頓首固請曰陛下之責皇后是也然妾度皇太后斯何時有不憔悴憂念者耶特以一時未及思故先詢問耳陛下若遽廢皇后妾必不敢生陛下幸垂察皇后心俾妾仍視息世間卽萬無廢皇后也前歲今后寢病瀕危后躬爲扶持供養今后宮中侍御尙得乘間少休后則晝夜目不交睫且時爲誦書史或常譚以解之及離側出寢門卽悲泣曰上委我候視偷疾終不痊奈何凡後事咸躬爲嚴治略無倦容今年春永壽宮始有疾倦亦躬視扶持三晝夜忘寢興其所以慇懃慰解悲憂預爲治備皆如待今后者后所製衣物今猶在也悼妃薨時后哭之曰韶年入宮胡不於上久効力遂遽夭喪邪悲哀甚切踰於倫等其愛念他妃嬪舉此類也故今后及諸妃嬪皆哀痛曰與存無用之軀孰若存此賢淑克承上意者耶吾輩曷不先后逝耶今雖存於上奚益耶追思夙好感懷舊澤皆絕輦誦經以爲非此不足爲報云后嘗育承澤王女二人安王女一人於宮中朝夕鞠撫慈愛不啻所生茲三公主擗踊哀毀人

不忍聞見宮中庶務。曩皆后經紀盡心檢核。罔不當。雖未晉后名實后職也。第以今后在故不及正位耳。自后崩後。內政叢集待命。於朕用是愈念后悲感不能自止。因歎朕伉儷之緣殊爲不偶。前廢后容。止足稱佳麗。亦極巧慧。乃處心弗端。且嫉甚。見貌少妍者。卽憎惡。欲置之死。雖朕舉動靡不猜朕靡故。別居不與接見。且朕素慕簡朴。廢后則僻嗜奢侈。凡諸服御。莫不以珠玉綺繡。綴飾無益。暴殄少不惜。嘗膳時有一器非金者。輒怫然不悅。廢后之行。若是。朕含忍久之。鬱慘成疾。皇太后見朕容漸瘁。良悉所由。諭朕裁酌。故朕承慈命。廢之及廢宮中。無一念之者。則廢后所行久不稱衆意可知矣。今后秉心浮朴。顧又乏長才。洎得后。才得兼備。足毗內政。諧朕志。且奉事皇太后。恪恭婦道。皇太后愛其賢。若獲瑰寶。朕懷亦得舒夙疾。良已。故后崩。皇太后哀痛曰。吾子之嘉耦。卽吾女也。吾冀以若兩人。永偕娛我老茲。后長往矣。孰能如后事我耶。孰有能順吾意者耶。卽有語。孰語耶。孰與籌邪。欲慰勉朕。卽又曰。吾哀已釋矣。帝其毋過傷然至。今淚實未嘗少止也。見今后及諸妃嬪哭后之痛。諭曰。若輩勿深哀曷少自慰。乃一時。

未有應者。皇太后泣然淚下。朕曰：「若皆無心者乎？」胡竟無一語耶。蓋追惜后之淑德爲諸人所難及。故每曰：「諸妃嬪可勿來重傷我心。」於此益見念后之至也。抑朕反覆思后所關之重，更有不忍言而又不能自止者。皇太后雅性修潔，雖尋常起居細節亦必肅然。不肯苟且。如朕爲皇太后親子，凡孝養之事，於理更有何忌？但以朕乃男子，故常有引嫌，不能親及者。故惟恃后敬奉能體。皇太后卽皇太后千秋萬歲後，諸大事俱后經治。是賴今一朝崩逝，後脫遇此，朕可一一預及之乎？將必付之不堪委託之人，念至於斯，五中摧裂，益不能不傷痛無已矣。后持躬謹恪，翼贊內治，殫竭心力，無微不飭。於諸務孜孜焉，罔勿周詳。且慮父兄之有不卒，故憂勞成疾。上則皇太后慈懷軫惻，今后悲悼異常，下則六宮號慕天下，臣民莫不感痛。惟朕一人撫今追昔，雖不言哀，哀自至矣。嗚呼！是皆后實行一辭，無所增飾。非以后崩逝故過於軫惜爲虛語。后嫗素著筆不勝書，朕於傷悼中不能盡憶，特錄其大略狀之。俾懿德昭垂，朕哀亦用少展云爾。

(五) 顧命異聞三則

世祖遜位出世與宴駕情事當然不同故其托孤寄命從容布置意中極爲周到亦自有理顧按之事實容有未盡然者彼旣感觸世緣言下頓悟勘破一切尊榮富貴則蟬蛻濁穢自有不可一刻留者故康熙帝年方童稚而竟不及待毅然決絕舍去謂非絕無繫戀視子孫傳世事如空花幻影也乎故官書所載世祖顧命大臣至八員之多其後互爭權利幾危社稷設非康熙英明不且事幾不可收拾欲安利之適以危害之歟間嘗疑顧命事未可信後與掌故家某公談及某公乃鼓掌曰信然設非子言吾幾忘之蓋康熙帝誅鰲拜詔亦有妄稱顧命大臣竊弄威權等語後得宗室某之飫聞天家事者謂鰲拜等五人實皆乘機攫取權利並未恭承顧命異數惟瑪尼哈特平日係左右近臣確有世祖手詔勉其忠輔幼主之語然亦非正式拜受顧命如周公畢公然者先是順治帝以董妃旣亡抑鬱不得一日獨坐便殿偶覩梧桐落葉瞿然若有所念顧左右曰人生不過數十寒暑逐逐名利何時可已朕貴爲天子開國承家業已十有八年長此營營何時方得滿意朕覺世事有如浮雲過眼事後追維味同嚼蠟不

如真修悟道實爲無上。上乘況朕幼日卽有此志。邇來飽經世患。勘破情網。若不於此時解脫。更待何時。語訖。立命召御前會議大臣瑪尼哈特等入。卽勉以忠輔幼主等語。語至簡單。大臣俱攀駕乞留。世祖復答數語。意甚決絕。大臣等踴不肯起。頃之世祖已命小黃門出篋中黃袈裟一喇嘛帽。一從容易服飄飄步行出東華門。瑪尼等俱長跪。牽裾不聽。帝行。帝亦不怒。顧辭旨堅決。不可挽回。大臣乃請指派侍衛護送。世祖固言無須以諸臣請。不已遂許。侍衛四人隨行。後未至五台界。卽遣還。卒未獲知。帝所卓錫之地也。旣行。瑪哈尼特等方議禪立幼主事。鰲拜始列席定策。儼然自稱顧命大臣。諸受顧命者俱側目。聖祖旣幼。亦不知顧命之眞相。果誰是誰。非也。且世祖瀕行。僅與諸臣寥寥數語。幼主絕未謀面。故聖祖迄不知鰲拜未預顧命。乃係事後自稱。以炫其能耳。

鰲拜旣擅權自恣。初止魚肉同儕。出言多不遜。嗣見幼主長厚心地仁慈。遂逐漸進步。竟至氣凌主座。聖祖幼卽喜讀儒書。鰲拜方奏事見聖祖誦讀不輶。意甚不悅。乃面謾。

曰。吾盛清自有制度。皇上宜讀喇嘛經。不宜讀儒生語。先帝不以臣爲不肖。過使臣訓誨。皇上臣愚以爲宜體。先帝聖意。屏儒進釋。庶幾勿墜先緒。聖祖笑曰。彼一時。此一時。正位中原而云不讀孔子書。無是理也。朕思三教平流。可不分軒輊。卿奈何所見之不廣也。鰲拜怫然曰。皇上初政。卽拒微臣之忠諫。殊不敢復問國事矣。卽拂袖欲退。聖祖止之曰。卿傳勿爾。朕非拒諫之主。讀儒書亦非壞亂之事。卿傳其平心察之。鰲拜聞言。面有慚色。顧其剛愎自用之惡性。勃不可遏。復顧而言曰。皇上請以臣言付諸臣會議。設臣言貽誤者。臣願伏斧鑕。以謝皇上聖祖知其驕蹇。遂一笑而罷。鰲猶悻悻未已也。一日鰲拜復請策封其族祖。某曾從太宗征朝鮮。有功者侈陳事迹。立請優獎。聖祖曰。其功非不甚偉。然祖宗朝酬庸之典。亦至優渥矣。彼以將軍例賜。卽已甚矣。今尙欲何所請耶。朕不敢有加於祖宗朝之成例。卿其自愛。鰲不奉詔。大肆申辨。謂臣受顧命之重寄。而遠祖不獲榮一階。大非人子。顯揚之道。今日苟不獲溫詔。臣將痛哭於文皇帝之陵。不復能恭職。左右聖祖心惡其要挾跋扈。而不肯取消其顧命。重寄乃從容曰。

朕別有旨卿傳何事過勞。鰲卽謝恩以爲榮。封已得皇上所面命也。其專擅僭越類如此。或譖於聖祖曰。鰲拜實未受先帝之顧命。當先帝大去時。立命瑪尼哈特等入。未嘗及鰲拜也。乃其後瑪尼等奉命定策翊戴聖主事已大定矣。鰲忽一躍而起爭取一席地。據之自稱顧命大臣。覲然不以爲恥。皇上優容不究其貪冒之罪耳。否則矯誣上命。妄借名器。其自墮品格者猶小。而敢於欺罔先帝者實大。且彼瑪尼而死之罪尤不可勝誅。皇上如欲證明事實。但取瑪尼哈特所藏之先帝手詔。今在其子所。則眞僞是非不難大白矣。聖祖復曰。瑪尼哈特旣有先帝手詔。曷不進呈而擅自藏之於家乎。對曰。臣曾見之詔中。蓋指明呈閱時期。不至期不與呈。聖祖曰。今是否已至期。對曰。第問瑪大臣之子可聖祖果召瑪尼子等。問手詔語未畢。瑪子等大驚失色。因跪奏先帝手付先臣諭令秘密。候某年月日嗣君已長。可付與之。汝等斯盡職矣。今旣承天威。下問敢不先獻。以舒宸厯。聖祖捧手詔讀之。淚隨聲墜。謂此眞先帝御筆也。命藏大內。而召鰲拜入示之。令自答。復鰲拜懼甚。不敢出一語。但叩首求恩而已。未幾御史等奏劾鰲二。

十大罪卒遇刑

初。鰲拜忌瑪尼哈特之以長厚受帝眷。且持有先帝手詔。誓欲傾之。以爲快時。聖祖雖厭鰲拜而聞瑪尼等好貨。暮夜苟苴漸至。顯卜其晝賄賂。公行腥聞於上。其黨亦多不法。瑪尼不能制聖祖令心腹。僨之信乃亦不滿於瑪尼哈特矣。無何。鰲拜嗾其黨有台諫者彈劾瑪尼。十餘款語皆羅織而成。聖祖令瑪尼自復鰲。乃遣其黨僨爲親瑪者。勸其逐條申辨。幾無一語成爲事實。奏上。聖祖怒曰。子乃以辨爲能。果一無所短乎。於是遣內大臣按問。抄沒其產積貲頗多。且其間有御用物。非臣下所宜蓄者。聖祖怒甚。令瑪尼哈入對。歷數申辨之非。欺君罔上。乃收宗人府獄。然猶無意死之。第飭上疏。據實自首。當從末減治其黨羽而已。鰲拜復使人就獄中說瑪尼勿自承。坐取族滅。瑪尼不知中其計。仍曉曉置辨世祖泣曰。昔先帝以手詔付伊朕之敬禮。亦至矣。伊不自愛。乃至冤藪。不飭證據。鑿鑿不可爲諱。一至於此。然朕以彼爲顧命舊臣。輒就刑戮。非國家之福。故令其伏罪以謝天下。則朕之寬典亦有辭以對大衆。而乃執迷。不悟始終。文過天。

下安有如是庸愚昏憒之人乎國法所在朕亦安能以私廢公即使先帝處此亦難爲之保全朕實不得已而用刑其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又曰議親議貴之典自古慎重渺渺朕躬何敢妄行大事但國法所在與其枉法以徇私無甯執法以安衆萬不得已施於一身以正其罪宥厥子孫以用朕情情與法交盡彼旣無怨而國體不傷諸大臣諒亦以爲然也乃賜瑪尼哈特自裁而宥其子孫居宗人府如故鰲拜揚揚自得曰此老崛強乃入吾彀中今而後莫予毒所惜者斬草除根之計未施彼庶孽眈眈虎視尙恐死灰復燃耳不一年聖祖稔鰲拜之惡且知其傾陷瑪尼哈特狀歷數其罪置之法子孫俱從戮禍酷於瑪尼哈特矣

(六) 拾明珠相國秘事二則

康熙帝性英明而兼果斷故能以冲年親政不動聲色誅巨奸鰲拜於是三十年中文治武功經營不遺餘力四方底定大勳告集實清代之大有爲者迨春秋旣高尊榮太甚精爽漸喪百弊萌生於是內而庶孽爭權宮廷樹敵外而奸諛弄柄僉壬紛來僉非

初日清明氣象矣。其時招權納賄與青宮相倚庇者實爲大學士明珠。明珠本皇室懿親。狡黠善伺帝意。由部曹末秩不十年而晉位宰輔可謂幸矣。顧以聖祖英明未燭其奸。其奢侈驕橫卽在滿臣中亦不多見。而聖祖方以儉德爲天下先。獨優容不之間。抑何其術之工也。相傳康熙帝喜讀儒書及古今秘籍。又好天文算術。滿臣中莫有與之賡同調者。惟明珠能深窺其蘊。於是因逢迎之智。開汲引之門。廣延海內文藝。博洽之士奇異罕見之書。特設一儲材館於私邸館中。復置藏書樓。不惜重金搜致秘笈。東南藏書之家。貧不能自存。則奔走門下。如願以償。文人少有才藝。稱譽百計。奉爲上客。所欲無不力致。故崑山徐氏等皆陰獲其援。引其餘彈鋏之客。不可勝計。每中秘有所考問。一旨甫下。幕客爭相條對。紙筆紛紛。如雪花四舞。以故奏對無不稱旨。其子納蘭容若等。常得與文人學士游宴。上下其議論。文采斐然。爲曼珠世家所絕。尠聖祖之寵幸。蓋有由來也。康熙朝文臣之受優禮者。莫如張英。魏裔介等。明珠皆傾心與之結納。其時方奉勅編撰字典。及子史精華。佩文韻府。明珠每入修書館。必使人輦金巨萬遇文。

字之佳妙。謄寫之工秀者，皆分賜之。多寡無所吝。以是寒畯爭感。紱其姿性本穎慧。初不識漢字。後與文人往還。居然能作書札。且吟哦成句矣。一日聖祖問爾好鑽研風雅。亦知莊子逍遙遊。是何命意。何謂南華秋水。明珠不能對。乃奏臣近日馳思案牘。昏冒不學已久。容臣取書讀之。明日恭對。聖祖笑而頷之。明日袖呈條對文詞斐亹。節奏詳明。居然文學大家矣。聖祖問何人所擬。明珠不敢隱舉。其人以對。則徐健庵也。聖祖笑曰。爾紈袴敢與狀元公交好乎。爾試爲朕面解其義。毋爲人笑。沒字碑也。明珠厯陳意義。頗覺未誤。聖祖曰。此亦可謂難得矣。遂將御製詩文賜之。曰。爾及身雖不能博通。然以此昭示子孫。毋使再受金玉敗絮之誚也。明珠退。遂增聘老儒數人。專教其子。端摩御製筆法。其後容若等俱以詩文鳴禁中。

初明珠爲固寵持祿計。聞聖祖宮中欲選良家閨秀爲女官。以充典籤校書等職。而限於滿漢之界。滿人女子多不嫻文學。無可當選者。乃異想天開。密遣使往蘇杭間。購小家碧玉未成年者至邸中。先教以言語。次授之各種學藝。以備進獻。其女皆美麗而天。

足並欲使冒爲滿旗貴族也。其事絕秘。雖家人不與知所知者。惟一二心腹而已。其夫人早卒。以妾代之。悍妬有力。明珠頗畏焉。或告之曰。相國謀署外室。城西別墅中。粉黛殆以百數。三十六宮都是春也。夫人覩之。信怒甚。曰。予必盡殺之。固不使相國知先是。別墅所購。待年之姬。分科習文藝。宛若學校者。然如書史、詩詞、歌曲、音樂、奕棋、繪畫、雕刻、女紅、游戲等。各占門類。習一藝成。以次遞習。有老儒杭人。博通書史。兼擅詩詞、歌曲。相國聘之。以教諸姬。老儒僅知爲相國之待年寵也。所教爲及笄女子。三曰新梅。曰嬌杏。曰雋桃。若姊妹花然。雋桃尤聰慧。年僅織素耳。老儒憐之。獨教之古列女節孝貞烈事。雋桃慨然欲自振拔。顧念身世。輒爲之淚下。然技藝之精進。突過儕輩。偶見卽能仿效。詩詞出語。有天然韵致。非人力所能爲也。老儒譽不置。而嬌杏頗妬之。院制每女子三。必有一老婦管理其起居飲食。凡師教外督責之事。皆屬焉。嬌杏嫉雋桃之能。輒短之於老姆。雋桃承若。儒教慷慨。尙氣節。不肯詔事。老姆且以已所處地位無異娼妓。永無撥雲見天之日。故覺生趣頓減。而怨憤之詞。或見於詞色。於是老姆亦厭惡之矣。一

日會時節聞夫人來園中遊邀諸老婦大驚知必有禍乃匿其馴擾心愛之姬而率崛強者出迎意謂夫人若加凌辱此輩固無足惜耳無何夫人至頗和藹無怒容旣徧閱諸姬乃命膳夫設宴以享羣花且命醉飽勿懼旣而命諸老婦善事諸姬率婢媼登車去蒨桃旣入課齋老儒見其雙頰微酡問所以飲食者蒨桃具以告且曰夫人固有禮但未知肯釋放吾輩否兒已微露求請意矣老儒色然曰危哉此豈爾求請時耶蒨桃曰何謂老儒曰夫人之有禮於理爲常未可深信恐其城府甚深蘊毒亦愈厚耳且雖不願爾輩在此亦豈願爾輩安然他適享太平之幸福而爾驟露求請之意彼知爾之不易馴服必設計更速惜哉爾之不習世故也蒨桃聞言自悔性躁伏案痛哭老儒慰解之新梅最長厚爭來解勸嬌杏則不知所之矣未幾蒨桃腹痛自歸寢室比晚新梅走告老儒曰蒨妹死矣凡侍夫人飲者十六人中有六人得賜酒賜酒者皆斃噫殆酒中毒耶老儒歎曰吾知頭角崢嶸之爲害速也但爾輩亦不能免嬌杏何如新梅曰嬌妹方鼓掌稱樂老儒曰婦人之姤一至此耶雖然舐糠及米彼自不知死期之將至

何樂之有。新梅懼甚。齒爲之戰。踴地求老儒援救。老儒曰。吾姑試之。未知有效否。新梅稱謝去。老儒乃函致其徒爲顯宦者。言於相國。求去相國。知有異。遣人引老儒至密室。詢所以求去之故。老儒以前事告相國。相國驚曰。吾固不知此禁臠也。奈何夫人貽誤若是。老儒從容曰。與其死之不若生之相國頗首肯。乃命人稽園中人數。將下赦令。夫人已知之。爭先馳往。命縛色美者別置一室。而驅其中姿以下者。新梅樸訥無華。竟得漏網。因感老儒惠輾轉訪得其寓所。願作奴婢以報。老儒乃納爲子婦焉。而相國獻姬之事。亦遂寢。

(七) 奪嫡妖亂志 七則

康熙帝旣立胤礪爲太子。以爲天下無事。娛情內典。藉自頤養。不日且內禪。而諸子衆多。俱以胤礪長厚無奇才。異能坐躋大寶。心不甘服。咸思帝制自爲。其間權力最盛黨羽廣布者。則推胤禛。胤礪。胤祹。胤禟。卽世宗有異稟。膂力過人。能驅使番僧及海內奇俠之士。爲已用。胤禩等與之抗。各樹一幟。惟胤禔等常自附於胤禛。以張旗鼓。故

胤禛與之感情頗洽而視胤礪四人則仇敵也先是滿洲家法不主立長蓋尙襲蒙古遼金舊俗旣入關諸臣文飾漢義請立儲貳康熙帝亦醉心漢家文化恐不立儲爲天下後世笑貿然許之而大錯鑄成矣胤礪性厚重短於智略然苟使多讀書史洞明大義實足爲一令辟惜滿廷不事此亦無出閣就學之典禮但使喇嘛教之番經世僕數員督以清書騎射而已聖祖因好儒書獨不使儲貳懋學爲絕可憐之事然實滿廷之劫連也胤礪不知德足勝妖之事習聞喇嘛之言下至僉人羣小爭相搆煽遂與諸子徵逐務爲相勝而事乃敗矣當儲貳之初建聖祖命與諸弟習射於便殿彎弓無一中者其他技擊亦均不嫻而諸子多勇武命中胤礪引爲大恥師傅某公滿人中昏庸之傑出者也乃進言說太子謂諸子獲勝皆出崇奉喇嘛及養士之力太子瞿然問計師傅乃爲畫計爭致喇嘛及擊劍敢死之士務勝諸子敵勢自却矣太子固不更事深信不疑乃與諸喇嘛約曰苟有能以咒語秘術制人死命使彼不敢抗衡者尊爲國師受上賞又陰使人語各省大吏曰能求得奇俠之士武勇技擊足以勝人者封大官舉主

同受上賞。於是喇嘛爭以魔術自効。而江湖術士山谷伏莽咸趨闕下。以求効用。京師紛擾。宮闈若市。奇服異言之人往來。闕廷司寇不敢詰。有識者皆知宮中多故禍不旋踵矣。是時康熙帝方深宮頤養。潛心內典。外間事絕不聞。知左右亦必不使之聞。知也。

胤礽之養士拜僧。實求自衛。誤中某傳之離間。初無意於樹敵也。一日偶出獵。南苑見車騎自南來。從者至數百人。武仗甚整。且有喇嘛執器前導。狀至威猛。以爲帝駕來也。將避之。左右進曰。此非車駕。實四皇子之鹵簿耳。太子驚曰。彼一皇子乃呵護之盛。若此我儲貳也。自顧不如。保不爲人所笑乎。且其勢凌人。後此將爲所制。大不可心怏怏。然旣歸商於某傳。某傳曰。果爾。是不可不請於上。以正國體。乃入奏。四皇子鹵簿僭越。狀聖祖果諭令胤禛不宜違制。速減車騎。散黨附免蹈刑法。胤禛聞太子所請。深銜之。自是一變。前日所爲斥去車騎。而與喇嘛力士等步行。京外游。歷名山大川。不復有威儀。而黨羽實益衆。胤礽以爲畏已肆然。不復置慮。不知胤禛固臥薪嘗膽。以報此辱。

也。

胤禩旣養死士。恐爲太子所阨。常隻身走江湖。以爲閱歷磨練之地。且自謂多知民間疾苦。則他日可有爲。實則陰探輿論。籠絡在野之不軌者。以備推倒儲宮而已。嘗漫游至嵩山。遇少林僧。技擊過人。乃膜拜求爲弟子。僧直受。不辭其徒。凡數十人。以胤禩食。量過大。輒非笑之。又使炊羹。以供衆食。胤禩樂於犇走。絕口不道宮禁事。人莫知爲皇子也。半載而技成。諸僧又鬻之角力。胤禩避不應。衆笑其怯。幾無所不狎侮。胤禩怒奮起。與鬪卒勝所鬻之僧。師曰子技進矣。遂贈一鐵杖。留爲他日紀念。且言除一女子外。可持此橫行海內矣。胤禩旣行方下山。而宮監衛士麁集。蓋如約而至。衆始知其爲皇子也。

胤禩微行。自晉中歸。遇太子賓客於途。方毆擊人。倚勢凌辱。人不敢與爭。踉蹌呼哭。莫之過問。胤禩獨走間。所苦旁有惡少年。大言曰爾爲誰。敢來問訊。甯有三頭六臂乎。胤禩熟視其面。出鐵杖猛擊碎其腦。斃從容返邸。而太子黨人已探知矣。夜遣劍客入邸。

將刺胤禩。一喇嘛方侍胤禩誦經。見窗外有白光如匹練。上下無定。胤禩怪之。令喇嘛就視。喇嘛曰。否。否。吾已遣某力士辦之矣。比曉。院中樹枝皆如削所蓄之獵犬盡失其首。如駢戮者。然而數十武外小園中有武士橫戶焉。喇嘛曰。此卽劍客也。技窮力竭。乃爲力士所誅。今晚必且報復。行當備之。是夕大風自西來。屋宇震搖。金鐵鳴動。空中戰鬪聲甚厲。居民咸聞之。莫知其所由來也。破曉。太子宮中皇皇若有大事。然者出購棺木。其數甚夥。特不知死者爲誰。雍邸中亦然。人咸疑之。又明日。雍邸中遍招都下喇嘛入誦經。云作道場。七日。諸廟恐人數不敷。至延乞丐以充額。頃之太子宮亦傳命索喇嘛。然已爲雍邸所要去勢不能應命矣。太子怒甚。欲捕大喇嘛誅之。大喇嘛懼。請命於國師。國師銜旨乞命。乃已。太子知雍邸所爲也。積不能平。徧召門下客謂之曰。今夕不殺胤禩。與諸君不復相見。門下客憂懼。計無所出。有與胤禩之客善者。以告胤禩。聞之曰。此勢不兩立之秋也。皇父春秋高。一旦禍成。恐傷其心。不如吾姑避之。以待其隙。苟吾有天命。何患不取而代也。束裝將行。會有奇士自蜀中來。願見雍邸。胤禩速之入。則

前游所遇之友也。留與飲食談技擊諸術。風起泉湧。顧終不及心事。奇士作色曰。皇子有急難。奈何不告我。胤禛問。何以知之。奇士曰。聞青宮新自海外得一術人。能以鐵冠取人首於百里外。今晚殆以決議施之。皇子矣。如能不爲所殺。且奪其冠。則他日可取以治貪官汚吏。人皆不敢犯法矣。天不絕殿下。使吾聞之。方得有此預備也。胤禛問。奈何。奇士曰。彼以喇嘛咒語爲護符。施此魔術。今吾儕都以貝葉蒙首。則鐵冠必來而復去。吾先於庭外張一袈裟。如張網狀。鐵冠必跌落其中。吾黨可收之。以爲後日之用也。胤禛從其言。果得鐵冠。旣而謂奇士曰。寇深矣。不用斬截手段。此禍防不勝防。吾終不願鬱鬱居此土也。奇士曰。盍請大喇嘛來。當與之爲最。後談判。胤禛允之。大喇嘛至。奇士曰。降龍伏虎。常用其勢。過此以往。恐不能制。奈何。大喇嘛曰。謹聞命。特緩乎急乎。生乎死乎。惟殿下所擇。胤禛思之良久。乃曰。吾爲皇父計。不得不緩。吾爲皇兄計。又不得。不生大喇嘛曰。諾。時太子以鐵冠術不效。聞胤禛仍無恙。恚恨成疾。大喇嘛入請。曰。吾能以阿肌鯀丸治殿下疾。太子曰。子非助胤禛者乎。吾安敢服子藥。大喇嘛曰。否。否。胤

禡。暴虐。衆叛之久矣。今彼遨遊四方。未敢返都下。邸中固闖其無人也。殿下不信可詢。之某喇嘛。某喇嘛者。太子之親信人也。而實大喇嘛之徒黨。太子見術不效。鬱恨傷肝。性烈如火。撻辱誅滅頗夥。羣下人人自危。至喇嘛亦不免。詬辱以故。喇嘛有貳心。亦願助胤禡爲虐矣。太子不知其計。以問喇嘛。喇嘛曰。此西天活佛之師。其丸實能治百病。服之當必有效。若胤禡則畏殿之下之威。當不敢復來。輦下也。太子信之。乃令大喇嘛出丸。進服胤禡。徧賄青宮上下。無一人與大喇嘛爲敵者。於是太子以孤掌之難鳴。受易性之狂藥。雖有知者。莫爲之白矣。阿肌蘇丸者。本媚藥。或興奮劇而茲則羼入猛烈之品。能使腦力失其効用。神經中樞爲過度之激刺。亦不能制其百體。其形態遂類顛狂。斯時太子因疾居外邸。不近婦女。故宮中妃嬪咸未知悉。延三日。太子益狂。便溺不自收拾。乃奏聞聖祖。遣人視之。則已不復能成禮。且已失一切知覺。動則騷攘。如獵獸。靜則昏昏。如負重疾。聖祖不得已。乃下詔廢其儲位。詔中多憤懣語。然責備太子無狀。卒

不知爲胤禛所嗾使喇嘛所播弄也太子妃惶恐犇坤甯宮求救於皇后皇后遣國師及御醫往視是夜國師方銜命出宮憩某廟以待旦大喇嘛膝行入告以由來厯數太子之虐及某喇嘛因忤太子意慘死狀國師悽然曰然則吾不能爲救治矣以此主天下吾輩尙有噍類乎及旦草草入視太子謂係不信神佛心入邪魔所致非別閉靜室中灌以醍醐咒以功德水不能復其原性宜速治之遲且不救御醫入亦言心疾不可治蓋清初喇嘛之勢力甚盛御醫僅充數喇嘛言如何彼亦不敢與之爭辨也旋皇后召太子入宮中令擇靜室居之日以功德水進飲神思漸清顛狂亦稍殺乃令妃嬪入侍益知歛抑飲食亦增進妃嬪私問前此病狀亦自知否太子乃言服某喇嘛丸遂失知覺以後卽昏昏如在醉夢間也妃嬪以告皇后乃聞於聖祖遣人窮治其事將捕某大喇嘛鞫之則已隨胤禛不知所往矣以詰國師國師曰吾徒皆忠於太子且雍邸與太子亦絕無仇怨此必奸人播弄欲離間兄弟耳苟有隱慝吾設壇作法使彼二人各至壇前自相質問則佛祖韋陀必不誰恕也聖祖可其請皇后問曰胤禛不至奈何曰

吾能致之。且能縛大喇嘛來。是夕國師使人謂喇嘛與胤禛曰。第來必無恙。及夜中胤禛果至。以皮冠蒙首。狀極委憊。見后伏地不起。聖祖略有所詰。奏對極悽惋。太子入見。胤禛色頰暴怒。詬厲不止。旋壇上有振錫聲。如使之跪。太子忽顚蹶。乃惘然自述。欲殺胤禛狀。且歷舉所殺侍衛及喇嘛徒衆狀。至可怖。是時陰風猝起。燎燭皆作慘綠色。宮中皆聞鬼聲。聖祖以倦。息悚惕而退。皇后等皆廢然返宮。妃嬪奉太子下。則又昏然不省人事矣。自是昏督譁譟。一如前時。不復有一隙之清朗矣。胤禛與大喇嘛從容退。未幾聖祖再廢太子之詔下。蓋前此皇后召太子入宮。欲白其冤。固已下詔復位。至是知不可救。故復廢之也。聖祖欲立胤禛皇后。終以爲疑。謂不如胤禔。然以犇競運動者多。聖祖頗有所聞。煩厭不能專決。嘗憤憤曰。朕萬年後聽爾等自擇之可耳。此皆不肖誰復可以膺付托者。苟天位不可終虛。自有當璧者食其祿。若朕生前則不提議此事。可也。蓋聖祖雖不能抉雍邸之奸。而知其爭權傾軋。決非無因。太子復不克爲人。則惟有以不了了之而已。

胤禩最長厚且頗有文才聖祖皇后俱屬意焉然恐非諸子敵故隱秘不宣計不如待萬年後頒遺詔始立之則諸子倉猝不及破壞也然胤禩始終與胤禛善不敢擣其鋒皇后憐其無能遂亦聽胤禛所爲而不復固執矣惟胤禩豪爽有大志不受羈勒頗揮霍喜結交健兒然不屑爲秘密傾陷之行爲以故與胤禛忤常憤太子等結黨爲仇非國家之福因輒出京旅行飾爲商賈或術士所至必主民家世俗相傳以爲世祖者實則胤禩也某年粵東有某賣買行因生理不佳相對愁歎時且歲暮矣靜夜無聊小夥有懸紅燈爲戲者掛於竿首以照江中俗亦謂之照財神行之後屋固濱江往來船艤頗多頃之一巨艦來衆方注視忽抵行門下維一紀綱僕貿然登岸問行主在否衆告之僕言主人販北貨茶果甚多滿船重載將俱寄於貴行中幸行主出視之可與主人接談也行主知爲巨客乃登舟相見則儀表甚偉行李亦華煥酬酢旣畢其人因述來意且言貨價不下數十萬金行主瑟縮曰小肆資本甚微恐不能担此重任請僅受其十之三可乎客曰無須吾有要事他往但求將貨速卸輕裝而歸爾行可不必預欵待

來歲今日復懸紅燈則吾自能復來屆時當收爾貨金也行主大喜乃命人悉遷其貨於岸上屋宇不能容寄存他家匝日始畢同業聞其有豪客來也爭相趨附卽日售其貨數萬金行主以奉客客曰現吾勿需此多金僅取十之四足矣餘存爾行中待來歲結束并取可也行主又欲以盛饌餉客客搖首止之曰但取好酒數斤來并此間海味數事足矣不多費也行主奉命惟謹逾日客匆匆去行主徐售其貨數月而畢贏利十餘萬金連貲本計殆百萬也頓覺巨富惟候明歲今夕之約與客瓜分餘利耳及屆期如約懸紅燈客果至則巨艘三五較上次之貨又倍蓰焉主人先奉舊帳子母俱陳請指麾分派客麾之曰否否吾不需此多金爾等第爲我存之欲用時通告提出可也請速遷此次各貨登岸勿稽我行期行主以客之惠甚厚前此未多款待方抱不安此次必請多事盤桓以盡地主之誼客曰吾事大忙不能領主人厚誼請勿過留但使一游花艇略開眼界足矣行主果導之游紫洞艇中徧徵羣花以娛之客殊無所戀但飲啖甚豪略聽歌曲而已夜仍返宿舟中次晨告別欲去行主苦留之乃偕游觀音山等名

勝處夜復飲於花艇中行主使娼家以計羈縻之拂袖竟歸是時舟中貨已畢登次晨不別行矣并一金未攜取也行主甚怪之顧業既受其貨且致富絕無後患則亦自幸天助而已或疑爲大盜顧無案追者且其態度華貴閑雅殊不類下流人物又明年復按期至惟貨已較少然尙值十餘萬金前後并計之蓋二百五六十萬金矣主人又陳子母如故客蹙然曰吾本欲與主人爲終身交念主人長者甚可恃故願存金不取今吾將有大變故恐不復能來姑取百萬金去明歲屆期懸紅燈而不來則吾事已敗終身不復相見此百五十萬金自取之可耳言罷嗚咽色頗慘沮主人慰勸之且欲導之冶游以祛其哀思客却之曰吾且去此非行樂之時也苟明歲復來必與君痛飲於紫洞艇中耳及明年果不復至主人與所善者談及客之蹤跡皆疑爲皇子飄流在外者蓋康熙帝適於是歲駕崩也後遇京中人詳詰其貌知客確爲胤禛又同時漢口又有睹其蹤跡者并言其刻苦誠懇絕類有道德之商人云云

胤禛爲少林僧入室弟子善技擊常窘辱胤禛一日角技於南苑呼胤禛而眩之曰爾

敢與我角否。胤禛自知技出彼下，乃笑不應。胤禛突起仆胤禛於地，衆小奄俱不平。而胤禛鼓掌去矣。胤禛銜之，欲使喇嘛以術殺之。既而喇嘛語胤禛曰：「彼身常佩達賴第一世所發之金符，不易近也。」胤禛曰：「可奪取之乎？」喇嘛曰：「不能。惟誘之御女，則可篡取之耳。」胤禛乃使小奄狡黠者導之，微行爲狹邪游。胤禛故好色，果沈迷粉黛中。胤禛遣人取其符，將沒之。忽其口中吐出多量之金蛇盤旋飛舞，令人目眩。刀劍盡爲所却，卒不能傷胤禛。大駭以問喇嘛，曰：「此婆羅門靈蛇陣也。彼爲國師所教，業已入室，不可與爭。然習此者必先設誓，類多不能。大貴况至尊乎？殿下但姑讓之，他日大位必不彼屬。復何患？」自是胤禛聽其所爲，遇輒避之。及卽位，胤禛復不遜，乃執而囚之。賜名曰阿其那，譯言狗也。尋卽遣力士殺之。胤禛猶能奮鬪，至三日始爲毒劍所斃云。

胤禛力不如胤禩，而智謀特勝。恒以小計窘迫太子。及胤禛方太子未發狂疾之先，每日朝兩宮後，卽往西山馳獵。胤禛僞爲恭順者，請爲青宮前驅。太子喜許，並馳驟。乃陰令其黨用喇嘛術以白鐵爲限馬檻，誦咒設之。則人目不能見，惟與知其隱者則能見。

之及馳胤禩先越而過絕無障礙及太子躍馬過馬蹶太子墜馬傷股甚劇病月餘幾殆然止自怨控縱無狀絕不知胤禩之計也又嘗獻鹿脯於太子陰以色作識爲別太子召與同餐胤禩自認所識者食之無害太子食之腹頓大痛泄瀉幾瀕於死醫治數月始復固疑鹿脯之有毒然胤禩固伴食居然無恙不能以是詰責也惟胤禩探其狡謫深忌之胤禩知胤禩惡己心常耿耿欲有以報會聖祖以歲初召喇嘛誦經諸皇子皆宜會食胤禩之位適與胤禩相近聖祖從上來與胤禩僅隔一箭地而胤禩適在其間忽有一小輪從旁飛出直擲聖祖之面法輪者喇嘛所用之紀念物以精銅爲之者也喇嘛以是爲可殺魔鬼恒誦咒語飛出焉今直擊聖祖之面大不敬聖祖方驚視胤禩忽大哭呼痛跪聖祖前奏胤禩以法輪擊己聖祖視之則面紋已碎矣聖祖思頃間法輪擲朕面而過者必由彼而波及也遂命力士持胤禩欲撻之胤禩泣辨其誣且證實爲胤禩所自擲聖祖怒曰爾尙強辨彼旣自擲豈致面有傷痕爾爲此大不敬之舉動而不知受過轉欲嫁禍於人其心術可見矣乃命內監執胤禩付師傳鞭撻以百數

復拘禁至半月以上始釋云世宗卽位深惡胤禟令與胤禩同縛禁宗人府獄稱之曰塞思黑譯言猪也尋使人拉殺支解之

(八)九漢外史五則

雍邸以奪嫡最劇烈之故厚養死士結交海內奇才異能一時蒸爲風尙除劍俠番僧等外有大力士著稱凡以次行輩得九人第此等大力士出沒江湖儕伍亡命恆不肯以眞姓名告人且其人品亦畸零古怪不可方物故各家紀載不同合而觀之大約名列第一者爲少林僧失其名其初一伙居士也食量兼人常恐給食之不足果腹乃竊餘糧藏之寺後有古鐘大如囷倉重四五百斤僧以一手掀之覆食於下若行所無事也同伙以食物短少常受主僧詰責竊議及僧而不得其所藏處一日見僧携物走寺後疑其私匿他家因尾之行僧徐抵鐘所一手托其紐推而起之如掇木桶置物其下仍如原位放妥顧而見同伙若有所驚既而笑曰幸遇爾當勿令主僧知也同伙唯唯蓋心忌其能不欲揚之令主僧知僧固如見其肺肝也然自是同伙益畏懼而嫉

害焉。未幾，主僧惡其無他能，逐之轉入上寺。寺踞山巔，境地益苦。而峯巒陡峻，奔馳尤勞。渴汲水，擔薪一日間之胼胝已爲人所不堪。獨僧若甚甘之，且餘勇可賈。工作常倍於人晚，則倚樹而歌絕無疲乏之意。寺門有巨石如伏獅，上可坐百人。蓋由峯巔墜下者，然亘古莫能移動。僧睨之曰：「此石踞門前，殊不便。使人繞行不如移置門左大樹下，既不礙路，且可坐以乘涼，衆笑其妄語。僧亦不辨，相度良久，忽出兩指推石，角石兀兀動復以掌推之，石忽倒轉，衆方舌挾不能下。僧更推之，則旋轉如球至門左平面而止。視其下皆粗沙碎礫，蓋墜下之迹猶存也。」衆大驚，知僧爲非常人。咸白於主座，僧大笑。跣而踞石上呼之不下，蹬足者再視之，石已入地數尺矣。主座乃自出合掌迎之，曰：「此必韋陀化身也。能以絕技傳衣鉢乎？」僧乃自陳曰：「吾雖以力勝人，而未得節制之術，聞峨嵋有某師者，以技擊百八式教人，顧非有名山古刹主僧之介紹，彼必麾之門外。今吾此來爲求介紹也。」主座者乃爲之牒以界之，且約學成不忘故。剝僧負擔去後，十年主座者已圓寂矣。僧始歸來，以其術授徒，衆徒奉爲主座者。於是少林技擊之名聞天。

下雍邸過而慕之從僧學一年始去顧學成雍邸有所請密談三日夜僧遂循例送之出雍邸憾之令劍俠與鬪卒不勝而罷蓋雍邸欲僧從已入都僧始終未允故也習少林拳術者例有迎送禮迎時以一石鐘置階前須提鐘而過然後登殿拜師蓋試其膂力何如送時則歷門三重每門皆置守僧一以梃擊須能避過不能則自門檻下蛇行而出二以刀棒其阻闌亦如之三則徒手相搏其技術乃至高者尤爲難勝相傳雍邸竟不能過第三關因其皇子禮不可辱以蛇行始由主座僧特令開門恭送焉顧雍邸常引爲大愧恨也

少林僧外則有兩女子一爲俠娘相傳係呂晚村之孫女一爲魚嬢魚壳大盜之女也顧此兩女子皆與雍邸爲敵且與滿人不共戴天如俄之有虛無黨者然初晚村旣以文字獄族滅其孫女乃爲一門人所匿年未及壯也門人故明功臣裔喬木之悲無時或已雖種瓜青門大有今昔之慨而舊部之奇人傑士恒私相往來輒取幽僻地爲高會拔劍斫地擊筑悲歌大有幽并健兒氣象官吏或偵知之則另易他處幾瀕於危者

屢矣。中有虬髯某者，豪客也。善技擊。知劍術。嘗爲友報仇。取人首。如探囊。久客門人家。門人置酒與語曰：「子老矣。天下方多故。絕人之技義不可無傳。徒今門下士正多。盍擇一能者而授之耶？」虬髯公請視其相。而後許。及呂女乃大驚曰：「此異人也。吾術殆不傳。男子矣。遂悉心教之。始而技擊。繼以劍術。呂女穎悟絕倫。且有神力。造詣精進。負不猶人。虬髯公益信。眼力之非虛。三年學成。虬髯顧而語之曰：「少林派而外。子殆第一人矣。吾已老。耄力不能逮。且精巧亦遜於爾。爾其勉之。因贈以名曰俠娘。」時俠娘年已逾笄。矢志不嫁。蓋志在復仇。不願旁分也。虬髯公旋亦歸山。左俠娘遂漫游海內。欲得奇人。之助。與之切磋技能。以達所抱目的。嘗至少林。見主僧角藝數日。幾無勝負。惟技擊之力。稍有弱點耳。少林僧首肯曰：「以子技可橫行天下。復仇區區事。何難如志。但彼仇者。方有天命。復恃番僧魔力。一時不易推倒。然徐圖之。終必敗於子手也。」行矣。勉之。倘遇年少書生。幸勿托心。膂恐功虧一簣也。俠娘受教北行。至晉。鬻技於市場。衆健兒以爲一孤女。或藉此擇婿。於是趨之若驚。又欺其荏弱。輒來嘗試。女皆敗之。取其金。蓋女。

意在得資入都耳。最後有僧挾重金來相約曰：勝則贈金，敗則當娶爲婦。俠娘羞量且惡其無禮，乃出少林法擊之。僧忽呼曰：吾師妹也。吾知罪矣。遂贈以金，伏禮而去。於是晉中無與爲敵者。是時雍邸已得黨羽，報告知女之異能，後必爲患。乃商諸喇嘛，欲以血滴子法誅之。喇嘛曰：否。否。是女有劍術，不可制也。宜用他術籠絡之。雍邸悟，乃私囑張廷玉等有文士能娶奇女子者，朕必位以高秩。廷玉等不悟其旨，歸以語幕僚某甲。忽自陳曰：吾固知之。且吾亦曾相識，彼固重視文人者。惜吾畏禍，不敢與近耳。今上有旨，吾當竭吾忠以成之。時俠娘方在景滄間賣技，士人趨就之。蓋士人固亦晚村門人之同族而與俠娘曾同筆硯者也。俠娘本不願嫁人，故雖屬意士人而決然舍去。今罷耗都門人皆因一孤女屬耳。目擬借士人爲假夫婦，以自掩飾，則目的易達。奸人或不易窺破也。士人旣抵滄景，卽往謁女。女果以禮晉接之，且偕之訪虬髯公。公見女之偕，男子來也，大駭曰：俠娘亦有夫乎？女亟止之曰：此所謂空花耳。師奈何小我？虬髯曰：吾固知之，聊相戲耳。雖然，吾今更得一女弟子，與爾不相上下也。天然公例物必有偶，諒

哉。遂呼其徒出則亦及筭小女子也。雖貳媚動人而饒有英氣。髯曰。此名魚嬢。非常女子也。遂與女相見。畢密如故。舊既而謂俠嬢曰。以子卓卓而受困於堅子甯不可羞設彼不悟者。吾必爲姊手刃之。俠嬢悟欲辭之。而士人已覺。星夜遁入京。未幾而搜捕之令下矣。魚嬢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與其逗遛於此爲貪官污吏所捕曷若徑居都下。以伺機會乎。遂偕入都。復遇士人於逆旅。僞爲落拓無聊者。俠嬢哀之。士人更歷述別後蹭蹬狀。俠嬢使爲己書記。往來函札。一出其手。外雖爲夫婦。實則凜乎。不敢犯也。無何俠嬢偕魚嬢往探宮中。情景輒若有備。魚嬢疑之。曰。是直有偵探在吾儕肘腋間也。一日士人作一秘函。待發有友邀往宴飲。遂置案頭而去。魚嬢取而挑視之。盡知其內容。蓋以兩人事報告於某大員。轉行進呈也。魚嬢急告俠嬢曰。我言如何。此所謂養虎自貽患也。俠嬢曰。然則今晚殆可入宮矣。予待偷父於此。吾一身先往探之。魚嬢曰。可。是夜士人大醉歸。見魚嬢獨坐。而俠嬢不在側。以爲有隙可乘。蓋士人初畏俠嬢而不。知魚嬢亦係女傑也。士人乘醉無賴徑調魚嬢。魚嬢初猶動色。相戒意將待俠嬢歸而。

處置之士人竟爾相逼不容須臾緩魚嬾怒甚遂拉殺之乃踰牆出疾趨至宮廷則宮中方大索人聞傳旨召大學士入受顧命知大事已了大喜飛躍而出守衛士或有窺其影者鳴鎗擊之幸未中魚嬾不敢復返逆旅蓋恐館中事發邏者已在門也第不知俠嬾生死何如急趨虬鬚家則虬鬚新死歟未數日也慟哭成禮而去魚嬾家本在微小湖中漁舟隊裏旣歸思俠嬾不置忽忽十年因事游泰山登絕頂觀日出忽對面石上立一高髻女子神采欲飛有凌雲氣諦視之俠嬾也把臂道故喜極而悲旋相約西遊峨眉將踰苗嶺入藏衛禮真如不知何日始返云

金陵有甘鳳池者以練氣運力人莫能敵聞且長於行路日能達三百里絕無疲乏態嘗主某紳家一夕窗外月明如晝主人之興未闌鳳池曰盍玩月乎主人呼僕啓窗鳳池曰無須乃歛吸氣入鼻復張口呼之颶颶如秋風晶窗八葉一時並開矣主人駭嘆不置又嘗置全席器皿菜肴於桌上鳳池以兩指按桌邊而提之起離地三尺許高可踰肩旋置原位湯不外溢盃箸無一移動者又嘗力拔牛角牛負痛而鬪鳳池拳斃之

連斃二牛。雍邸時漫游江南，聞之願與結交。鳳池有特性，不喜見貴客。凡貴客來必絕之，即非貴客，生客無相知之友，紹介者亦必避之。顧家貧，別無他屋，則鍊氣入壁以衣櫳，自蔽，莫有能覓其所在者。雍邸突入其室，知其在家也。乃家人忽拒之云：「已他往。」雍邸不信，徧視室中，見衣櫳可疑，乃命從者移之，則宛然一人形貼壁上，但不言，不動。雍邸招之出，不允，閉目如尸，乃以手擊之，硜硜然，牆壁也。雍邸怒，用喇嘛咒促之，亦不動。乃取槍擊之，砰訇一聲，而牆倒矣。人影俱滅，鳳池亦卒不見出。且不知安往，家人以爲必且葬於火。哭聲大作。雍邸始悵然出，鳳池大笑曰：「累吾又走一家矣！」蓋已走入隣家壁中也。人問何以不見，雍邸曰：「吾固知其皇子不欲自投羅網也。」後諸力士之從龍者，皆以得罪死。人始服甘鳳池之先見云。

甘鳳池自言：嘗遇一勁敵，殆九漢中之先輩也。途過江西某所設廣場，銜其術，方藐視一切，以爲無足當我。一擊者，諸健兒亦色然驚五體投地。正自鳴得意時，忽一曲背之老者笑於人叢中曰：「花拳繡腰，乃欲在此廣場中耀武不畏人齒冷耶？」語罷且咳且笑。

鳳池顧之見其龍鐘以爲妄語挑釁無足與較但睨之曰老不畏死耶老者復笑曰恐汝將求死不得也鳳池怒持老者欲辱之將提其肩置塲中忽不可動雖竭力如蚍蜉撼大樹也愈怒提拳猛擊之老者鼓腹以當吃吃笑曰較之吾孫尙須讓一步也鳳池覺拳着處如中綿叢最大駭老者還問曰爾爲我敬一拳何如鳳池亦鼓腹受之老者曰不可僅承以股當可無性命憂鳳池不信老者遂捻其股鳳池顛矣昇歸病數日始愈乃訪老者則其子若孫皆技擊家也欲拜爲師老者不可僅語以後走江湖當避三種人而已鳳池問何謂老者曰和尚女子及老翁三者是也除三者外子可無敵矣故甘鳳池不敢與少林僧呂俠娘等爭名顧終不知老者姓名

白泰官爲吾鄉人其瑣事頗夥少年時好色恒踰牆入一貴家奸其姑嫂且能挾二女出歸私室中淫樂迨天明仍送還其家後爲夫族所悉延一力士禦之泰官不知也是夕月明可鑑毛髮泰官復自庭中下將入二女房忽有人自後猛擊其腦仆強躍起欲遁則兩足已爲所縛矣少選堂中明燈璀璨主人南向座問何處置主人曰若送官

則揚家醜不如斃之以其肉飼犬也。泰官大戚思轉瞬身將蠭粉不如竭生平之力爭之苟得脫命也不脫亦命也遂連全身之力使體旋轉其疾如風時手足被縛其狀宛如俗所稱之元寶乘勢滿地旋滾其力銳不可當一霎時及主人之坐處則已桌傾椅倒器皿悉翻覆燈燭亦盡滅矣爭久之縛之繩始斷兩手可開乃力士已至奮力與鬪且鬪且走未幾門破而身已出矣力士爲檻所絆仆不得出泰官始盡力狂奔得脫於難自是折節改行爲善遇強凌弱衆暴寡或鄉里一切不平之事輒拔刀相助故晚年多稱頌者偶至鄉僻觀農收宿佃戶家夜聞隣婦哭聲甚慘問居停主人伊何爲若此主人言此事以不間爲佳吾儕各人自掃門前雪猶恐有禍尙敢多管閒事耶泰官曰少心不能平曰客知此間有一怪僧乎泰官曰不知主人怒少年以目少年不爲動曰殺我可耳終不能關吾口天下有如是之欺人孤兒寡婦者耶泰官知話益有因躍起曰吾必能除此害請詳語我少年曰月前來一西番僧云自北京至此或張大其詞代

皇子出家。顧淫惡甚。飲酒食肉而外。兼漁獵人家婦女。受其荼毒者屢矣。且更有惡性。好食人胎。凡婦女有孕者。彼必墮其胎而供饗。殮此豈非天外惡魔耶。吾意大家當以公正爲心。必不致養此害人之惡禿。不知何處野驢冒名嚇人耳。語未已。哭聲益厲。主人搖手曰。勿語。勿語。恐彼已入室。設聞之池魚之殃。其何能免。時泰官足已及門。僅言吾去也。人已不見。蓋踰垣而過小屋中。燈火微明。一婦人裸置牀上。彷彿有人力摩其腹。勢甚猛烈。視之僧也。婦人痛極。狂呼慘不忍聽。泰官心急火起。飛足踢扉。扉破。僧見來。勢頗洶洶。遂舍婦人而覓其軍械。未及取。泰官突以手提其腿。仆更起。欲遁。泰官已警。眼睹其械。則鐵杖也。乘勢拾而猛擊之。僧負痛狂犇出戶。爲碌碡所躡。又仆於地。泰官捷起擒之。僧力甚勇。以兩手扼泰官之腎。痛極。釋手。僧得脫。泰官又追及。舉鐵杖猛擊其首。遂就擒焉。是時村人鳴鉦四集。僧大言曰。吾雍皇子殿下之師也。苟得罪。一村官刑不能忍。此禿驢之惡虐也。鄉老或請鳴官。泰官曰。不可。彼旣恃官勢。彼媚上者難。

保。不。爲。所。震。懾。不。如。吾。輩。自。了。之。村。人。乃。共。舉。耕。犁。柴。斧。之。類。各。研。一。下。旋。成。醯。焉。人。皆。快。之。返。視。彼。婦。則。奄。若。死。泰。官。令。佃。戶。爲。之。延。醫。診。治。一。村。誦。德。爲。置。長。生。祿。位。云。

(九)魚壳別傳

隨園筆記及某野史載魚壳事咸謂江南大盜爲于清端所擒戮而已實則魚壳與雍邸有特別之關係而于所戮者非眞魚壳也初康熙南巡得奇士力敵萬人常以自衛不肯道眞姓名但曰求皇上賜一名可耳聖祖以其來時所服魚皮衣狀甚怪偉因曰名汝魚壳何如曰甚善名我固當於是魚壳之名震於朝右旋以太子有怯疾聖祖特命魚壳保護之魚壳遂爲青宮黨魁諸喇嘛皆側目蓋太子喜近漢人讀儒書頗不以喇嘛爲然故喇嘛皆携貳傾向雍邸魚壳因益見親信顧魚壳性慙直不信詭術常以力折服喇嘛諸喇嘛銜恨則以術搆陷之魚壳恃有勇力不之懼然卒以此致敗蓋雍邸初聞魚壳之能欲羅致之因使人誘之出知魚壳嗜飲乃爲設醇醪精饌令數雅量

伴飲而自出拜與之語大悅魚壳亦以雍邸沈毅才過於胤礽遠也往來旣稔雍邸終未肯遽宣本意因使人諷示之魚壳殊不謂然且曰今上開國主凡有舉動當爲天下後世法豈可妄議搖動根本太子國之儲貳宗社之根本也設有變更根本卽受搖動在今日似非所當議鄙意吾儕當竭股肱之力輔雍邸成賢王仍可爲國家建立偉績奈何必以同室操戈宮廷喋血爲幸事耶必如是者竊不敢與聞使者具以告雍邸大戚恐其洩語則爲禍且烈於是欲殺之念起矣因使人誘之來曰雍邸敬謝無狀此皆細人所譚不足以辱高聽幸勿介介今雍邸甚願勇士往見藉聆正論以贖前愆魚壳見其擇詞甚恭遂毅然往至則諸喇嘛方誦經咒謂外人禁不得入魚壳夙惡喇嘛至是爲所梗阻益肆詬厲諸喇嘛羣起與之爲難魚壳怒拔劍擊諸喇嘛傷者數人拂袖而歸諸喇嘛訴諸雍邸加以讒搆謂魚壳大呼篡逆皆喇嘛所助今非盡殺之不足以快吾意且曰直殺胤禛即可了事蓋以激雍邸之怒也雍邸佯怒與絕猶恐諸喇嘛忌嫉仍使之勸駕更求相見魚壳絕之曰爾縱喇嘛以慢客吾不能復見爾矣雍邸始切

齒曰是人殆不可不除也夜乃遣力士刺之魚壳自衛甚嚴不得問又使喇嘛以術圖之亦無效聞魚壳將侍太子獵西山僞使人求觀獵而欲於途中圖魚壳魚壳已知之乃稱疾不從而自節爲僕役從間道行雍邸果遣人伺於道不知其爲魚壳也過之歸而語太子曰四阿哥異志成矣倘能敝屣尊榮者則可自請於皇上而去之如漢東海王故事否則亦當力圖自衛之計勿樹敵以自戕吾觀雍邸忍人也殿下不忍於彼而彼將忍於殿下其奈之何太子曰力圖自衛若何曰自處於正以觀其隙自藏其鋒以俟其動勿以柄授人勿以權誤己則必勝之算自操於無形之中若以力爭猶水濟水也且智能馭力殿下之智能自用則吾儕小人皆殿下之囊中物耳太子首肯者再深爲感動因歎曰魚壳誠異人也不惟大勇而且大智殆吾之子房歟自此遂欲延攬賢士注意人才且設禮賢館總其事作爲頗特異魚壳復進曰此所謂虛有其表也殿下宜存此心實事求是慎勿張皇爲人屬耳目且儲宮嫌疑之地設有人搆之於上保毋越位之嫌乎鄙意不如歎抑以蓄其怒慎密以保其身游刃於虛無迹可尋則上不見

疑下不見忌矣。太子雖納其言而好名過甚似不願歛抑魚亮曰然則殆矣遂欲求去。太子曰子毋躁吾能漸改頃之諸喇嘛之被擯者羣往助雍邸以構太子危疑日甚一日太子師傅某者昏誕人也勸太子用喇嘛以敵雍邸太子初不信忽宮中日夜大擾云刺客時時來尋釁人情洶懼幾於夜不安枕師傅進曰不用吾言禍猶未艾太子急召魚亮與計事魚亮曰德足勝妖殿下但修德以鎮之見怪不怪其怪自敗若果害殿下者吾自能禦之如其未也少安毋躁太子之師傅某以魚亮言爲迂緩乃使喇嘛等入宮偵察且設壇禳之魚亮視之曰噫吾可去矣苟遲之行將供人魚肉乃棄裝乘夜出都門僅留一束以別太子胤禛聞之使力士追之欲斃之於道魚亮過鄴爲小販雜乞兒中歌蓮花落卒脫去太子見留束猶掉首曰吾以魚亮爲英雄今視其言直皆老生常談耳向吾悔信其說致誤事機否則何至坐使敵大哉繇是不絕將尋斧柯今日除此滋蔓良不易皆魚亮養癰之過也師傅曰魚亮本大盜耳其言安足信本朝自有家法奈何爲盜所刲持哉太子仁慈聽彼自去然使彼得於京外播宮庭之惡非計也。

法當誅之以滅謗太子乃入奏請地方官吏捕魚壳聖祖亦怒魚壳之逃也徇太子請召魚壳使來而魚壳終不至初猶時見其蹤迹於光黃武漢間尋入皖之巢湖淮北之微山湖胤禛乃使人求之願釋前嫌以竟其用魚壳謂使者曰歸語爾主吾非干祿者流可以利動也爾主雖克成事然不義而篡奪天位非我思存若貪天之功爲爾主效鷹犬則此時早犇走輦下奚爲來此荒山窮谷中耶已矣吾行遊矣毋更辱駕魚壳不能爲人用者使者欲捕之爲魚壳所擊退明日視之不知所之矣使者歸雍邸歎息無策喪氣而已旣卽位乃使于清端訪之以清端有治盜名也時往來江湖者恆多冒魚壳名以嚇人清端遂命役捕之其人亦頗桀骜刦案累累聞清端得之人皆稱快亦不暇致詳云然自是亦遂無魚壳復出也

(十)和珅軼事四則

乾隆盛時以和相之招權納賄致人民感生計艱難之苦痛而教匪以起清運遂衰人咸知之其賄額至以億兆計可謂極矣顧其貪婪之性不獨施之於下抑且敢試之於

上高宗竟不之間養成此貪贊之性良有由也當其恃寵而驕視宮禁之物如取家珍見所愛者卽攜之而去高宗卽知之亦不根究然諸臣咸知之且嘉王衡之甚及誅諭旨中特提謂其私取大內寶物蓋指實事也初孫文靖士毅者自征越南還京入宮朝覲方待漏禁門下適和珅亦至文靖方手持一物把玩珅前問曰公辛苦遠來必有奇珍足廣眼界今手中所持者果何物耶文靖曰鼻烟壺耳索視之則明珠一顆巨如雀卵雕刻而成不假他飾者也珅且說且贊不絕於口文靖將取還珅率然曰以此相惠可乎文靖大窘曰昨已奏聞矣少選卽當呈進公雖欲之勢難兩全奈何珅微哂曰相戲耳何見小如是文靖謝之亦無他言閱數日復相遇於直廬和欣欣有喜色視文靖而笑文靖以爲和挾前嫌笑不可測也方竭意周旋和乃低語曰昨亦得珠一顆今以示公未知視公所進御者如何語次出珠壺示文靖文靖諦審之與所進者色澤花紋無毫髮異點其爲卽前日物毋疑文靖以爲必上所賜敬以奉還不敢間也後於左右近臣中詢之絕無賞賚之事某監乃言彼和相者出入禁庭遇所喜之物則逕攜之以

出不復關白。上白亦不過問也。蓋是時天下安富貢獻繁多。上不能一一視。及是以不復記憶。故往往數月後。則并此物之名而忘之矣。况和珅所爲。輒不詳究似較此區區轉爲見吝也者。故和得肆其盜竊也。又宮中列殿陳設。中有碧玉盤徑尺許。上所最愛。一日爲七阿哥失手碎之。大懼無可爲。計其弟成親王曰。盍謀諸。和相必有所以策之。於是同詣珅述其事。珅故爲難色。曰。此物豈人間所有。吾其奈之何。七阿哥益懼。哭失聲。成邸知珅意所在。因招珅至僻處耳語良久。珅乃許之。謂七阿哥曰。姑歸而謀之。成否。未可必。明日當於某處相見也。及期往。珅已先在出一盤。相示色澤佳潤。尙在所碎者。上而徑乃至尺五寸許。成邸兄弟咸謝。珅不置。乃知四方進御之物。上者悉入。珅第次者。乃入宮也。彼恐漏泄秘密。故難七阿哥之請。而成親王耳語中。有與彼特別交換條件。始獲慷慨解囊。珅處處弄權可見。

珅晚年好色。諷其黨廣徵蘇杭間色伎。或小家碧玉。以充下陳。其尤嬖者。則富貴其親戚。故舊。亦所不吝也。杭有老儒設館於鄉僻。每出游。或返家。必過一酒肆。輒入沽飲。一

日。又過之。則肆門半掩。內有哭聲。入覘之。則當壚女號咷不已。其傍則赫然老父之戶。蓋肆主死矣。家貧幾無以爲歟。故女哭之哀。老儒心惻然。出謂衆隣曰。此亦長者奈何。坐視其喪而不助。今吾願捐館穀金之半。以盡故人之誼。衆隣其亦量力出資可乎。於是衆見老儒好義。亦爲之感動。不崇朝而歟。貲葬費均足。且留有餘。爲女養贍之資。更囑鄉之長者爲女擇配。以嫁之。蓋肆主鰥獨。僅此。曙後星孤耳。旣葬老儒亦歸。明年就館。他邑遂不復過其處。亦不復憶前事矣。又數年。偶失館。家居歲暮。侘傺無聊室。人交謫。至憤懣不克容身。因避居友人家。忽家中遣急足。至云有貴官相召。國家大事不容緩。請主公速去。老儒不得已。隨之歸。則邑宰及一顯者俱在堂上。且執禮恭甚。老儒大駭。曰。諸大人得毋誤耶。僕向無出鄉之譽。且親友中亦鮮厚祿者。安得勞二公枉駕。邑宰曰。非也。大使銜和相國命。特致敬盡禮。迎老先生往京師。此必中堂特達之知也。卑職敬効鞭弭之勞。敢不拜於堂下。老儒謙不敢當。乃辭曰。僕與中堂素昧。生平豈敢昧。膺上薦。邑宰曰。中堂自有特識。願老先生束裝就道。幸勿固辭。今特致中堂厚意。敬。

獻聘金千贍家費五百程儀三百車馬已具請老先生卽日行老儒曰吾聞京師甚遠去當以何日到邑宰曰杭至北京約三千餘里此間已派員伴送又兵役若干保護至爲周密一切瑣事先生可不勞過問也老儒曰容吾緩一日行商定卽復何如邑宰不得已乃叮嚀相約而去老儒以問妻妻曰正患無以爲生老運至矣奈何不往老儒乃北行入都至則入相府勢燄嚇奕往來鮮衣俊僕如織導者引坐聽事中陳設雅麗目所未經聞僕者相傳語皆言某夫人卽出見而不及相公老儒益疑駭彼相公禮賢豈婦人爲政耶有頃僕入言某夫人至矣果聞環佩聲自遠而近香風拂處一麗人招展入室侍兒三五挾紅氍毹敷地倒身四拜口稱義父老儒瞠目不能語麗人知其駭異因婉語曰義父不憶某村酒家女耶捐金葬父感同刺骨兒所以得有今日者皆義父之賜也特屈義父來此稍酬舊日之恩此間雖不能如義父意尙可略盡心力願義父勿棄老儒曰姑姑長成如此老夫亦甚慰當日葬若父不過略盡棉力亦復何恩且老夫晚年頗好淡泊厭棄紛華姑姑意良厚其如老夫福薄何亦旣來此小住數日卽當

返里麗人殷勤挽駕曰必相處數年以盡報施之誼幸勿固執老儒仍遜讓未允麗人曰義父倦矣姑嘗酒食然後安眠何如旋出酒饌極豐腆麗人親執壺勸酌酒罷命侍兒二人敷寢具老儒麾却之改命童僕及明旦僕傳命相公請燕見老儒入和相方倚繡囊坐離席歎接禮數頗殷老儒長揖而已和相笑談甚洽稱老儒爲丈間訊南中風俗語多滑稽老儒僂蹇不甚致答旋和命慕僚伴談讌自起去於是流連約旬餘每朝及午麗人必來問安否及晚則和相邀入清談老儒戒麗人冰山不可恃宜自爲計麗人拜受之且言已有所蓄數千金托老儒於南中購地築室爲菟裘計老儒初不允麗人泣曰義父忍令兒供人魚肉耶老儒乃勉受麗人更於所託外厚贈之和相別有所賜極豐先後計三萬金老儒欲辭謝麗人曰否否彼等視如土芥耳不受則亦爲僕役所乾沒且義父取以施與貧窮者受惠殊多胡介介不爲耶老儒乃歸抵杭僞言和相以重金托彼創慈善事業乃集鄉之仁厚長者規畫進行爲設養老院育嬰堂復置義莊老儒竟不私一錢也其妻亦僅知爲公家錢不敢攫取惟怨老儒之胡不中飽而已

無何和相敗老儒以無名掛黨籍且受賜事無佐證鄉里感其厚恩無攻訐者卒免於禍未幾有妓來西子湖邊云訪親或勸之嫁不允問所訪者卽老儒姓名也輾轉得之老儒喜甚乃爲之畫育嬰堂後院居之布置一切及料量婢媼頗極完備以其享用豪奢成習慣也女盡却之曰吾將長齋繡佛以終何用此紛紛爲遂布衣蔬食一媼伴朝夕而已出囊中金猶千餘悉以捐助兩院且訪父母之墓道爲之封樹并立後以奉宗祀或勸之嫁掉首曰吾本無爲和相守節意但人生如朝露吾視世上榮枯傷心已極業已勘破何必復入魔障中耶卒不嫁老儒沒後助之喪葬事畢亦感疾坐化所立嗣子葬之孤山之麓名人頗題詠焉死時年未三十也

珅貪慄索賄不可紀極凡外省疆吏苟無苞苴供奉者罕能久於其位王亶望者卒以贓敗得重罪者也蓋珅之欺弄高宗實有操縱盈胸之術大抵擇賄賂之最重者驟與高位高宗固知之及其入金旣夥貪聲亦日著則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查抄逮治法令森嚴高宗已默許之而其他之貪官墨吏期限未至者聽其狼藉未至不過問

也。綜而計之，每逾三歲，必有一次雷厲風行之大贓案出現。此雖高宗之作用，實和珅之揣摩工巧適合上意也。王亶望撫浙時，以和相第一寵人，著稱其勢炙手可熱，而每年之炭敬、冰敬，以及一切孝敬等陋規，總數約在三十萬金以上。而此外之珍奇玩好，暗幕中餽遺之物，不與焉。嘗有一家人，某者銜和相命，至杭購衣飾脂粉之屬，爲羣姬助妝。王聞之，出郊迎迓，設館於湖壩窮極華美，雖星使賁臨，無其張皇也。家人聞蘇杭多佳麗，諷王撫欲一擴眼界。王乃命人徧召五百里內之樂籍中人，萃爲羣花大會，卽西湖上設宴，絲竹璈嘈燈光徹夜，並延搢紳人士爲之助興。清流自好者掉首而唾相戒，不出清波門。比其去，衆清流約禊，除雅集作詩文爲湖雪恥者三日，顧當時聲勢傾動閩里。王撫實恬不知羞也。家人瀕去，乃取所最愛之一妓，及王撫借某紳家所用之陳設席捲，而行王撫無如何爲之償銀萬餘。先後所費幾五萬金矣。未幾，贓獄起，查封其產，殆百萬金。或曰：王本富有，其中非盡貪囊也。然因媚和故，并喪其固有之資，亦可謂隨珠彈雀得不償失矣。

又有李國泰者亦和黨事略與王同而贓額益可驚蓋在千萬以上焉先是國泰本一巨腹賈子生長金銀氣中幾於一物不知偶過維揚跌宕於花酒叢中揮金如土忽有一客與之投契朝夕過從會漕督過揚車騎甚盛兩人縱觀之國泰嘖嘖稱道豔羨不已客曰此何足異十萬金即可購得耳國泰驚曰大官可購而得乎客曰可且區區能爲君營幹國泰曰信乎客曰奈何不信子弟偕我往京師見一貴人不出三月位至道憲矣國泰鼓掌曰此亦大便宜事願君勿相戲客誓以天日國泰遂至家取三十萬金輦而北與客偕行抵京果相將入府第拜謁相公盡客卽和家人之弟實私受委托在外招徠者而所見者確爲和珅也國泰猶恐受欺客乃約置金某店中得官後始約取國泰唯唯未幾果以道憲發江南國泰不諳官場儀飾幾至決裂旋以和相私人乃勉與以督糧遺缺未幾復以罣誤掛彈章卒藉孔方之力和事得以免議處分和相知江南事繁恐不相宜乃調往山左山左事簡國泰亦漸嫻吏事遂由糧道三載卽至巡撫是時和相府中內外俱受國泰賂遺作宦三年百萬之產垂垂盡矣乃思大行敲剥以

賠償此損失。因是貪聲狼籍。和頗有所聞。御史撫拾入參。章語侵及和相高宗。使和自檢舉。和乃遣使覘國泰。且言能以百萬金入京。徧賂朝右者。得免職無罪。再圖後效。蓋試其家業之有無也。無何國泰家內已苦破產。而宦囊所獲僅二十餘萬金。親友告貸。及一切搜括。止得百萬之半。使者覆命。和知其已不濟。乃請旨查辦。於是國泰遂以查抄押比入獄矣。自知不免。乃仰藥於獄中。

(十一) 香廠驚豔

香廠在前清時爲貴游消遣之地。每遇時節。百貨駢羅。車馬雜沓。不啻今日之中央公園等處也。相傳拳亂以前。此區尤擅名勝。貴胄眷屬輒徜徉流連其間。游人平視亦所不禁。嘉道時。龔定庵與太清西林春之。豔事卽發生於是處者。都門故老尙能言之。鑿先是。定庵以奇才名噪輦下。所至爭爲倒屣而滿旗。豪族稍知風雅者。無不欽慕。延致貝勒奕繪。號大素宗室榮恪郡王之子。好文學。延賓客有八旗才子之目。少年豪貴風致翩翩。曾管御書處。及武英殿修書處事。以故目錄之學。亦頗博洽。聞定庵名。延之。

上座而貝勒有側福晉才色雙絕本漢人顧姓原籍吳門以故婉妙清麗在貴族中實罕儔者貝勒嬖之甚福晉死遂不復立福晉顧氏寵專房名之曰太清西林春當與貝勒並轡出游見者嘖嘖驚爲神仙定庵亦聞之熟矣方貝勒之招致定庵也正管理宗人府乃立授以宗人府主事定庵以位卑頗怏怏且憾不得見西林春恆獨游香廠冀有所遇一日貝勒與西林春並游香廠定庵適先在因起迎之貝勒以定庵名士待之不拘禮數乃爲紹介見西林春且指定庵謂之曰此東南名士也西林春亦以禮答之遂相與縱談論詩詞上下古今清言娓娓久之乃散自是貝勒益親定庵待以入幕之賓每出入邸第如家人禮恆與西林春相見通欵曲詩詞相倡和推敲激賞幾忘形迹至於耳鬢廝磨所不暇顧卽貝勒見之亦不以爲忤也西林春好著白衣丰致韻絕如羅浮仙子定庵偶得佳句必往質貝勒或有他事西林春輒出迎迓縱談或至移晷定庵雜詩有一騎傳牋朱邸晚臨行遞與縞衣人之句蓋紀實也後貝勒與西林春游西山雪中並轡定庵先於某所待之見西林春作內家妝披紅斗篷於馬上撥琵琶手白

如玉不覺狂喜曰此王嬌重生也躍起幾墜馬從者爲之失色貝勒聞之殊不生怒且笑曰狂生故態亦可憐矣後有忌定庵者造作畫語漸播穢聲言官欲列以上聞貝勒懼乃始令西林春檢束途疏定庵益侘傺旋歸至揚州悅妓靈簫欲娶之靈簫故有眷者力不如定庵恐爲所奪乃給靈簫以恫喝語令絕定庵靈簫實狡惡女子定庵不知也時往申夙約靈簫厭之竟飲以酙一夕物化靈簫與所歡遁去後貝勒知之囑大吏窮治其事靈簫卒置法貝勒有明善堂主人集西林春有天游閣集又貝勒所作詞名西山樵唱太清詞名東海漁歌亦一代文苑佳話也

(十二)禮部堂議和

英法聯軍攻入白河焚燒回明圍咸豐雷出猝熱河斯時清之宗社蓋岌岌矣當時不識外情者咸謂卽不如遼金之割據燕雲亦必如宋明之割地輸幣斯時恭親王爲京都留守召六部九卿大會議惟某侍御稍知外情抗言夷多以權利之得失爲勝負戰而勝則負者弱者賠償其軍費即可議和佔領之土地不妨讓還蓋其權利旣獲卽戰

事終結不必割據其土地臣妾其人民也今與議和但注意金額而已其他可毋懼也大僚中或有以城下之盟爲大辱鼓吹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之義必欲與洋人背城借一雖亡國猶榮者侍御面斥之謂爲彼一時此一時書生誤國乃欲以君父爲孤注耶且京都破卽國亡此非大一統之義今英法夷遠涉重洋其勢必不能守其不覬覦我國土也甚明今東南多故國力疲敝萬不可再擣數端兵連禍結宜速以賠償軍費歸束然後徐圖自強之策凡鼓吹復戰執已見而不惜以國命爲孤注者可斬也時恭親王爲軍機領袖兼和議大臣乃獨主侍御議飛報熱河行在得旨以便行事於是和約始開談判先擬在先農壇嗣某大臣以爲夷人無信當示之以禮遂在禮部堂是日英人頗肯就緒而巴夏禮崛強不遜兩造幾致決裂王大臣等欲退巴夏禮等復侮辱之乃從某侍郎言命衛兵突襲擊巴夏禮執而縛之送刑部獄於是英法軍大譁復肆縱掠要求釋巴會津沽有法艇入口守者開礮攻擊又復惡戰我兵大敗英法兵繼至恭親王無奈乃奏請釋巴夏禮許之巴旣出仍崛強不受命某侍郎大言曰是可斬

也。設。夷。人。詰。責。臣。請。以。十。萬。橫。磨。與。之。搏。死。戰。必。可。得。志。羣。臣。稍。明。時。事。者。多。心。知。其。非。或。一。笑。置。之。

(十三)林夫人書

沈文肅公葆楨之夫人林氏爲文忠公則徐之女英明有才幹當世咸稱之當文肅守廣信時賊圍廣信急文肅往河口籌餉夫人困守危城乃作書乞援於饒公延選此書傳誦一時茲錄其全稿云將軍漳江戰績噴噴人口里曲婦孺莫不知有饒公矣此將軍以援師得名於天下者也此間太守聞吉安失守之信豫備城守偕廉侍郎往河口籌餉招募恐爲時已迫招募無及縱倉卒得募恐反驅市人而使戰尤所難也頃來探報知貴溪又於昨日不守人心惶惶吏民商賈遷徙一空署中童僕紛紛告去死守之義不足以責此輩只得聽之氏則倚劍與并爲命而已太守明早歸郡夫婦二人荷國厚恩不得藉手以報徒死負咎將軍聞之能無心惻乎將軍以浙軍駐玉山固浙防也廣信爲玉山屏障賊得廣信乘勝以抵玉山孫吳不能爲謀實育不能爲守衢嚴一帶恐

不可。問全廣信。卽以保玉山。不待智者。而後辨之。浙大吏。不能以越境。咎將軍也。先宮保文忠公。奉詔出師。中道。賚志。至今。以爲深痛。今得死此。爲厲殺賊。在天之靈。實式憑之。鄉間士民。不喻其心。以輿來迎。赴封禁山。避賊。指劍與井。示之。皆泣而去。明晨。太守得餉。歸後。當再專牘。奉迓。得拔隊。確音。當執爨。以犒前部。敢對使百拜。爲七邑生靈。請命。昔睢陽。嬰城許遠。亦以不朽。太守忠肝鐵石。與將軍不吝。與同傳者也。否則。賀蘭之師。千秋同恨。惟將軍擇利而行之。刺血陳書。願聞明命。

(十四) 圓明園修復議

圓明園。自雍正以迄於咸豐十年。英法聯軍一炬之前。皆爲每歲春秋駐蹕之所。蓋園中頤養適宜。且禮節稍疏闊。故歷葉帝王。以爲便也。惟承宣內閣諸臣。奔走較勞。在專制時代。奉一姓之尊分所宜爾。不敢言其不便。若爲國事。言則勞精疲神。於趨媚之地。其妨害。孰有過於此者。園去城遠。在四十里外。閣員奉事者。夜半即起。乘騎達園。雞猶未鳴耳。閣臣省其事。具奏奉諭。畢。閣員馳回城。日尙未午。每日如是。亦可謂不憚煩矣。

而在天子則以園居爲逸樂較宮中夐異至咸豐朝而尤甚蓋文宗聲色之好本突過前朝感宮中不便乃益園居故事恒至三四月始蒞園八月往木蘭秋狩卽行回宮文宗則甫過新年卽詔園居秋狩後尙須返園至十月始還宮或竟不往秋狩其好園居若此後乃知其用意固別有在也初文宗厭宮禁之嚴守祖制不得縱情聲色乃托言因疾頤養多延園居時日偏徵秀女之能漢語及知漢人俗尚妝飾者得那拉后於桐陰深處蓋后固能唱吳歛及習俗吳下衣飾者也后父曾官廣東又居蕪湖以故知南中習尚文宗寵之旋生皇子旣而文宗意后終係滿人不稱其意某大臣陰察之乃以重金購蘇浙妙麗女子數十人來京欲致諸宮禁大違祖制（清入關之初順治之母固世祖春秋未壯恐他日惑於女色因於宮門外鑿一鐵牌文曰敢以小脚女子入此門者斬）時文宗適園居大臣乃密奏其謀託言天下多事圓明園地在郊外禁裏間夜徹宜加嚴密內侍旣不敷用且親近左右恐不能周至今雇民間婦女入內以備打更巡邏寢室四周更番爲役文宗旨允之此數十女子始得入內每夕以三人輪直寢

宮外人執柳鈴。一入夜則於宮側擊之。文宗因召入隨意幸焉。其後選尤佳麗稱旨者。加以位號。卽世所稱四春者是也。四春旣專寵那拉后方居一家。春妬恨無所不至。顧卒以文宗不喜后。且無權不能有所作爲。但日夜伺上間隙。欲借以傾四春而已。文宗春秋方富。遽遭疾不起。良有由也。

那拉后久居園中。且無寵。因日習書畫。以自娛。故后能草書。又能畫蘭竹。皆此失寵時之成績也。后所居有綠天深處。景最幽秀。后甚愛之。嘗言。他日吾必久居於此。以娛暮年。左右侍從莫不知后之意也。顧切齒於四春。因蓄寵無如何。乃取其失寵者魚肉之。以洩憤。有吳中女子。不得幸。退居某內侍房。那拉后游園偶見之。斥爲內侍匿小脚婦女。立命縛之。且命與內侍對縛。二人俱極口呼冤。言此皇上之命所許入者。今因退值暫憩此房。二人並無感情。且不知女子姓名也。那拉后不允。強指爲外間婦女。闌入有違禁令時。左右俱那拉后心腹。更無人傳達於帝處。那拉乃使其黨裸女子而撻之。醜辱萬狀。女子求死不得。旣乃縛之於柱。以示大衆。復恐文宗駕至。究問旋命飲以冷水。

遂絕私掩埋之以滅迹焉或有言於四春者急使人救之已無及矣四春憾后甚常短於文宗文宗旋亦聞撻麌吳女事因絕不過那拉處以其有皇子故未廢黜也然常思爲防範以限制其權力倉卒有英法之變蒙塵北去時方與四春行樂驟聞變體已羸憊不能興某大臣强扶之入輿一切未及籌備那拉后知上幸熱河追蹤而往四春爲其黨所扼不及行也文宗精爽恍惚加以驚恐竟不能相顧四春遂爲亂兵所蹂躪矣旣至熱河文宗已疾甚那拉氏繼至仍主內政孝貞后但憂傷愁歎而已外則端華肅順等相謀無一大臣能持正者文宗時省人事則問四春左右以在道對微領之旣而與肅順言西宮狡惡實不可恃子當力輔東宮勉襄嗣皇帝庶幾危可復安也左右或有竊聞者以告那拉后后得豫爲之備及上大漸手書密詔付孝貞后曰西宮援母以子貴之義不得不並尊爲后然其人絕非可倚信者卽有大事汝當專決彼果安分無過自當始終曲全恩禮若其失行彰著汝卽可召集廷臣將朕此旨宣示立卽賜死以杜後患孝貞泣受之然爲人巽懦實不能踐行也而那拉后已微聞之故當文宗大行

時事事不肯稍讓。且穆宗甫卽位，卽慤惠孝貞后垂簾聽政。一日召見廷臣，微示以意。諸大臣相顧，脣貽不敢發一言。惟軍機大臣侍郎杜翰侃侃正色，歷引祖制，母后不得干預政事，以折之。那拉氏語塞姑令退朝，肅順出，豎拇指語同列曰：「杜老三真是好漢。」不愧文正之子。蓋肅順意受之文宗，極不以垂簾爲然也。於時廷論亦未嘗以垂簾爲是。惜肅順輩不學無術，器小易盈，宮中方側目而視。而彼曹益驕蹇縱恣，遂益授反對者以口實。實則肅順輩謀國極忠，且杜絕苞苴，門無私函，漢員之獲重用，曾胡諸人之得握兵柄，皆肅順主之。肅死而曾胡等憂懼異常，金陵平復後亟謝兵柄，終身以謙退模稜爲事。若真有憂讒畏譏之作用者，實因肅順之奧援已去，而那拉后之不慊於漢人，其端早見也。方肅順柄政，京朝官皆以宮燈呼之，蓋以其名之象形爲戲云。

那拉后既以圓明園得幸，致貴顯，且愛園景，甚至及垂簾後，往視焦土，感傷無限。因卽有修復之意，顧以洪楊之亂未平，有所顧忌，又懼爲孝貞所詰責，隱忍未發。後歷捻兵之擾，河淮間騷然，不寧。未敢語及行樂，及張洛行、賴汝光先後授命，天下復頌承平。那

拉后因苦於宮禁束縛日爲行樂地計劃惟不如恢復園明園爲便燕閒之際必從容風穆宗穆宗亦不願居宮中時出微行苟得園居自較散適因借孝養之名以便耽樂之私於是圓明園修復之議大起矣然是時交涉日棘外患紛來國庫無儲其情勢實不可掩飾恭親王方當國毅然欲力爭之一日叩宮門請見穆宗知爲園事也問曰若來亦爲諫阻園事乎朕志久決何必拂太后意且朕居彼與爾等討論國是亦甚善宮禁拘束殊閼然人也恭王叩首言曰當今內患雖平外難日亟庫藏無存蓄圓明園純憲兩廟所修當時財力遠過今日且純廟諭旨後世子孫勿得踵事奉節今建園簡陋無以備翠華之臨幸若復舊規則國庫不足以某之愚不若稍緩穆宗默然良久臥榻上玉更言禮制不可失歷數所以訓儉者時穆宗好著黑衣謂曰爾熟禮訓於朕事尙有說乎王曰帝此衣即非禮服也因諫穆宗勿微行引白龍余且事釋之穆宗曰朕此衣與載澂同色爾乃不誠澂而諫朕何也爾姑退朕有後命旋召大學士文祥入且坐正殿曰朕有旨勿展視下與軍機公閱速行之文祥知其怒拆視則殺王詔也文祥

碰頭者再三請收回成命穆宗終不憚文祥退乃叩太后宮泣訴之太后曰爾勿言將詔與予殺王之事乃寢而圓明園修復議亦因之暫擋時穆宗好冶游耽嬉戲與成人異趣凡蹴踘蹠張諸戲無不習之清制宮中內監有職業服役外如弄舟演劇昇輿等悉內監爲之穆宗喜舞劇尤喜攢交攢交須身體靈活年稍長輒不能載淳親教小內監爲之初習時用板凳小內監橫臥其上上以手按其腹俾圓轉如連環體若稍僵則用手強按之死者比比其精者則攢交能至數十度錚然有聲而弗息一時風尚自梨園供奉訖各行省無不喜演劇攢交實自穆宗宮中始也與貝勒載澂（即恭親王子）尤善二人皆好著黑衣倡寮酒館暨攤肆之有女子者徧游之後忽病發實染梅毒故死時頭髮盡落也甲戌十二月初五夜穆宗崩召恭邸入內時外間尙無知者玉入侍衛及內監隨掩關越十數重更入則見陳尸寢宮那拉后手秉燭謂恭邸曰大事至此奈何旋與恭邸議定下手詔迎載湉入宮載湉尙幼在輿中猶酣睡也翌晨始告帝崩相傳穆宗小歟時侍者檢其懷紙中尙有餘銀盈握蓋微行時所零用未盡者那拉后

以穆宗疾事遂久不注意圓明園事矣及載湉立復風內大臣議其費羣臣率以國庫空虛爲諫那拉后憤然曰吾獨不能積貲自爲之歟民家老寡婦猶能攢積遺產修復舊業獨我爲國母而不能使神宗行樂地留貽子孫耶自是遂蓄意積鑪而賄賂之門大啓矣二十年間計其總數約得二百兆兩然皆固積不事外放蓋將儲以修圓明園也及海軍議起籌款得千萬那拉后心動計海軍何必如許鉅欵今且移作修園之用而吾之藏鑪仍可不用甯不兩得因萬壽諷羣臣爲頤養計修園之意已決某內臣獻計曰圓明園地廣費重且偏東南不如關西山之麓環昆明湖作園引玉泉之水枕萬壽之山以此頤養當得延年那拉后大喜因撥海軍費三百萬又諸疆臣視壽金若干作修園費閑麗精巧突過舊園蓋名爲不修復圓明園實則較修復之費更鉅矣而太后仍聚斂不已後托滇中婦人繆素筠爲左右手發放各票莊銀行生息繆素筠者供奉如意館中垂三十年工繪事常與太后談畫理極寵幸親信者也後復有郵部尙書盛氏爲之鷹犬存入外國銀行聞亦不下百兆兩及庚子之變乃爲洋行倒帳止追得

十成之三四云。又庚子之變。日本軍拔轍先登。首據頤和園。以保護爲名。蓋踵庚申英法聯軍故事。入據圓明園。園中寶藏悉爲兩國所獲。約分三等。高等歸獻國。主次則各軍官軍士分得。最次乃左近無賴貧民刦得之。庚子之頤和園亦然。當日本軍之撤回也。除寶藏勿計。外實裝馬蹄銀三輪船有半。各邦責難僅斥一小軍官而銀遂盡入東京之庫藏矣。又聞當時宮中金庫在戊子歲已有八巨積。後三十年不知又當何若。此在國庫以外者也。然他人入室輦之而去。爲誰辛苦地下之那拉后亦應自憐自笑矣。

(十五) 豹房故智 五則

乾隆帝游冶娼寮而有三姑娘之事。膾炙人口。至文宗朝則漁色尤甚。故老恒能道其軼事。圓明園四春之部署固不與焉。相傳園之西隅有某僧寮者。乃實秘密歡喜地之所在也。文宗厭滿婦之無姿態。輒與某內監耳語。絮絮間都門婦女情狀。且尤注意於流寓之蘇杭間人。內監因導之微行。自稱爲江西木客。或言四川陳貢生。好出宣武門窺人家眷屬。以東南寓公大都在彼一帶。也有浙人張某宦京數世。蹭蹬不甚得志。生

女子子數人類殊麗蓋妻本勾欄中人也駘宕風流習爲遺傳性故羣雛俱有母風每夕陽將下游騎自南入城必道經其門墜鞭公子睹此瑤光奪魄情景無不目挑心招而游蜂浪蝶或穿插其間以故豔名噪閨巷長曰荷次曰蘭三曰桂四曰馨蘭尤妖冶纖趺筭削妄男子爭涎之文宗固好鞋杯者偶與心腹內監崔某私語崔某昵之曰上不聞有宣南小腳蘭乎又不聞觀音四面乎文宗訝然曰朕苦不自由不克與走馬章臺者逐鹿命也雖然朕必破此藩籬一嘗箇中風味爾盍先爲我道其詳崔曰張家次女曰蘭不獨饒於色且擅潘妃之步實尤物也而姊妹花凡四布櫂而致之大足爲風流天子之溫柔鄉矣上掣崔行曰去去爾爲鄉導可也崔曰當謀之彼非賣淫家幸勿造次於是崔乃挽某金店先通殷勤託言某阿哥之意張母聞之知爲貴族極願攀附時張下世未逾年有子僅十齡正藉此暗藏春色以勾引青蚨第自顧宦裔不願揭假面具高張豔幟而已某夕崔以布圍車載上出後門竟趨城南蓋青鳥使業已傳書不患天台無路旣至堂上燃紅獨如臂點竈貼地好花在瓶陳設之雅麗整潔較宮中別

有風致皆崔監所教也。金店本常與宮中廣儲司通，往來崔藉上旨計備。此一夕之費約二萬金。張氏所獲者僅四分之一耳。文宗氣體兀傲，顧盼非凡。張氏雖不知其爲帝王而已，料其必非等閒流輩。於是四女出而捧茶環，肥燕瘦各臻其妙。上不覺目眩神迷，歡笑時作，漸失其珍重之度矣。已而瓊筵坐花玉檻，奏肉天上人間罕有此樂。是夕上遂不復回宮，劇飲酩酊。玉山頓頽，四女扶之緩衣，忽露肘後璽印，衆咸駭異。初猶不辨，爲何物。崔聞之亟馳入，奪之。四女始大疑，必欲研訊其故。崔不肯言，女母嬾之，謂苟不言，吾家實不敢留此客。因東南軍興，京師禁令森嚴，不知來歷之客往往貽禍，故也。崔始洩其隱，叮嚀秘勿宣。母不覺吐舌願守崔戒。旋語四女，四女亦驚喜，各半媚狎備至。上三日不返，緹騎偵知之，環牆外擊柝以護駕。諸近臣有馳至欲進諫者，崔乃力勸上歸。且曰：「上第返圓明園，奴婢於三日內必移植此姊妹花於園中，久留此恐有變。」則事反難成矣。上領之欲行，既而顧謂崔曰：「慎勿置園中西宮。」甚前日已有好人爲所斃矣。崔曰：「無害。奴婢自有安插處，不勞聖上過慮也。」逾數日，上方玩四春，旣倦，獨宿綠

天深處。崔忽掩入。小語曰。姊妹花已移植禁近矣。上狂喜易衣出園之左角門。門者睹之咸吐舌相觀。不敢語。無何崔導上過某僧寮。上不耐曰。奈何至此。此非某王舍宅建刹之地耶。崔曰。然正以古刹故。無人注意。且西后亦萬不能。值及也。上亦以爲然。曲折由禪房入豁然開朗。有雕梁畫棟曲廊洞房如宮禁狀。上曰。此間固有妙境耶。朕胡不知。崔曰。此本某王行樂地也。以無子而捨宅。陛下已知之。其內容則非陛下之所知也。正語間。忽鸚鵡呼曰。貴客來矣。貴客來矣。珠簾微動。衣香細傳。嬝娜而出者。則姊妹花四枝也。徐娘前導。尙有餘態。駢跕白玉階前。輕呼萬歲。上一一挽之起曰。母子過勞朕所不忍。幸此後永傍紅牆。天河不隔朕之豔福。當亦爾母子之所願也。母及姊妹花皆頓首謝。旋相攜入室。上見中有寶座雕鏤絕工。顧問崔所自來。則曰。此熱河行宮中物。奴才遣使往運。三日即至上。不憶前年與某郎同臥起事耶。即此寶榻上豔史也。上大笑曰。爾可謂小犬記千年事矣。上以微行多習井市語。往往脫口而出。與人平易無城府。對婦女尤簡率放誕。從無疾聲厲色。今於四姊妹花。常得君王帶笑看。更可爲爾日。

詠矣。自是杯傾蠟綠燭翦蠟紅。子夜歌殘家山曲。破此樂何極。不醉無歸蓋。一月得四五十五日人間天上光景不同。近侍直廬迄不知。五雲深處別參歡喜禪也。無何軍事倥偬。邸報山積皆待萬幾。理判苦不得翠華所在。或以語西后。西后恚曰。吾乃獲此惡名。人必謂君王固好樂無荒也。疾命駕往搜四春宮。則相率拒以不知。后不信。令人徧索之。果不獲。大受四春挪揄益恚。乃廣召內監之。有力者來前。猝然問曰。誰導皇上微行者。衆皆不敢應。后曰。不言而待察。苟發覺。梟首不足以蔽辜也。若早自首。當從未減於是。崔與其徒黨進曰。奴才曾奉使一次。今既無此行爲矣。斥曰。爾長厚者。亦復爲之耶。蓋崔固太后宮中給事。於后有舊恩者。故不敢責。數第冷語嘲之而已。后乃謂崔曰。爾旣曾導帝微行。今必悉其蹤跡。苟不速迎以來。後將惟爾是問。崔曰。容奴才求之。但此次失蹤。確非奴才所敢知也。語未罷。帝已宣召崔往。且并召后。旣至。則曰。朕出獵耳。后又皇皇奚爲者。崔使人語姊妹花曰。不去禍且及束裝。緩緩歸。一生吃着不盡矣。女母報崔。以玉如意曰。願崔公一生如意。後姊妹花俱嫁貴人。爲妾。猶能道上軼事。

又都中競傳蓋南城事。蓋南城者一有夫之婦。夫故蠟屐俗稱皮匠是也。夫婦共設肆。室湫隘居鬧市中。日勤操作而膚色晳膩。冬寒手不瘳瘃類江南閨人過者莫不顧盼驚歎也。性貞介。購物者或挑與語於答價外。不贊一詞。更進則色愈冰凜然如甲冑在身矣。以故容雖冶無敢犯者。因慕客如附羶。謂宣南罕見此尤物。號之曰蓋南城。又以其不可親也。則曰冰花時咸豐帝好微行宮監之黠者知帝意有在輒導爲漁色。或斬之曰冰花。皚皚帝力於我何有哉。帝微聞其事。以問從者。從者歷數其無瑕可疵狀。且言苟犯彼徒遭戮辱。更粉飾其詞。以激帝。帝作色曰彼美如西施王嬌乎。抑徒負其名耶。遂易服使從者前行達其所。則階除穢陋不可廁足。所謂冰花者乃拈針線坐肆隅。目不旁瞬。諦視之曲眉雪色果非凡品。雖布裳蓬葆不能掩其嫭也。帝未立神癡目注。視不轉瞬。時其夫不在室。有隣友某者年已蒼艾。夙懾直見帝狀。以爲輕薄少年妄肆。色膽也。意大不平厲聲呵之曰誰家惡奴。敢作此態。老夫眼底不能容也。侍者見其無狀。亦復惡聲相向。老者不服。幾至用武。侍者大言非捕解五城御史勘治不可。老者益。

譁。辨。驚。動。隣。右。聞。聲。齧。集。帝。頗。有。力。拾。履。投。人。中。者。披。靡。侍。者。恐。肇。禍。適。巡。城。官。策。馬。
而。過。侍。者。呼。而。告。之。故。巡。官。震。懾。跪。道。左。衆。訝。覺。其。異。始。鳥。獸。散。侍。者。擁。帝。出。險。婦。夫。
于。于。歸。侍。者。遂。命。巡。官。捕。執。之。婦。夫。呼。無。罪。巡。官。語。之。曰。否。否。此。行。有。好。消。息。非。難。爲。
汝。也。無。何。有。肩。輿。懸。綵。至。謂。將。迎。婦。方。以。聞。夫。得。禍。痛。不。欲。生。斥。迎。者。無。狀。迎。
者。笑。慰。之。曰。爾。夫。已。由。某。官。署。薦。升。總。管。矣。總。管。者。差。役。之。領。袖。也。婦。尙。不。信。抵。死。不。
肯。登。輿。會。隣。嫗。出。入。府。第。者。見。迎。者。係。某。邸。親。隨。大。驚。曰。爺。輩。奈。何。至。此。迎。者。附。耳。語。
之。且。似。懇。求。老。嫗。作。調。人。老。嫗。乃。謂。婦。曰。此。輩。天。上。人。必。能。爲。姑。姑。造。福。往。將。享。用。不。
盡。幸。勿。執。拘。自。誤。也。婦。素。婉。順。且。以。己。無。尊。長。常。呼。隣。嫗。以。姆。今。嫗。語。若。此。勢。不。可。違。
乃。掩。袖。小。語。曰。兒。未。嘗。輕。出。此。去。吉。凶。未。卜。幸。姆。爲。我。視。家。具。兒。歸。必。不。逾。時。也。嫗。曰。
好。爲。之。勿。過。執。苟。富。貴。毋。相。忘。也。婦。不。喻。其。言。中。有。物。唯。諾。而。已。旣。登。輿。曲。折。行。十。餘。
里。始。至。出。輿。覘。之。漚。釘。獸。鑲。閟。壯。逾。神。廟。婦。生。長。蓬。門。目。所。未。睹。駭。絕。不。敢。進。門。僕。憧。
憧。睞。目。蟠。腹。益。令。人。惶。恐。忽。錦。衣。人。二。含。笑。視。婦。且。語。迎。者。曰。來。乎。可。導。入。待。選。室。少。

憩會卽有旨傳宣。且可囑某媼伴之。幸勿奚落致掃興也。迎者及他僕俱唯唯。此時婦茫不解果爲何地。迎已何爲急欲詢已。夫所在導者終微笑不語。婦稍稍疑慮。舉頭見男子垂手侍立。羞暈於頰頃之二媼入室。欵已就坐室中。陳設絕麗。檀几錦屏珠簾繡柱。輒不能呼其名。躊躇忖度。無以自解。又不敢動。間悄然枯坐。二媼絮絮道短長。百無一答。也旋進果餌。二媼勸食至殷勤。婦不肯食。無何內有呼聲。甚厲。二媼噭然應。卽半跪前請曰。至尊召見貴人。可登輦矣。婦不解所謂。且生平未受此殊禮。瞠目踧踖。盤辟移時。侍者促登輦。不得已從之。輦昇以四人上。無帷蓋。婦覺滉漾如登雲霧。且左右多屬目。聞噴噴稱羨聲。更羞不敢仰邇。迤厯院數重。祇覺如琳宮梵宇。金碧迷離。花木間之。參以亭榭。宛然仙境。再進則覆廟重檐簾幕深邃。侍者鶴鷀成行。狀至嚴肅。婦旣下輿。逡巡不敢進。二媼促之始低首。含嚙稱促而行。甫入闥。遙見中設寶榻。榻上坐一王。話挺然不肯屈膝。朗言曰。妾自有夫。無故至此。何爲幸賜明白。否則寧死。不敢從命。

也。上坐者笑曰：「小妮子倔強至是，可暫引入藏春塢中。朕自有處置。」侍者及二姬遂引之下。婦猶嘵嘵不已。二姬笑曰：「貴人胡不解事？乃爾頃實當今佛爺也，奈何抵抗無狀？」婦始知爲帝，卽頃來肆中者，故其貌似曾相識。因思已夙以貞潔自守，今爲帝王之威所刼，遂失其操行邪？抑別有術自全耶？旣乃奮然曰：「吾必盡力抵禦，勿遺夫媿汗矣！」旣入藏春塢中，帷帳凡案雅麗，絕倫。婦方兀傲自喜，置不復顧。比晚，婦號泣欲歸。二姬夾持之不能自由。婦知不免，行且覓死。衆皆慰勸良久，一偉丈夫岸然入，卽榻上人也。乃謂婦曰：「朕無他意，愛卿皓質，欲常常展視秀色，庶幾忘食耳。」婦見帝意溫藹，不遽見逼，心志稍定，乃泣然答曰：「兒實羅敷，奈何無端見召？分判尊卑，禮分内外，萬不敢妄希榮寵。」帝曠然曰：「爾夫已得官，別置室矣。卿可安心居此，苟不見信，明日當召爾夫至，一證之。」婦終不懼，帝命酒共飲。婦不舉杯，帝笑曰：「是真強項令矣！」是夕，帝竟他幸，以婦屬二姬。又數日，召婦夫入見，蓋已供鑾儀衛某職。婦相與歎歎，遂不復歸。及庚申之變，婦雜備嬪中，遁出竟輒轉覓，得其夫卒置產偕老焉。

文宗眷漢女其目的所在則裙下雙鈎是也。窅娘新月潘妃蓮步古今風流天子如輶哉。初帝聞宇內纏足之俗以揚州爲最上選乃私遣奄豎心腹來邦上物色佳麗因得最著豔名之小家碧玉曰凌波相傳卽四春之一也。凌波之纖趺如削筍至需人扶掖以行腰支嫋嫋本可作掌上舞益以蓮鈎每小步花間偶一搖曳輒如乘風飛去帝絕寵之西后妬之甚凌波有潔癖衣服器具偶着塵垢污染卽便棄去或玷及其體則懊恨如中惡疾至廢寢食帝知其癖而愛其嬌媚輒優容之。西后偵知其可制乃令人於所游經過處布穢物蠭其足凌波瞿然如中蛇蠍每遇一次必數日病或因遭穢震顫驟致傾仆則悵恨欲覓死西后聞之乃大快帝廉得其情必盛怒至戮內侍數人以謝凌波然凌波益懼泣求帝赦宥後帝處分內監不復令凌波知也。凌波有絕藝能不操琵琶胡琴之屬以口代之絲竹與肉并爲一談其音清脆可辨不爽累黍隔幕聽之絕不敢斷其爲手不操縵也。每當花間奏樂帝輒呼贊不已飲無算爵沈醉始興於是寵愛獨擅有如專房西后益大感念已雖習吳歛以較凌波猶小巫之見大巫也愈思。

有以中傷之凌波於夏暑時好晨起散髮掉小舟入池中取荷盤上珠露吸飲之以爲清絕可沁心脾洗俗腸進求仙人長生術亦易易耳諸內監俱知其有是癖以訴於西后西后夷然曰是可圖也乃密令人置毒荷盤上凌波飲之毒發立斃帝悲悼不止窮究置毒者殺內監數十人然皆冤死主凶卒逍遙事外以得西后之袒庇莫敢奈何也

有老孝廉某者春明報罷侘傺無聊方居逆旅中納悶忽一人衣黃衫策怒馬率奴僕數人入門勢洶洶問館主有無某先生其人某先生者孝廉姓也館主款接以禮報於孝廉孝廉詢其狀恐官事逮捕疑駭不敢出館主往返數四始悉黃衫客慕名而來絕無惡意孝廉乃敢出黃衫客致主人自言爲門客主人有女公子欲延師教授文書束脩當不菲幸先生毋辭孝廉詰主人何官府第安在黃衫客掉首曰先生去當自知毋煩多述也因出金十笏並聘書一紙孝廉展視其書則主人署名僅作養心齋絕無爵里姓氏不覺疑駭欲問黃衫客若已知之卽曰請先生勿疑第往保無他虞孝廉尙欲猶豫館主知其窮窘乃於旁慇懃之孝廉遂勿遽從黃衫客出門則黑衛帷車已在

門矣。既登掩帷不可外視。歷途曲折。坎許始達。絕不辨所經何地也。下車視之。四圍殊荒僻。園門洞啓。花樹中隱現金碧樓臺。知爲貴家。亦遂不疑。顧黃衫客已不見。而閨者若預知孝廉之往。絕不問姓名。但導之使入。歷院數重。一男子似執事者迎問曰。某先生乎。孝廉漫應之。男子卽指一精舍相告。白主人事忙。不克躬迓。已爲先生置下榻所矣。孝廉心惡其媿。而亦旣來此。且獲噉飯。地乃作苟安之計。須臾就食。飲饌頗豐。惟止此。男子犇走。應命絕無來歟。洽者孝廉念主人必倨貴。乃簡傲賓師。至此因絮絮詢男子。以狀男子支吾應之云。主人現出巡某省府中。止女流故不能出款客。明日女公子行。釋菜禮。幸先生善教之。孝廉以與僕輩通殷勤。心殊怏怏。無何至明日。女公子出拜。則二八麗姝也。操語乃吳音。孝廉益大疑。惟女絕慧。過目成誦。且穎悟解人意。孝廉亦樂之。顧時欲出游。及候友人。男子輒言此間去城市遠。輕易不辨途徑。不如不出。儻有所需。但下命靡不立辦也。孝廉故好靜。初不爲意。久之偶思訪友。憫憫出門。則皆荒塍蕪徑。迷不獲通。興盡而歸。男子候於門。謂之曰。主人有命。先生苟欲出。非送以驃車。不。

可此間多盜賊不測幸勿孟浪微行也孝廉唯唯一日女適出應課顏際酡然孝廉詢何事女慚不答支吾間忽呼腹痛色頓變始言主母賜酒不知何故覺中燒也頃之痛益烈男子大驚旋呼一嫗入祝嫗貌綈綈視狀作駭絕態搖手昨舌囁衆勿聲姑令昇女置他所孝廉計女當係中毒顧家庭骨肉何以有是輾轉推度如墮五里霧中無何報女慘斃矣孝廉大駭黃衫客倉皇入曰此間事大變先生不宜久留盍速行孝廉知有異趨出門則前之黑衛帷車已候於途黃衫客仍策蹇送之抵逆旅則已歷三月餘矣客齎二百金置孝廉橐中曰主人致謝先生雖不幸不敢忘先生德也孝廉因問女公子致死之由客附耳曰實告君主人卽今上女乃蘇撫某所進者本擬延先生教之成才不幸爲西后所聞遂罹此禍可憐哉小妮子也然先生幸毋泄孝廉領之黃衫客從容去後數年孝廉始爲人談其秘語及女之婉媚明慧猶不禁爲之汎瀾也友人語余前歲某華胄示予（友自謂）一畫冊中繪仙山樓閣壯麗工巧仕女衣褶生動一男子類王者宮扇雲移鬚眉半露諦審之蓋秘戲圖也華胄附耳謂之曰此實文

宗行樂圖。其地卽某邸園亭藏嬌之所有如豹房又言其先人尙能歷歷指游輦所至若者憩坐若者宴息若者游散若者寢幸并能一一舉其名額中有廣場乃上蹴踘之所也曾有一趣史足供談助者文宗性與人殊時而下急時而平緩侍姬莫能測其底蘊一日小恙午臥方鼾入黑甜侍人皆伏榻之左右爲裸逐之戲上忽由睡夢中躍起舉肘連挾四姬出門下階直趨廣場中置姬於場角命毋動自援彈弓欲射之四姬殼觫哀求狀至可憫旁一姬屈足跪請曰陛下亦欲取樂耳曷若令妾代射觀彼輩能避丸與否以爲笑乎上喜其善解人意果以弓授之姬乃從容去彈易以花瓣撥弦一聲紛如紅雨諸姬猶詈此姬之殘忍乃自戕同類也上命諸姬設錦茵於廣場同謝此姬救命之恩乃自與之嬉戲盡歡始止因封此姬爲散花妃子位在諸姬上寵罰曹偶無何忽忤上意竟誘使置鞚轡架上驟令脫手拋擲百步外骨折膚損不三日斃矣自是諸姬膽裂多有賄內監潛逃者上已忘之卽亦不問

文宗正后鍾錫祿氏。卽世所稱東太后是也。性賢淑長厚。工文翰。嫋禮法。容色冠後宮。先爲貴妃。穆揚阿之女早喪。后遂正位。顧文宗好聲色。後宮多以獻媚進。又嗜漢女。至私購。四春置圓明園中。西后那拉氏。不謂然。時訴於后。欲激其怒。令助己。后獨從容。閑雅勸那拉氏勿悻。悻那拉氏內媿而意甚恨之。孝貞以爲那拉氏亦感化不忍逆。億之也。遇事仍與商。權旋見文宗荒嬉廢政。婉諫之。不聽。自知達心而懦。多言恐致禍。遂隱。忍不言。及熱河之變。那拉氏以子貴竟出。其非常手筆。誅肅順。端華。排異己黨。而成垂簾之局。皆那拉氏爲主謀。孝貞實無意於此。故穆宗御世。東后並尊位。雖在上。而無實權。幾如畫諾。太守孝貞時稱慈安。太后那拉氏稱慈禧。太后慈安事事退讓。慈禧因漸縱恣。慈安服御簡樸。一若寒素。而慈禧則奢靡成性。且喜服戲裝。嗜聽戲。成癖。因而太監安得海等乘機攫財。恣爲奸利。遂懲。憲慈禧建造戲園。土木雕繪窮極。工巧又廣徵。南北諸名伶。排日演試。至今生榮死哀之大名。譚叫天。卽誕生於是時者也。安旣以奢侈中慈禧意。權力漸次增長。顧尙礙於慈安之守正。不敢公然。縱慾言官。亦彈劾屢起。

慈禧雖惡之而爲名譽計不得不敷衍嘉納以掩飾慈安耳目慈安所信任者爲恭親王。弈訢一日恭王聞安得海等有濫竊貢物爲慈禧裁量戲服之舉動以爲大背祖法密奏於慈安爲先發制人之計乃下諭曰據御史賈鐸奏風聞內務府有太監演戲將庫存進貢段匹裁作戲衣每演一日賞費幾至千金請飭速行禁止用以杜漸防微等語。上年七月因皇帝將次釋服文宗顯皇帝梓宮尙未永遠奉安曾特降諭旨將一切應行慶典酌議停止所有昇平署歲時照例供奉俟山陵奉安後候旨遵行並將咸豐十年所傳之民籍人等永遠裁革原以皇帝冲齡踐阼必宜絕戲渝之漸戒奢侈之萌乃本日據賈鐸奏稱風聞太監演戲費至千金並有用庫存段匹裁作戲衣之事覽奏實堪駭異方今各省軍務未平百姓瘡痍滿目庫帑支紺國用不充先帝山陵未安梓宮在殯興言及此隱痛實殷又何至有該御史摺內所稱情事况庫存銀段有數可稽非奏准不能擅動茲事可斷其必無惟深宮耳目恐難周知外間傳聞必非無自難保無不肖太監人等假名在外招搖亦不可不防其漸著總管內務府大臣等嚴密稽察。

如果實有其事，卽著從嚴究辦，毋得稍有瞻徇，致干咎戾。皇帝典學之餘務，當親近正人，講求治道。儻或左右近習，恣爲娛耳悅目之事，冒貢非幾，所繫實非淺鮮，並著該大臣等隨時查察責成。總管太監認眞嚴禁，所屬嗣後各處太監如有似此肆意妄行，在外倚勢招搖等事，並著步軍統領衙門一體拏辦。總管太監不能舉發定將該總管太監革退從重治罪。若總管內務府大臣不加查察，別經發覺必將該大臣等嚴加懲處。其各懷違母忽此旨並著敬事房內務府各錄一通，敬謹存記。慈安之下此諭頗有回護。慈禧之處一則體面攸關，一則權勢旁落，旣存顧忌之意，便不得不吞吐其詞也。而不知慈禧之銜慈安於此益甚。

宮中相傳慈禧之怨，慈安實不始於垂簾時代。當文宗初幸，慈禧之日頗有惑溺之象，長恨歌中所謂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者彷彿似之。清宮故事，凡皇上宿某處，御某妃嬪備有冊籍報知皇后。皇后有權稽攷其不合格者，予以杖斥而內監之承伺某處者亦有權。屆時於寢門外誦祖訓，皇帝必披衣起跪而聽受至命駕出朝乃。

止。一日文宗正宿慈禧所數日不坐朝慈安稔其狀乃頂祖訓至宮門正跪命內監請帝起敬聽祖訓文宗驚跣而出亟止之曰勿復爾爾予卽視朝輦旣駕勿遽間不及顧慈禧處分矣及登殿忽憶后有權杖斥事乃頓足曰苟如是蘭兒危矣蘭兒者慈禧小名也草草見諸臣已卽命駕還宮亟問皇后所在或對以坤寧宮知事且變蓋坤寧宮者皇后行大賞罰之所也文宗疾馳往則慈安方正中坐慈禧長跽於下慈安正歷數其過命杖將笞辱之文宗大呼曰請皇后免責蘭兒已有娠矣后聞之瞿然下坐曰帝胡不早言吾之杖伊遵祖制也受杖墮娠失祖訓矣皇上春秋雖盛儲宮未備吾安可保守一訓而失列祖列宗萬世之遺意哉因涕泣久之遂勿杖自是慈禧嚴憚慈安不復敢導上以縱慾然銜恨實自此始

同治八年又有慈安與恭王協議懲辦安得海一事初安得海倚其勢焰凌轢王公大臣無所不至朝臣皆側目而恭王尤甚會恭王請見慈禧慈禧方與安得海談話辭不見恭王怒退語所親非殺安不足以對祖宗振朝綱也未幾慈禧竟私命安往山東將

下江南織辦龍衣錦段沿途騷擾逼勒有司不能禁時山東巡撫丁寶楨頗骨鯁以安冒太后名侵官擾民發憤欲誅之知恭王與慈安能持正乃密報恭王請訓方丁摺文到京時慈禧正觀劇取樂恭王乃立請見慈安擬定諭旨慈安畫諾已馳諭下山東許丁寶楨速卽就地正法不必解京審訊臨發時慈安私語恭王曰此舉必得罪西太后將來或甘心謀我亦未可知雖然爲國事計不得不爾語次頗露懊喪之色知平日之無可奈何於慈禧已久也諭往丁文誠卽殺安諭略謂據丁寶楨奏太監在外招搖煽惑一摺德州知州趙新稟稱七月間有安姓太監乘坐太平船二隻聲勢炫赫自稱奉旨差遣織辦龍衣船上冇日形三足烏旗一面船旁有龍鳳旗幟帶有男女多人並有女樂品竹調絲兩岸觀者如堵又稱本月二十一日係該太監生辰中設龍衣男女羅拜該州正在訪拏間船已揚帆南下該撫已飭東昌濟寧各府州飭屬跟蹤追捕等語覽奏深堪駭異該太監擅自遠出並有種種不法情事若不從嚴懲辦何以肅官禁而徹效尤著馬新貽張之萬丁日昌丁寶楨迅速派幹委員於所屬地方將六品藍翎安

姓太監嚴密查拏令隨從人等指證確實。毋庸審訊。卽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飾。如該太監聞風折回直境。卽著曾國藩一體嚴拏正法。儻有疏縱。惟該督撫是問。其隨從人等有跡近匪類者。並著嚴拏分別懲辦。毋庸再行請旨。將此由六百里各密諭知之。此諭旣出慈禧方酣嬉於戲劇。未之知也。故丁文誠得行其志。慈禧不及援阻。安誅後十日。慈安復命恭王擬第二諭曰。本月初三日。丁寶楨奏據德州知州趙新稟稱。有安姓太監乘坐大船。捏稱欽差。織辦龍衣。船旁插有龍鳳旗幟。攜帶男女多人。沿途招搖。煽惑居民驚駭等情。當經諭令直隸山東江蘇各督撫派員查拏。卽行正法。茲據丁寶楨奏已於泰安縣地方將該犯安得海拏獲。遵旨正法。其隨從人等本日已諭令丁寶楨分別嚴行懲辦。我朝家法相承。整飭宦寺。有犯必懲。綱紀至嚴。每遇有在外招搖生事者。無不立治其罪。乃該太監安得海竟敢如此瞻大妄爲。種種不法。實屬罪有應得。經此次嚴懲後。各太監自當益知儆懼。仍著總管內務府大臣嚴飭總管太監等嗣後務將所管太監嚴加約束。俾各勤慎當差。如有不安本分。出外滋事者。除將本犯照例

治罪外。定將該管太監一併懲辦。並通諭直省各督撫嚴飭所屬。遇有太監冒稱奉差等事。無論已未犯法。立即鎖拏奏明懲治。毋稍寬縱。西后旣睹此諭。雖亦無可如何。而慈安之不敢斥言。慈禧之過婉曲規避。煞費苦心。然可知其仁而不武。大權旁落之漸。可爲寒心也。慈禧果老羞成怒。竟提出質問。以向慈安。以爲不與己商。未免輕視。大有悻悻之態。慈安非特不能侃侃與辨。且驚懼不勝。至謝以事係恭王所主持。而後已懦哉。慈安然而小人之心遇讓。則奪彼退。則此進。昔日之待慈安。謙而有禮者。今則攘臂攬權。絕不愧怍。以爲彼旣自開先例。我更無容多讓。自是厥後。慈安拱手就範。不敢與爭。且生命亦寄於彼人之手。恭王更惴惴不復敢爲慈安畫一策矣。未幾而有同治帝崩。慈禧專擅立奕譞之子載湉爲光緒帝。事。

同治帝以冶游致疾。遂夭其年。時皇后雖有孕。尙無他皇嗣。兩宮皇太后議立新帝。於養心殿。王公大臣宗室等咸在。慈安本屬意恭王之子。欲於會議發表。已意然訥於口。期期未可也。慈禧卽僥幸言曰。皇后雖已有孕。不知何日誕生。皇位不能久懸。宜卽議立。

嗣君恭王抗聲曰皇后誕生期當不久應暫秘不發喪。如生皇子自當嗣立如生女議立新帝未晚也。衆似贊同此議。慈禧曰不可。今南方未靖中朝無主何以安鎮人心。國本動搖良非細故。軍機大臣皆稱是慈安至此始不得不言。乃曰據我之意恭王之子可以承襲大統。恭王聞之叩首言不敢。慈安簡單之詞氣遂爲所沮。在恭王謙退不敢而慈安又久懾於慈禧一語才發其氣。頓餒慈禧目無全牛知此事可以力取方顧間宗室載淇慈安乘勢又言曰依承襲之正序應立溥倫爲大行皇帝之嗣子。溥倫者載淇之子也。載洪亦叩首言不敢。慈禧正色曰姑舍是爾爲奕譞後乃繼冢嗣者於前史有此例乎。恭王沈吟曰明之英宗爲然。慈禧本熟於史事乃曰此例不祥。英宗之立乃孫妃欺主之行爲。且英宗在位時國家不寧曾爲蒙古軍隊所執其後回國國中已立其弟經歷八年乃更奪之。語次轉謂慈安曰據我之意當立奕譞之子載湉宜速斷不可延誤。慈安默然意似不可而難於啓齒。恭王獨勃然作色曰立長一節獨可岸然不顾耶。慈禧曰苟不決可以投名之法定之慈安亦領之絕無異言。於是各拈鬮入一小。

廬中及揭曉，則醇王等投溥倫有二人，投恭王之子，其餘皆如慈禧意。蓋慈禧逆知其黨必占優勝，事前早有預備，臨時故示人以公允耳。慈安猶以爲天意也。

慈禧既立光緒帝，權力浸熾，馴至公然與諸伶談讌，恬不爲怪。惟尙不敢使慈安知。旋嬰疾，不視朝，歷久未痊。慈安念其有決擇才輒往就商，且藉存問以聯絡情誼。一日尙早，慈安駕忽至侍御皆出，不意未及報知，慈安亦搖手禁勿聲。蓋體卹病者恐其驚擾，也將履寢室簾幙沈沈，似聞氣息如乳腥，亦不之辨。旣入，慈禧橫臥榻上，一男子似伶人服裝者爲之撫膺搥腰，意甚狎亵。慈安本不易怒，至是目睹怪現狀，不覺氣憤填膺，勃不可遏，立斥內監曳伶人出厲聲數慈禧之罪，且曰：「吾受先皇帝遺詔，本應翦除顧念爾才，堪臂助，且情如姊妹，何忍下此辣手？今爾乃不恤人言，至此耶？」不速改，吾終不能以私情廢公義。語未畢，慈禧涕泗交頤，長跽乞命。慈安亦涕泣良久。慈禧矢言改悔，苟萌故態，願膏斧鉞。慈安以爲懇摯，反勸慰之，立命賜伶人死伶人者金姓，後於慈禧沒後，其家人始敢洩其詳也。相傳慈禧久病，實係生育血崩，醫治均罔效。後得吉林省。

所貢人寢數枝鉅如嬰孩者煎湯服之始奏霍然而金伶之案實發於其將痊時也。自是慈安以爲慈禧必感予之不殺改過自新且可熱心助予治理而慈禧則以爲彼乃發我之覆若此我不先聲奪人制其死命後此尙有我自由地步耶於是極惡至慘之劇出矣先是慈安喜小食常以點心盒自隨覺飢則任意取食其間饌餅餽餌寒具之屬罔不備慈禧窺之稔乃乘間言有膳夫能製小食頗極精緻願獻薄物求太后鑒賞慈安以爲愛己喜而受之旣食適值召見軍機之期遂出坐朝是時光緒辛亥春三月十日也進見者爲樞府王大臣恭親王奕訢大學士左宗棠尙書王文韶協辦大學士李鴻藻等俱言確見慈安御容和怡無嬰疾色但兩頰微赤狀如半醺亦不以爲異也。軍機諸臣退已午後四鐘內廷忽傳孝貞太后崩命樞府諸人速進議諸大臣驚駭欲絕故事凡帝后疾傳御醫先詔軍機悉其事醫方藥劑悉由軍機檢視今矣如其來旣未傳醫更無方劑自當疑怪諸臣入至慈安宮見慈禧坐矮椅目視慈安小斂且從容自語曰東太后向無疾日來未見動靜何忽暴變至此語時微作泣聲諸臣皆頓首感

解絕無一人敢詰問病狀者。恭王亦畏慈禧之威。至是皆噤若寒蟬。草草成喪禮而已。凡后妃斂必傳戚屬入內瞻視。後始小斂。此例行之已久。獨慈禧后不令人召鉦鉏祿氏椒房之族入宮。羣臣亦無敢一言者。蓋憚於慈禧之威。或甘爲死黨者甚夥也。噫。東宮太后之尊。而一旦爲人致斂。如割羊犬。無片紙隻字爲訟冤者。於以覩慈禧之勢力。亦可卜清祚之將傾。

(十七) 閻文介方正

同治間鄂中噴噴道閻文介軼事。謂近世強項者流無出其右。嗣有友人某述其詳。則執法不阿使官文恭爲之屈膝者也。先是胡文忠旣薨。官文恭爲總督。新繁嚴渭。春中丞樹森繼文忠爲巡撫。嚴公原籍渭南。盩厔李午山宗熹知武昌府。皆文介鄉人也。夙知文介嚴峻。咸敬畏之。而官關葺素著。且多嗜好。惟尙知畏憚。正人不敢自恣耳。故事。兩司必兼督撫總營務處銜。故能節制諸將領。某弁者。文恭之孌童也。文恭寵之甚。令帶衛隊。且保其秩至副將。某居之不疑。赫然大將威風矣。平時無所不爲。視兩司蔑如。

也。一日帥親兵數人闖城外居民家奸其處女女哭詈不從某以刀環築殺之而逸其父母入城呼冤府縣皆莫敢誰何文介聞之震怒立上謁督署索某弁懲治某弁知文介夙有鐵面名必無邀赦之希望也先入督署求救於文恭文恭置之有頃文介晝謁文恭辭以疾文介稱有要事必欲面陳如中堂不可以風卽臥室就見亦無妨閨者出固拒之文介曰然則中堂病必有痊時俟其痊必當傳見吾久居此以待可耳命從者自輿中以襍被出曰吾卽以司道官廳爲藩司行署矣凡臥起於官廳者三日夜文恭囑司道勸之歸署必不可文恭始大窘以嚴李俱文介同鄉急命材官延之至浼爲調人而自於屏後竊聽之二公譬諭百端文介終不屈誓不得某弁伸國法不止文恭無所爲計乃自出相見出卽長跽文介岸然仰視不爲動嚴公乃正色曰丹初亦太甚矣中堂不惜屈體至此公獨不能稍開一面網乎文介不得已始趨扶文恭起與要約立斥某弁職令健兒解歸原籍立啓行無許片刻逗遛文恭悉允諾乃呼某弁出令頓首文介前謝再生恩文介忽變色叱健兒執某弁詣階下褫其衣重杖四十杖畢立發遣。

以行歷三小時而事畢始詣文恭前長揖謝罪自是文恭益嚴憚文介然倚重愈甚久之密疏保奏巡撫山東雖爲調虎離山計亦以見文恭之尙能崇拜善人也

(十八)四春瑣譚五則

文宗漁色於圓明園一隅暗藏春色謂之四春世競傳之中惟牡丹春爲最豔媚春本蘇人小家碧玉也山塘月滿獨占風流豔名噪里巷紈袴子無不垂涎旋有廣陵鹽商某者因事來吳門見春豔之介蜂媒蝶使得暗探驪珠揮霍不下數千金矣滿擬金屋藏嬌載之返綠楊城郭女母聞鹽商豪富所索金意未慊否則須與偕行僑錢樹子爲養老計鹽商惡其願太奢置不理而某部郎適銜使命蒞蘇已受某內監密囑物色吳門佳麗偶見春於虎邱詫曰此奇貨也輾轉探得鹽商與女母交涉狀乃使媒媼謂之曰京中有貴人納妾鉅貲所不惜苟允諾保汝老嫗吃着不盡也女母意動女似不願嗣爲媒媼甘言慇懃竟獲首肯乃載與俱北旣抵京入一府第僕從喧赫錦衣玉食無所事事且不睹所謂主人者祇見姊妹行四五人衣服容貌與己相類心大異之疑爲

勾欄顧不令應客。益不可解。居月餘。忽諸僕傳令倉皇云送諸美人入園矣。車馬喧闐。相將俱去。惱憊不知所往。及屆則池館清幽。水木明瑟。一巨麗之園亭也。無何主翁命入拜科頭箕踞狀至倨傲。僕輩衣冠亦異常人。稱主人爲佛爺。諸女始覺有異。及歸房櫺殊無婢媼。往來奔走者悉係奇服之僕輩。私詢之。始知主翁實當今之第一人也。諸女或以爲大惑。蓋習聞入宮者不能復出。非特父母親屬不獲臨存。卽偶欲自由問候。舊人及外出游散。俱在禁止之列。因竊竊議。欲私遁然園以外之天地。目所未經修路。漫漫去將安之。不得不望而生怯。中有廣陵女子韶年稚齒。頗跳盪自喜。鬱鬱居此。不慣束縛。乃欲嘗試其捲逃之小技。因賄內侍輩求導引。乘夜欲遁去。內侍僞應之。飛報侍衛追緝之。不三小時。如虎捕羊。招胥而至。西后立命絞死。文宗聞之。欲馳救業。已無及。自是諸女膽裂。無敢作越步想者。牡丹春最慧黠。乃謂諸女曰。吾輩服裝有特別辨認。故一出門。不復可掩飾。今與諸姊妹約悉改服。旗裝佛爺雖不喜。然偶一爲之。亦可。

博其歡心。此後時時試服之。則左右不疑。一旦有變。吾輩服此出園。與他宮人廝混。則追者難於別認矣。諸女聞之。疑信參半。牡丹春則毅然行其計。文宗見之。果不甚悅。蓋文宗本以厭滿喜漢。故羅致吳下羣娃爲娛。目計牡丹春獨觸其忌。遂致失寵。西后聞之。以爲牡丹春有心向化。頗懈其伺察。且知失寵益心喜。無何英法聯軍變起。牡丹春因賄通內侍。先獲確耗。乃改服裝。雜西后宮女中出。竟得脫歸。吳下嫁一士人爲妻。

海棠春乃大同一女伶。名玉喜。常演劇於津門。工青衣。尤擅閨貼。且能琵琶羌笛。捧場者咸屬王孫貴胄。其父師寶。若連城。雖萬金不與易也。每一登場。莫不嘖嘖慕色。藝月金之昂占津門。第一有士人某者。頗風流自賞。驟睹之。不覺色授魂與。因日坐前席。以覩聲容。風雨寒暑。無間年餘。家已落夷然。不顧也。士人固美姿容。善修飾。玉喜常見其獨坐。諦聽心竊異之。旣而無日不然。會天暑。入座者稍稀。士人巍然無倦容。玉喜翩然下殿。勤獻茶。問姓名。士人大驚。蓋此係伶人。待熟魏之禮也。玉喜告以已之居址。邀客過從。士人驟膺寵遇。感激不知所云。四坐皆屬耳目。疑士人爲豪客。因玉喜於平時不。

甚。肯應客也。語既畢。玉喜肅然出土人。惄惄如有所失。念已日措觀劇資。已將告竭。爲親友揶揄。今入彼室。雖不揮霍。亦應花費阿堵物。將何所出。然念美人厚意。不可負拏孤注。一擲以償金諾。遂解所服紗袍。入質庫。得金數餅。入囊中。而易以葛衣。旣往玉喜。歡迎備至。諸侍婢咸愕然。蓋訝士人旣係生張。兼之服御甚朴也。玉喜笑語同人曰。此南中名士。某大老猶敬禮之。吾儕敢不喜其蒞止耶。遂命酒宴之。殷勤酬勸。笑語甚密。士人踧躇不安。玉喜慰解之曰。自妾見君占前席幾年餘矣。雖未通辭音。容實已甚稔。吾兩人所謂神交也。君固多情。妾亦非不能解事者。宜及閒暇。盡此一夕之歡。君客中岑寂。卽時時過我一談。未嘗不於君有裨。君以爲何如。士人曰。崇拜仙儀。有如飢渴。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此徒誇夫藝耳。若卿則更擅仙姿。絕非凡豔。鮓生何福。得親芳澤。前此抱願彌奢。豈敢搪突。今蒙不棄辱承。招致此實。天假之緣。意外之遇也。鮓生有神魂顛倒而已。自慚形穢。何以克當。願卿自重。玉喜正色曰。是何言歟。相君丰采。豈長貧賤者。况奇才養晦識者。自知孰謂我輩中。遂無眼法耶。彼齷齪紈袴。雖炫

多金吾視之猶傀儡君勿過謙妾一歌場賤物耳君他日貴視妾何足齒數但願一念風塵中尙有此傷心人耳語次若有泪痕士人亦悽然起謝宴罷士人探囊欲犒侍者玉喜遽起止之曰勿爾妾已代辦久矣且攬祛附耳曰妾頃見君服紗袍得毋易金耶爲妾故致勞心計視妾何如人後勿復爾士人唯唯獻茶果已又復縱談士人欲辭去玉喜殊戀戀旣而妨於侍婢乃囑明日有事後日晚間必來勿勞久盼也士人諾之將出玉喜以一物私置懷中珍重而別歸展視之黃金重十笏也自是士人每往玉喜必有所贈士人不肯受玉喜曰子獨無挹注法乎士人悟乃卽以其金爲犒資夜度者屢矣侍婢以爲豪積金日多玉喜促士人爲脫籍計士人恐大婦不容欲爲別營金屋思獲一部差方可措辦忽某內侍攜巨金至津囑其母與師云某貴人府特選重聘所勿惜母遽許之遂入圓明園曰海棠春玉喜終思士人不置年餘鬱鬱致疾玉損香銷未及遭焚園之慘也

某大僚有婢饒於姿肌膚瑩澤如羊脂玉頰暈朝霞天然姽婳某大僚涎之久欲置籧

室大婦防之甚嚴不得遂有內務府散秩大臣宗室子者大僚戚串也偶謙內寢見婢捧觴詫曰此尤物也况凌波微步者耶可謂婢中翹楚矣因附耳與菜大僚私語某大僚曰果如是吾何惜犧牲一婢宗室子笑曰吾明日當偕內侍來大僚允諾乃入語其妻以爲獻媚計蓋大僚固有季常癖者也而不知其意實在梯榮無何遷延數日內侍不來宗室子往熱河差遣矣某僚私念官雖未獲苟留豔婢計亦良得因語妻以事機相左殆亦前緣微露列諸小星意妻怒曰子不長進乃近禁鬢行見子爲乞兒矣乃憤然出自往謁宗室子之福晉福晉固出入宮闈常通內線者乃曰吾固聞之吾夫太汗漫乃不注意吾當自往探消息大僚妻再四懇託而返指斥大僚爲欺君罔上大肆詬厲大僚謝罪不敢辨明日福晉至矣偕內侍數人諦審婢之髮膚形態無不至旣而色然喜曰此當係萬選之青錢也問價幾何大僚妻曰此臣下所應獻者敢受值耶乃飾以鮮衣綴以珍玩約加附數千金始載與俱行瀕登輿大僚妻強拉大僚共拜之曰諸事奉懇一生榮辱憑汝口也婢亦首肯旣入園果蒙寵幸曰杏花春未幾大僚外任封

疆獲資甚鉅焉。

文宗嗜飲。每醉必盛怒。每怒必有一二內侍或宮女遭殃。其甚則雖所寵愛者亦遭戮辱。幸免於死。及醒而悔。必寵愛有加。多所賞賜。以償其苦痛。然未幾而醉則故態復萌矣。其已被殺或筆撻幾死者。醒後亦知憐惜。輒預戒人遇醉勿侍。左右然苟宣召。又不敢不往也。惟杏花春始終未嘗爲所摧折。偶有詞責一二語。卽解蓋。杏花春媚態天然。不假修飾。凡見者皆覺心花怒放。雖憤恨正盛。無不一見卽消。而文宗之嬖杏花春。更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故醉後雖鬱怒。欲發杏花春綽約而前。上必狎抱之。曰此朕如意珠也。其或偶加以暗鳴叱咤。杏花春却行懦顫狀至可憐。雖不啓齒。上必反語曰箇妃子膽怯哉。生小殆未經風雨也。以故凡遇上醉。諸姬必膜拜頂禮。咸求杏花春爲代表。蘄免譴責。衆皆稱杏花春爲歡喜佛。或云劉海喜。杏花春亦不以爲忤也。性柔婉篤順。上下無不憐愛。雖西后極妬。亦云我見猶憐。無可奈何。顧有一癖。則愛財如命。平居設一撲滿。凡賜金錢。必藏弄之。旣入。卽不令復出。雖誘引逼迫。俱可置之不理。上知其。

如此珍賞。常過於他人。而杏花春輒自言貧。甚人或知其機密。反唇相稽。則曰。是區區者。何足言。財聊備游戲耳。他日苟有進。不使睹金玉滿堂。不止其貪。如此每遇人淑慎。無所爭。及計較。錙銖必恃。悻然見於詞色。人以故銜之。致相竊議。曰。聞彼爲婢子。誠哉。其婢子也。惜秉慧美之質。而習俗所移。雖至貪極鄙。而不惜殆。所見者小。而又加以不學歟。每遇上醉衆。挽爲代表。彼必需索賄金。不滿慾壑。則且遲遲不肯應召。至事急。仍必如其所索。以償之。而後已見者。旣慣必據。擋一切。遠償之。知與斤斤無幸也。西后知其有守。錢虧癖而窺其囊。頗富。乃嗾他姬誘與。六博。杏花春不知其詐。夕從事興高采烈。初多博進。迨其終局。則負籌累累。居然垂千金矣。意大窘。聲言力不能支。吾不認。博負正擾。攬間帝駕。適來間。所以曰。杏花春之負金。朕應爲之償。毋喧聒也。衆見上已任此。遂不敢有言。杏花春意張甚。此後凡有博負。輒故不償。以待上命。博進則囊之。去衆。故候上醉時。向索欲以激上。反斥諸姬之不應。力索不責。杏花春也。杏花春所積不下十餘萬金。嘗託心腹內侍。挽其主母代爲存貯。取息又恐乾沒。乃聲言。

必立券契。主母以爲不信。已頗憤懣。不願爲之經理。杏花春知不合理。乃出千金爲壽。主母益怒。曰。吾非貪得無厭者。奈何以此相嘗試耶。後杏花春卒爲其子說項。得一郎官。始已及焚園之變。杏花春以金多爲西后侍者所垂涎。竟戕之而奪其所有。車駕出宣武門。偶過某橋下。遙矚浣衣女子甚麗。以詰內監。內監乃遣人四出。值之。知爲某嬪婦女。曰。是易圖也。乃齎金往說之。嬪婦拒之。曰。妾不願金。且吾女羅敷也。貴人亦知禮。安能逼良爲賤。內監怒。曰。爾一婦人。乃斗膽若此。獨敢抗天子之命耶。嬪色然。日。妾知誰爲天子。妾知守禮與信而已。旣自有夫。誰可奪者。速去。母潤我內監嗤之。以鼻。曰。行見不出。十小時立破爾家。嬪婦方欲有言。女遽止之。曰。胡爲以唇舌賈禍。嬪婦始默。然內監亦去。女謂嬪母曰。彼必復來。兒不避。恐陷於不測。之禍。不如往姨家暫居。母亦謂然。迨晚。數內監。淘入破扉。折櫺。備極凶悍。勢在得女。則挾與俱去。無何。終不可得。乃牽嬪婦行。將押其母。以易女。嬪婦號泣。以從市人咸酸鼻。女聞之。欲出救母。嬪曰。否。否。是自罹於網也。彼等但恫喝術耳。必不敢誰何汝。母吾以爲乘此時招汝。增來。

既成婚，偕往求釋母。則官中人亦當論情法，決不能強離人夫婦也。女然其議，亟囑媒氏往告壻。則南游未歸，且罔識其踪跡。所在意大沮喪，而內侍鬨然日相逼，勢無術可。以解免。女憤欲覓死。姨氏恐禍及己，乃給之曰：此間風聲漸惡，彼輩探知吾匿汝滅門之禍，即在旦夕。若汝以自殺了事，是更葬送吾一家也。吾意汝不如姑往某尼庵中作帶髮優婆夷。內侍雖悍，豈能強奪？方外人而吾亦得脫去干係，甯不大佳？女尋思無計，勉從其議，即往西山某尼庵受戒。曰：薄命如此，恐終無破鏡重圓之日。不如長齋繡佛，勉從其議，即往西山某尼庵受戒。曰：薄命如此，恐終無破鏡重圓之日。不如長齋繡佛，以了餘生。遂毅然祝髮作比邱尼裝矣。蓋數日前有人傳說，壻已在南省遇匪爲匪所戕，道路爲兵燹所梗，雖不能必其確否，然可決其北來無期也。女旣居尼庵，殊亦無苦。一日有高軒駟馬過門，云貴人蒞。止諸尼俱披袈裟出迎。女獨以耽靜不出，無何貴人入翠華招展，知爲至尊。諸尼伏地呼佛。女自簾隙窺之，身顫欲仆。忽有所見，乃曰：簾中有人影，何也？內侍應聲牽女出。女心急足，違淚下如雨。上諦視之，曰：此尼非箇中人似曾相識。且綺年玉貌，何苦而甘岑寂耶？女言夫流落南中，生死未卜。母爲官事所。

羈。自。知。命。薄。願。事。焚。修。不。願。問。人。間。繁。華。事。也。上。笑。曰。以。子。才。貌。豈。老。於。空。門。者。顧。命。內。侍。以。輿。來。昇。此。女。尼。入。園。安。置。某。殿。善。視。之。勿。令。有。所。苦。諸。內。侍。唯。女。號。泣。不。從。上。自。撫。慰。之。且。言。爾。姑。往。彼。苟。有。志。決。不。相。強。既。而。女。至。園。中。仍。矢。志。不。肯。應。上。命。每。上。臨。幸。輒。跪。地。不。復。起。上。賜。以。陀。羅。眷。之。名。然。終。焚。園。之。日。凡。八。月。餘。上。率。未。一。幸。也。事。亟。女。投。池。死。

(十九) 垂簾波影錄十則

文宗。幸。熱。河。倉。卒。駕。崩。時。載。垣。端。華。肅。順。等。杖。策。立。幼。帝。慈。安。太。后。實。無。意。於。垂。簾。干。政。也。慈。禧。心。不。能。平。乃。與。其。姪。榮。祿。等。設。計。宣。布。肅。順。等。專。擅。之。罪。駢。誅。之。於。是。兩。宮。聽。政。之。局。大。定。慈。安。性。長。厚。事。不。專。決。慈。禧。窺。見。其。隱。漸。思。侵。越。顧。憚。其。持。正。未。敢。發。也。會。安。得。海。事。起。慈。禧。銜。其。專。殺。竟。敢。直。言。詰。責。慈。安。惡。於。應。付。乃。盡。諉。之。恭。王。由。是。慈。禧。用。斬。鋼。截。鐵。之。手。段。離。散。其。黨。羽。矣。恭。王。既。知。慈。禧。有。齷。齷。意。益。不。敢。効。忠。於。慈。安。轉。反。而。親。事。慈。禧。慈。禧。沾。沾。自。喜。權。力。大。增。長。迨。光。緒。帝。立。自。慈。禧。之。意。而。大。權。獨。

攢慈安直戶位而已。其後竟以詰責慈禧之失致遭慘毒（事見前）。顧宮闈事秘，莫能佐證。然光緒帝之傾向慈安而不慊於慈禧，其事業已表見。慈禧之汲汲欲甘心於東宮者，蓋是故也。而其逼之使不得不出於此者，當時傳說，尙有兩種原因。一、光緒六年東陵致祭之事，慈安心惡慈禧之僭越，知其必有緬規錯矩之舉動，乃先與恭王協商於祭祀時須居慈禧之首，及抵陵寢，慈禧果欲與慈安並列，不肯。稍後，慈安乃與之爭，論極劇。慈安謂慈禧在咸豐時不過一妃嬪，其升爲太后，乃在咸豐帝賓天之後，既爲妃嬪，則祭祀時依禮宜居旁稍下而已。左次尊貴之位，則應虛之以處。已死之中宮，蓋中宮雖先帝而薨，其名位則爲帝之正后也。慈禧艴然不允，謂已既並坐垂簾母儀天下，已久而又辱以妃嬪之位，殊非情禮。之正且知此事爲恭王所主張，堅不肯讓。其後卒照慈禧之意而行，然在慈禧終不滿意，以爲當祖宗陵寢之地，稠人廣衆之前，無端爭執，既不大雅，更屬褻尊，因愈不悅東宮。且有去恭王之意，其二則光緒七年諭斥李蓮英之事。初，慈禧寵信李蓮英，甚至使爲總管太監。李漸驕橫，惟慈禧之言是聽，外此。

則恣睢暴戾。莫敢誰何。久之並侵及慈安。慈安積不能平。一日慈安輦過某殿。蓮英方與諸小黃門臂鷹角力。慈安行已近置若罔聞。及慈安呼使來。蓮英方瞿然跪。安然色亦驕泰絕無儆懼意。慈安竟面斥其妄語甚激切。蓮英始謝罪。慈安欲杖責之。左右爲之緩頰。始止。蓋左右亦知投鼠忌器。恐觸慈禧之怒也。慈安益憤懣。顧謂近侍曰。二百年祖訓。安在。竟敗於豎子之手耶。是不可以爭。乃立命往慈禧所。正色數之曰。李蓮英一內豎耳。縱有才亦宜顧祖宗法度。稍示限制。奈何聽其無禮。且彼固事西后。若其職分。則東西宮自當一律敬畏。今其心目中止有西后。竟不知有東后。設其位更有亞於東后者。則所受揶揄。又將如何。且宮中業如是。若出對大臣。亦復驕橫不法。尙復成何國體。又曰。外間稱李蓮英至有九千歲之名。內監如是。殷鑒不遠。明末之魏忠賢亦復何以異。是慈禧曰。李蓮英一奴才耳。太后欲摔而去之。如剗羊豕在我。亦安能庇護。外間謠傳。安可盡信。太后惄不憤。欲如何。則如何。奈何。無故責人。慈安曰。奴才者。西后之奴才。他人安得干預爾。既安之。在我亦何必曉曉。但西后盛名爲一豎子所敗。不

禁深爲扼腕耳。慈禧知其怒甚，遂拂袖他顧。慈安亦振衣遽去，不數日即有慈安暴崩之事。

東西兩宮之齟齬，更有關於榮祿進退者，亦一要案。且趣聞也。先是慈禧之用榮祿，以排擯載垣，端肅之陰謀深資臂助。慈禧亦最信任榮之忠惲，令其總管內務府出入，接庭如家人子。禮同治帝旣大行，后殉節以終，而妃嬪尙有存者，一曰懿妃，年僅逾笄，貌極妍美，常供奉西太后宮給事。左右榮祿與太后語機密，輒至夜分，或太后方偃息，則懿妃爲之傳遞消息，以是極稔榮爲人，便給僂巧善伺人意。懿妃有疑難事，必就與商，權以故極爲相得。居恒往來，帷闥坐談笑語，了無所忌。慈禧雖知之，以兩人同爲己之心腹，不過問也。慈安有族姪女，曰七格格，者亦常在宮中，犇走隨侍，貌美性慧，時至慈禧所，慈禧亦愛之一。一日偶銜慈安命至慈禧處索某督章奏值，慈禧晝寢，乃退入懿妃室，謀所以通報者，足甫及闕，侍者止之，知有異，急止足，佇立窗外，聞男子笑語聲甚，裹有頃，侍者始延入。懿妃顏頰神亂，大異曩昔。七格格故與密譚良久，不去且夙知榮。

常在懿所。乃故餌之曰：妹有事，欲懇榮爺。惜今日不相晤，何機緣之慳也。懿恐其詐亂以他語。七格格念不止。懿曰：彼在太后所招之來，可耳。復何難哉？七格格故作昵態。以懇之旋侍者果偕榮入。七格格亦稔榮乃東鱗西爪，以示意。榮不覺技癢醜態盡露。良久。七格格始奉慈禧命召入致命畢。乃復奏曰：頃至懿所，本求代達。忽值榮爺在彼殊羞。啓齒侍者罔不笑。兒怯實兒不慣見此事也。慈禧色然駭曰：榮在彼何爲？乃曖昧若此。七格格佯低鬟不語。若甚羞慚不可說者。慈禧領之。七格格遂辭出。慈禧立召榮、懿入數之曰：子二人恃吾優容，遂不避嫌疑。若此今爲東宮所知，明日必有章奏。吾不復能庇二人矣。盍速自謀，無待刑法之及身也。二人碰頭汗出如瀉，求佛爺恩恕。慈禧曰：東宮日伺吾隙，惟恐不及。幼帝亦將持我短長。今日之事爾輩不謹如此。明日若無言者，吾尙聽之後當炯戒。設有言者，吾身無完膚，豈能庇爾輩耶？榮與懿始謝恩退俟命。無何，早朝罷。慈禧召榮至，擲一摺示之。則帝師翁同龢歷述慈禧侈靡，并袒護私親，且及榮、懿嫌疑事，請明正典刑。慈禧厲聲曰：何如？爾輩不謹，牽率老夫矣。榮伏地請罪。慈

禧怒未已。宮婢報懿妃已自盡。慈禧曰：也管不得。立命褫榮祿職。交部議處。部臣仰體慈禧意。僅予永不敍用。字樣榮祿遂投閑散。至七年之久。慈禧念心腹隔絕。常懷憤懣。以禍由慈安故。銜恨益深。其後慈安崩。卒起用榮祿。且益加寵任。懿妃亦復封號。以爲昭雪也。翁師傅以戊戌新政之變被黜。

慈安崩。慈禧恐人以暴疾疑已。乃命擬懇摯之遺詔。以掩飾耳目。文曰：予以薄德。祇承文宗顯皇帝冊命。備位宮壇。迨穆宗毅皇帝寅紹丕基。孝思肫篤。承歡奉養。必敬必誠。今皇帝入續大統。視膳問安。秉性誠孝。且自御極以來。典學維勤。克懋敬德。予心彌深欣慰。雖當時事多艱。旰宵勤政。然幸體氣素稱強健。或冀克享遐齡。得資頤養。本月初九。偶染微疴。皇帝侍藥問安。祈予速痊。不意初十日。病勢陡重。延至戌時。神忽漸散。遂至彌留。年四十有五。母儀尊養。垂二十年。屢逢慶典。迭晉徽稱。夫復何憾。第念皇帝遭茲大故。自極哀傷。惟人主一身關係天下。務當勉節哀思。一以國事爲重。以仰慰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教育之心。中外文武。恪供厥職。共襄郅治。予靈爽實與嘉。

之其喪服酌遵舊典。皇帝持服二十七日而除。大祀固不可疏。羣祀亦不可輒。再予以儉約朴素爲宮闈先。一切事關典禮。固不容矯從抑損。至於飾終遺物。有可從儉約者。務惜物力。卽所以副予之素願也。故茲詔諭其各遵行。

慈禧於王大臣中所最忌者爲恭王奕訢。以其位尊權重而黨於慈安時與己齠齶。故也。然以其在軍機久諳練持重絕鮮失敗之故。不得不含忍以伺其釁。及中法之戰議和失策。慈禧卽藉是以逐恭王。會有言官諫慈禧之失德及濫費。慈禧疑卽恭王使之。於是毅然決然下諭。逐恭王矣。其諭文吞吐抑揚。始終不着痕迹。清代詔諭雖多詞意不相副之慣例。而此諭爲尤甚。蓋慈禧一生善施。此等伎倆也。諭略云。現值國家元氣未充。時艱猶鉅。政多叢脞。民未敉安。內外事務必須得人而理。而軍機處實爲內外用人行政之樞紐。恭親王奕訢等始尙小心匡弼。繼則委蛇保榮。近年爵祿日榮。因循日甚。每於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謬執成見。不肯實力奉行。屢經言者論列。或目爲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謂簠簋不飭。或謂昧於知人。本朝家法綦嚴。若謂其如前代之竊權亂政。

不惟居心所不敢實亦法律所不容只以上數端貽誤已非淺鮮若仍不改圖專務姑息何以仰副列聖之偉業貽謀將來皇帝親政又安能臻諸上理若竟照彈章一一宣示卽不能復議親貴亦不能曲全耆舊是豈朝廷寬大之政所忍爲哉言念及此良用惻然恭親王奕訢大學士寶鋆入直最久責備宜嚴姑念一係多病一係年老茲特錄其前勞全其末路奕訢着加恩仍留世襲罔替親王賞食親王全俸開去一切差使並撤去恩加雙俸家居養疾寶鋆着原品休致協辦大學士吏部尙書李鴻藻內庭當差有年祇爲囿於才識遂致辦事竭蹶兵部尙書景濂祇能循分供職經濟非其所長均着開去一切差使降二級調用工部尙書翁同龢甫直樞廷適當多事惟旣別無建白亦有應得之咎着加恩革職留任仍在毓慶宮行走以示區別朝廷於該王大臣之居心默察已久知其決難振作誠恐貽誤愈重是以曲示矜全從輕予譴初不因尋常一眚之微小臣一疏之劾遽將親藩大臣投閒降級也嗣後內外臣工務當痛戒因循各據忠悃建言者秉公獻替務期遠大朝廷但察其心不責其跡苟於國事有裨無不虛

衷容納。倘有門戶之弊。標榜之風假公濟私。傾軋攻訐。甚至品行卑鄙爲人驅使。就中受賄當必立抉其隱。按法懲治不貸。將此通諭知之後。假文字驟觀之殊與本題無涉。幾於不知所云。而不知其實爲言官切諫。疑有主使而發也。

慈禧操縱大臣。善用其門戶水火。兩相仇隙而已。得於其間實施作用。其最著者。卽孫毓汶與翁同龢之齟齬。是也。翁爲光緒帝師。傳然太后實不喜之。孫毓汶又爲光緒帝所不喜。孫與李高陽比時。帝年已長。太后恐其親政。已權卽被奪。陰使人聳孫言。宜以醇王入軍機。名爲引用。帝父實則藉以分帝權也。翁黨不然。其議慈禧獨下諭。謂軍機處遇有緊要事件。著會同醇親王奕訢商辦。俟皇帝親政後再降懿旨。於是翁黨譁然。謂此諭不但破壞成法。使帝父爲行政上實際之首領。且與光緒元年爲同治帝立嗣之舉。恐致動搖。帝或因是尊父以皇帝之號。而同治之統全然斷絕矣。於是有盛昱者。直言極諫。大旨謂軍機處爲政務總匯之區。不徒任勞抑且致怨。醇親王怡志林泉。迭更歲月。驟膺煩劇。或非涵養所宜。況乎綜繁贍之交。則悔尤易集。操進退之權。則怨讐。

易。生。在。醇。親。王。公。忠。體。國。何。恤。人。言。而。仰。度。慈。懷。當。又。不。忍。使。之。蒙。議。伏。讀。仁。宗。睿。皇。帝。聖。訓。本。朝。自。設。立。軍。機。處。以。來。向。無。諸。王。在。軍。機。處。行。走。者。正。月。初。間。因。事。務。繁。劇。是。以。暫。令。成。親。王。永。瑆。入。直。辦。事。但。究。與。國。家。定。制。未。符。成。親。王。永。瑆。著。不。必。在。軍。機。上。行。走。等。因。欽。此。誠。以。親。王。爵。秩。較。崇。有。功。而。賞。賞。無。可。加。有。過。而。罰。罰。所。不。忍。優。以。恩。禮。而。不。授。以。事。權。聖。謨。深。遠。萬。世。永。遵。恭。親。王。參。贊。密。勿。本。屬。權。宜。况。醇。親。王。又。非。恭。親。王。之。比。也。云。云。詞。旨。極。爲。懇。切。而。錫。鈞。趙。爾。巽。等。亦。有。諍。諫。太。后。皆。不。從。乃。用。孫。李。等。之。主。張。亦。卽。排。擯。翁。黨。之。一。策。也。慈。禧。降。諭。謂。本。日。據。左。庶。子。盛。昱。右。庶。子。錫。鈞。御。史。趙。爾。巽。等。奏。醇。親。王。不。宜。參。預。軍。機。事。務。各。一。摺。並。據。盛。昱。奏。稱。嘉。慶。四。年。仁。宗。睿。皇。帝。聖。訓。本。朝。自。設。立。軍。機。處。以。來。向。無。諸。王。在。軍。機。處。行。走。等。因。欽。此。聖。謨。深。遠。永。宜。永。遵。惟。自。垂。簾。以。來。揆。度。時。勢。不。能。不。用。親。藩。進。參。機。務。此。不。得。已。之。深。衷。當。爲。在。廷。諸。臣。所。共。諒。本。月。十。四。日。諭。令。醇。親。王。奕。譲。與。諸。軍。機。會。商。事。件。本。爲。軍。機。辦。理。緊。要。事。件。而。言。並。非。尋。常。諸。事。概。令。與。聞。亦。斷。不。能。另。派。差。遣。醇。親。王。奕。譲。再。四。推。辭。

碰頭懇請。當經曲加獎勵。並諭俟皇帝親政後。再降懿旨。始暫時奉命。此中委曲。爾諸臣。豈能盡知耶。至軍機處政事。委任樞臣。不准推諉。希圖卸肩。以專責成。經此次剴切曉諭。在廷諸臣。自當仰體。上意毋得多瀆。盛昱等所奏。應毋庸議。味此諭旨措詞堅決。且斥諸臣不解。上意固執。成見自古拒諫之悍猛。未有若是者也。慈禧之恃才妄作。攔然怙過。不悛排斥。異已不恤。人言於此。可以概見。而翁黨亦由此寢敗。

慈禧又嘗致疑奕譞。有爲極瑣碎之軼事。足以表見其猜忌之深者。初。慈禧與奕譞福晉爲女。冕弟慈禧之始。文宗嘗有鈎弋之語。奕譞與文宗最友善。竭力和解之。慈禧得不死。故親厚獨至。同治帝旣崩。慈禧乃立奕譞子載湉以報之。然其後載湉不能得慈禧歡。遂漸啓猜忌。始疑奕譞夫婦之教唆。因諭左右非奉特詔。不得令奕譞夫婦與光緒帝一面。奕譞福晉常飲泣痛恨。悔其子之爲帝也。載湉數載。無嗣。羣小覬覦。肆爲離禱。甚注意焉。一日輕減駕。從過其邸。奕譞倉皇出迓。慈禧笑問。爾宅有老柏長幹被蔭。間或有以望氣術進者。言醇邸有古柏長幹。被蔭數畝。森然見王氣。當更有天子出慈

數畝信乎。奕譞曰：信。慈禧命導至樹下徘徊瞻眺良久，始去。越數日復至，亦如之。旋語奕譞曰：吾擬於園中構巨殿，中梁無佳樹，此柏修直可數丈，用以爲梁，誠美選矣。奕譞驚怛，欲以祖澤留貽爲請，而知慈禧之喜怒不常，違之且有變，乃不得已，叩首言曰：惟太后命於是慈禧大喜，立命鳩工伐其樹。奕譞爲置酒張具，樹下以觀其竣。工鋸未半，樹忽崩仆，中有飛蛇數十頭，騰躍而出，其一頭落太后前。太后大驚，幾仆於座左右，強扶之，良久始色和，而蛇亦不復見矣。乃罷酒，乘輿還宮，因感疾數日不視朝。奕譞亦因驚成疾。直督李文忠薦某醫往視，奕譞弗令診脈，謂醫曰：君歸寄語少荃，予病勿起矣。太后顧念予甚，日倩御醫診視數次，藥餌醫單悉自內廷頒出，予無延醫權，而病日深。旋泣然問曰：有壯盛男子多所娶而不育者，此曷故？醫驚問爲誰，奕譞於枕畔微豎巨擘，曰：今上於是知載湉永無嗣續，其痼疾信矣。奕譞病，慈禧往視必攜載湉與俱，暮則攜之偕返，載湉歸必怒甚，杖內監，無算擊碎宮中器皿，幾罄人多議。載湉染狂疾不知實，有以致之，乃慈禧以術激之，且賄醫使進痿弱劑處心積慮，欲絕其嗣以爲快也。

光緒帝旣失歡於慈禧。其後乃愈引愈烈。衝突之事不一而足。雖瑣屑細故。亦必反對。而後快戊子歲上隨慈禧謁東陵見牧羊愛其肥白問近侍何物始知爲羊命購數十頭蓄宮中內監爲之芻牧。顧羊羣好齧百卉宮園不可容也。上問何地爲宜。或獻策云天壇草肥地曠可供牧羊。上然之。司壇官某郎中不知其奉詔也。沮不能入內監怒立批其頰。郎中欲往訴而深知確爲帝意無可辨。然不勝其辱。遂自盡而死。事聞於慈禧。慈禧怒命亟逐羊而重譴內監。帝欲庇之。不能得憤甚。慈禧喜蓄犬。廬令重鎔毛色各備約數百頭。咸有名可呼。馴擾獰獰悉聽指揮。有內監飼之。閉置園中。上往見之。大恨。曰。不許牧羊而獨蓄犬。何耶。自啓門放其犬。一時俱盡。慈禧詢之。內監以上對。慈禧知其意。乃譴其內監數十人以報之。然銜恨益深矣。一日頤和園有慶典。張燈置酒。燈綵玲瓏精巧。爲江南所製。上過其下。諦視徘徊。不能去內監以白。慈禧慈禧曰。彼殆愛此。盍撤之。以懸帝宮內監果以燈往。帝夷然曰。朕視太后之華飾。炫人目精斯已耳。若朕此間則無需此。天下方沴沴多事。豈朕華飾之日耶。內監歸以告。慈禧慈禧曰。此所謂。

養虎自貽患也。又一日帝朝慈禧所着貂冠有敝痕。慈禧善修飾衣履無不精美。其視人亦然。故見帝之敝冠心殊不憚。乃命侍者檢佳者請帝易之。帝乃顧侍者責斥之曰。朕冠本新汝輩不慎乃致有此。敝痕速爲朕覓舊者補成之。朕意如此不勞重易也。時宮中無舊貂轉乞諸世續家始得之。慈禧雖賜佳者弗用也。慈禧後知之銜恨冷笑而已。隆裕后者桂祥女慈禧姪也。帝以懲慈禧故弗與善。桂祥好與諸市賈爲友。凡宮中。有興築。桂祥輒代關說。取其資。會有木商囑桂詳運動。售木約值數萬金。桂祥卽以千隆裕。隆裕知帝意疏已。恐不可進言。乃轉以託瑾妃。以瑾妃係姊妹行。且於帝意較密。也。瑾妃因承后旨。言於上。時值甲午。新潰敗。帝方憂甚。乃怒詈曰。朕常教爾勿與外通。而乃爲木商關說。國家存亡未卜。爾奚效村婦喋喋爲后。則昏昏如夢。囁而爾亦復如是。爾不改朕亦不復能顧。爾寄語后。慎勿倚重。太后謂朕不能誰何也。隆裕聞之懼甚。泣訴於慈禧。慈禧曰。竟蔑視至此耶。吾終不令彼行其志。自是見上色益厲。慈禧專欲好驚外而薄於恩誼。同治帝雖屬毛裏然。於實際上求天性之親。殊形隔膜。

故於教養關切之事漠然也。同治帝因得縱恣自由養成慣性。且其跳盪游冶之遺傳。性亦得之。慈禧爲多最好與健兒角技。凡蹴踘、張之戲無不能而常出冶游更爲天喪之一大原因。初清制於宮中內監有職役服業外兼許練習弄舟昇輿演劇等事。至同治帝時而內監某者別創新法成舞劇名曰攢交。初習用一板凳命小內監橫臥其上。帝乃以手按其腹俾圓轉如連環體稍僵則用手强按之。然因是致死者比比也。其精者則不用板凳隨手爲之攢交至數十度。錚然有聲久而不息。其人皆取身體小巧靈活年稍長便不能爲之。同治帝旣樂此不疲。所教內監甚夥。一時風尚所煽梨園爭效之。由內廷供奉以推各省於演劇無不喜攢交所謂上行下效也。顧久而帝亦厭爲之。貝勒載灃者恭王少子也佻達自喜。帝引爲友。因勸帝曰攢交勞神疲力又何足取。偌大京華城内外多行樂地盍往觀乎。彼小家兒囊中得金數錢買醉胭脂坡自適其俱好着黑衣倡寮酒館暨攤肆之有女子者徧游之。其病實染毒瘡死時頭髮盡脫落。

而載澂亦染此疾。且斃在帝先慈禧初不顧問也。初恭王知載澂引帝微行乃令人捕載澂鍵置別室視其衣則黑地而繡白色百蝶於其上雖梨園子弟無此奇袞也。因大怒命自此永不許放出實載澂已得疾本不復能外出未幾死面目腫潰蓋徽毒上發也。恭王旣禁載澂乃入諫帝藉圓明園事以諷帝曰爾熟於祖訓於朕事尙有所說乎。王曰帝所服衣卽非祖制也因誠勿微行歷引史事遇險以爲證。帝怒曰朕此衣與載澂同色爾不誠澂而諫朕何也。恭王歷陳責禁載澂於家且及病發垂斃事帝曰爾乃致死載澂耶何無父子情也。爾姑退朕有後命旋召大學士文祥至帝坐正殿見之曰朕有旨勿先展視下與軍機公閱速行之。文祥知其怒私行拆視則殺恭王詔也。文祥復入碰頭再三請帝終不懼文祥退疾叩太后宮泣訴之太后曰爾勿言將詔與予殺王之事乃寢。帝旣失載澂治游已成習慣不復能自制恆掣內監一二出神武門繞道往宣南或至深夜不歸。一日自後門出道旁有售涼粉者覺口渴輒飲之不給值售者見其豪邁意必內廷供奉子弟亦不敢索值也。帝雖時時微行然終不解購物給值。

等瑣事。自是飲而不給值者屢矣。偶見他人有給值者。帝怪而問之。售者曰。吾恃此衣食。奈何不受值。因爺非他人比。故俟異日總賞耳。帝色然曰。若然則吾逋汝值夥矣。吾當償汝。惜吾囊中無金。吾書一帖付汝。煩汝持以往取可乎。售者曰。此當然事耳。奈何不可。帝欣然索筆書一帖。擲與之。售者不識字。以問友。友駭曰。帖上所書乃飭廣儲司付銀五百兩也。廣儲司在皇帝宮中。誰敢飭付此飲涼粉者。殆必今上也。售者亦大驚。駭不敢入宮取銀。友憲恩之。乃始往。一試司事官問來歷。售者俱以對。司事官亟馳往白太后。太后曰。此誠胡鬧矣。雖然安可失信於外間。卽照帖付銀也可。旋召帝入。詢帝直認。不諱。慈禧笑置之。蓋欲已有權。不復計帝之失德否耳。及甲戌十二月。帝崩。慈禧召恭王入宮時。外間尙絕不知有變。王入侍衛。及內監隨掩關。越十數重。悉然。王恐甚。然不敢不入。至寢宮。則見帝已陳尸正座。慈禧手秉燭。謂恭邸曰。大事至此。奈何。旋與慈安爭論。至再四。始定策立載灃。乃手詔載灃入宮。載灃尙幼。在輿中。猶酣睡也。翌晨。始宣告。帝崩。及小歟。內侍探帝懷中。得紙裹。尙有銀盈握。蓋微行時。花用未盡者。

頤和園之修理乃移海軍經費以足成者將以爲慈禧六旬萬壽大壯觀瞻而不意天道之巧卽於是歲出中日戰事敗衄頻仍遂致并慶祝亦罷之而頤和園之樂事終不克圓滿也先是光緒十五年間慈禧命以海軍經費修理頤和園至二十年始告成榮祿自西安將軍入贊樞密首捐俸銀廿五成爲太后壽禮中外效之統計數殆億兆太后此時大喜悅已下諭北京令於頤和園中建大碑樓以作紀念務極壯麗不意六月間卽有戰事起中國海軍大敗太后不得已乃始降諭罷除慶賀用皇帝名下詔曰本年十月予六旬慶辰率土臚歡同深忭祝屆時皇帝率中外臣工詣萬壽山行慶賀禮自大內至頤和園沿途蹕路所經臣民報効點綴景物建設經壇予因康熙乾隆年間歷屆盛典崇隆垂爲成憲又值民康物阜海宇乂安不能過爲矯情特允皇帝之請在頤和園受賀詎意自六月後倭人肇釁侵予藩封尋復燬我舟船不得已興師致討刻下干戈未戢征調頻仍兩國生靈均罹鋒鏑每一念及憫悼何窮前因念士卒臨陣之苦特頒發內帑三百萬金俾資飽膳茲者慶辰將屆予亦何心侈耳目之觀受臺榮之

祝耶所有慶辰典禮著仍在宮中舉行其頤和園受賀事宜卽行停辦欽此朕仰承懿旨孺懷實有未安再三籲請未蒙慈允敬維盛德所關不敢不仰遵慈意云云自是頤和園爲之黯然減色而海軍之劣點亦大顯於世

戊戌政變之事爲慈禧第二次垂簾之機會初帝欲實行改革新政與康有爲等密謀去太后殺榮祿而以袁世凱爲心腹及密旨下袁入見請訓帝御乾清宮正大光明殿以臨之屏左右侍從極爲慎密殿中黑暗深邃異常時方黎明不甚辨色帝以極低微之音告袁以機密謀畫謂袁卽日往津於督署內出旨殺榮祿隨率新軍星夜入都圍執太后並付以小箭一支爲執行帝諭之據又付以密諭謂辦理欽差事竣卽任袁爲直督來京陞見袁唯唯退朝卽乘第一次火車出京此時太后由頤和園移居西苑晨八時來宮祀蠶神帝方往瀛秀跪接太后固絕不知其事也袁到津卽將帝密諭盡語榮而已留津以觀其變榮卽乘專車至京乃下午五時也直入西苑榮出入掖庭久肆行無阻旣見太后卽直前牽衣跪泣呼救命太后問所以乃以帝密謀告且出手諭示

之太后聞之乃曰吾亦疑此數日上之神態不甯今果爾邪立傳其黨慶王許應麟等入見旣布帝之密謀令諸人商議辦法諸人乃言請太后重執朝政以救中國勿受用夏變夷之害當卽定計凡禁城中侍衛悉以榮祿之兵代之命榮祿仍回天津俟命及明晨甫曙帝甫出中和殿卽有侍衛太監稱奉太后之命引入西苑內之瀛台卽今新華門內南海子中一小島而光緒帝後此軟禁於中者也太監告帝以太后卽來實則前後以兵圍守不復令出而太后垂簾復政之諭下矣文曰現在國事艱難庶務待理朕勤勞宵旰日綜萬幾競業之餘時處叢脞恭溯同治年間以來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兩次垂簾聽政辦理朝政宏濟時艱無不盡美盡善因念宗社爲重再三籲懇慈恩訓政仰蒙俯如所請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辦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禮一切應行禮儀著各該衙門敬謹豫備諭旣下太后至瀛台視帝李蓮英隨之太后厲聲言赦帝一命暫時仍許留位但此後嚴密防守一言一動不准自由妄作又言變法維新本所應許但不料昏昧糊塗膽

大妄爲。一至於此。又問爾。五歲時。接入宮中。立爲帝。撫養成人。以至歸政。無非恩典。何所負於汝。而倒行逆施。若此大抵汝命甚苦。不能享受此尊位。聽人唆弄。如木偶。然今天祚我清。危機早露。俾余得出。出而轉禍爲福。親黨重臣。無一人向汝者。現皆請予訓政。爾若自悔。尙得苟延殘喘。否則予亦不能庇爾。須知獨夫之患。衆人欲殺。迨至其時。悔已晚矣。是時帝旁。無一人敢爲訟冤者。惟所寵愛之珍妃。義憤填膺。跪而進言於太后。且泣且語曰。太后幸寬恕帝罪。勿加斥責。帝爲國家計。不得不爾。且帝乃國人之共主。太后終不可任意廢黜。其詞甚爲懇切。在憐憫慈愛之婦人必爲之動容。而太后則法重於情。乃其天性。聞珍妃言。不覺勃然動怒。命內侍牽往別室。圈禁之。庚子。拳匪之亂。聯軍將入京。太后倉皇出走。乃命推珍妃於井中。斃之。近人有落葉詩詠其事。蓋絕可哀也。光緒帝既囚於瀛台。始終凡二十三月。最後畢命於此。遺言囑其弟醇王。須記憶。已一生之冤苦。爲已報仇而已。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9761B

十葉野聞



一五六

告 廣 新 書 局 華

許指
嚴著

南巡祕紀

正編

業已四版

定價六角

許指
嚴著

南巡祕紀

補編

業已再版

定價七角

乾隆下遊江南當滿清極盛時代鋪張揚厲備極奢侈當日習於歌頌聖明記載者率多隱諱其遺迹僅得之父老流傳據舊之士病焉民國而後忌諱胥除始稍見諸稗官野史窺豹一斑致足珍賞茲本局覓得當世文家許指嚴先生南巡秘記正編全稿凡十則（一）幌子僧（二）水劇場（三）幻桃（四）野叟曝言全稿（五）無髮國母（六）一夜之瑪喇塔（七）獨一無二之孔雀翎（八）青芝岫小史（九）一箭雙鵰（十）海甯陳慕拾聞都七萬餘言事迹離奇皆未經人道出書而後海內人士無老無少爭先購閱已銷萬冊矣

許指嚴先生南巡秘紀正編發前人所未發事蹟詭奇詞翰怪麗海內咸知刊行未幾已罄數版上海各劇社所演皇帝休妻野叟曝言寵妾滅孫無髮國母孔雀翎等戲皆採自本書補編尤爲奇秘語皆未經人道而訪諸故老稿有其事愛讀前編者得之當更拍案叫絕定價大洋七角內容如下（一）黃角蜂（二）西湖畫稿（三）錦纏牙檣（四）烟花三月（五）小霸王案（六）西域邪咒（七）祀寵唱曲（八）無遮大會（九）僞皇孫案（十）同樂園買賣街（十一）楊瑞蓮（十二）福康安（十三）硃印孽緣（十四）黑牡丹詩（十五）一柱樓詩（十六）拒諫（十七）倡優大學士（十八）破銅爛鐵（十九）盜玉馬（二十）熱河熱（二十一）黃鶴樓（二十二）鏡湖亭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任主夷定李陵毘

現出三年



本報之特色

已出二年
務採精華而棄糟粕無論小說筆記無不極有趣味恰合閱者心理既不沉悶亦不淺率非訕語也茲第一第二兩年俱已齊現出至第三種今則四角之大本小說雜誌僅存本報一家或則一二期停版或則十餘期中止惟本報巍然獨存按期出版未嘗間斷優勝劣敗公理使然事實具在非可空言吹牛雖社會上未嘗無嗜痂者要亦本報同人悉心殲力所獲之結果茲將特色略舉之

(一) 插畫多古畫吳興陸叔同先生爲海內極著名之藏珍家所藏名人真蹟俱是精品足供本報十餘年之用本報不惜巨資照樣製版爲珍重名畫起見所用紙張亦係上等蠟光紙讀者得其一縑即足爲寶矧集百幅於一集中乎

(二) 插畫於古畫而外多名妓小影上海爲近水樓臺花界妙人兒固靡勿搜入即外地如北京天津漢口南京蘇州廣州等處之名花亦無不設法徵求全國花界之上品人物殆無遺珠

(三) 材料異常豐富無類不備有美必收現在雜誌界中可稱獨一無二之巨編試問誰家雜誌有如本報之材料豐富者乎凡曾見本報者皆有明眼非可吹法螺也當紙價飛騰之時本報爲答愛讀諸君之盛意亦未嘗減少篇幅增加價目是尤難而可貴者

(四) 資料豐富固矣且又精甚本報譏述之士皆海內負盛名者林先生畏塵劉先生定夷許先生指嚴周先生瘦龍姚先生鵝雛胡先生寄塵劉先生哲廬趙先生芭狂倪先生軒池貢先生少芹江先生山淵黃先生花奴等其尤著也

(五) 本報長篇每年皆結束絕不牽連勿斷後來者可無不得全豹之憾一年十二期期按月年年出齊無間無缺有條不紊

(六) 本報爲優待讀者起見定報者另備厚贈其購第一年或第二年報者亦有贈送之品其餘特色如裝訂之美觀印刷之精良校勘之謹嚴紙張之純潔皆無待贅述也本報一二兩年所存全份不購者請速毋致向隅

上海國華書局發行